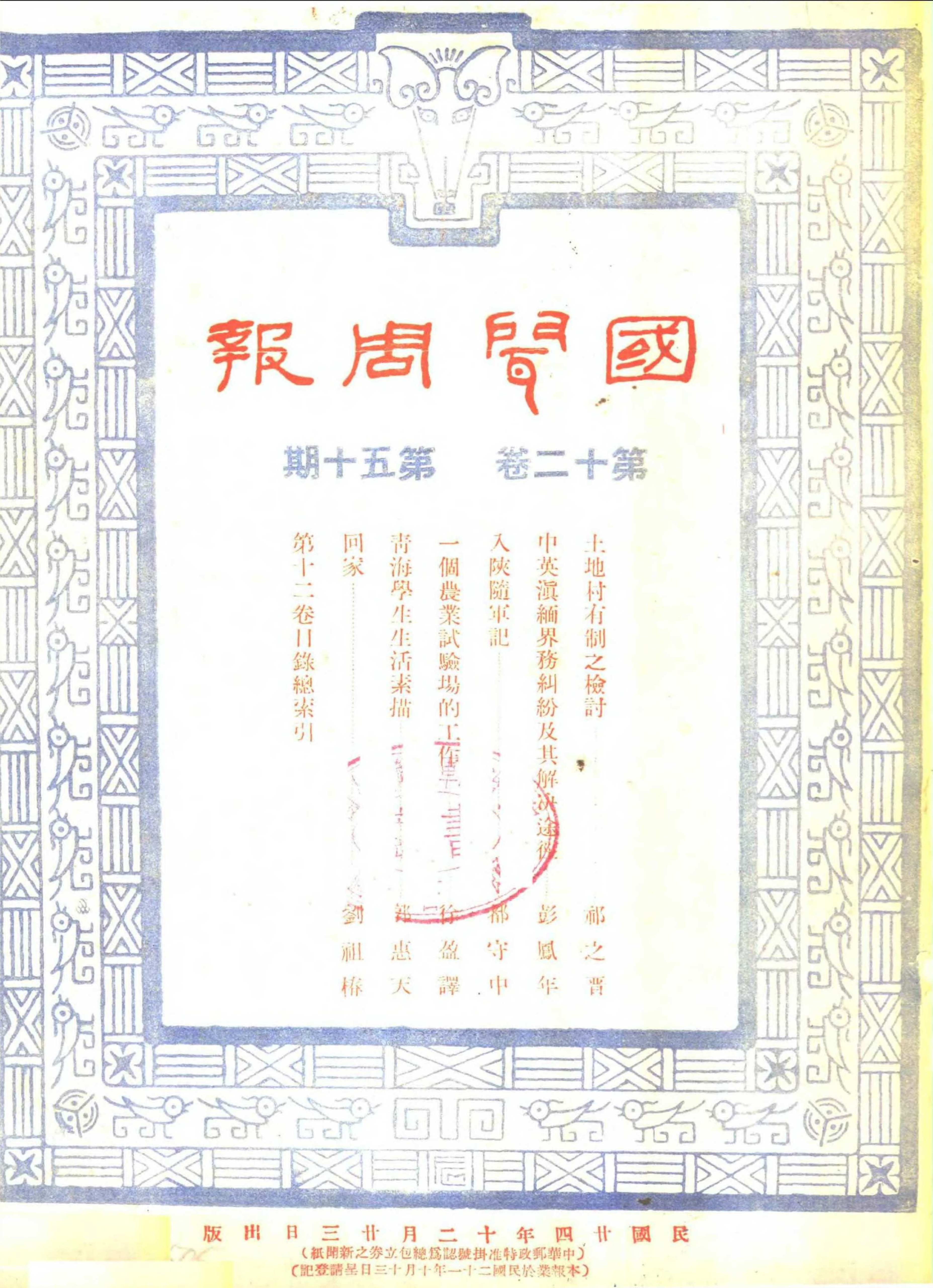


國聞週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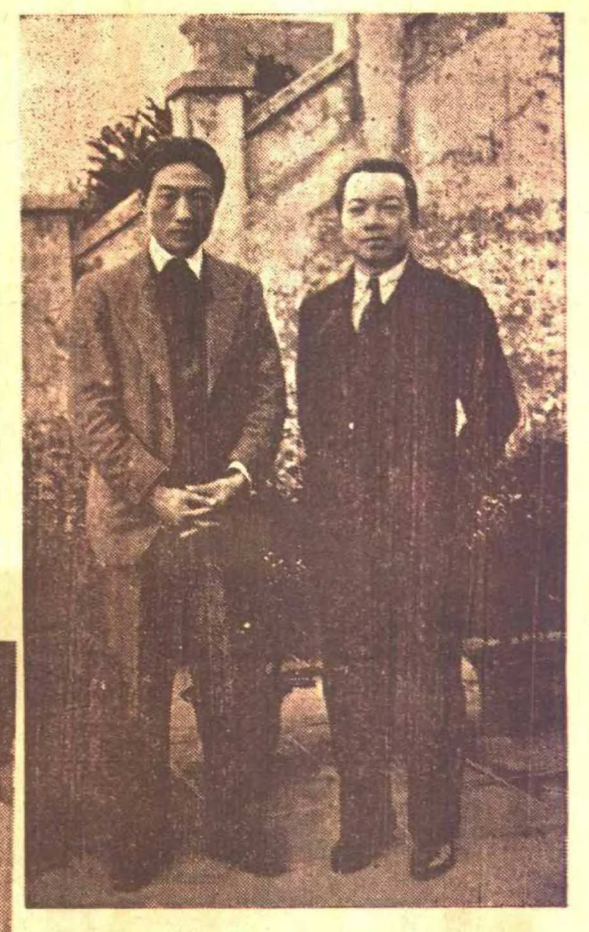
第十二卷 第五十期

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廿三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呈請登記）

近週時事寫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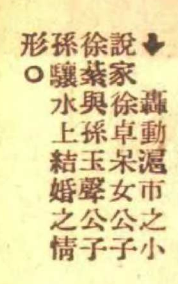


←王正廷在東京中國大使館與丁代辦紹侃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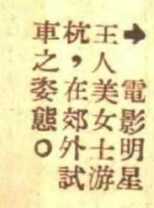
↑名畫家徐悲鴻（左）最近游桂，上圖爲過港時與李濟深同攝。

←駐墨西哥公使黃芸蘇（×）與各國駐墨使節在墨總統故鄉留影。



↓轟動滬市之小說家徐卓呆女公子徐蘂與孫玉馨公子孫驥水上結婚之情形。





↑四川大同影片公司影星黃今女士。



→電影明星王人美女士游杭，在郊外試車之姿態。

東非戰况與埃及反英運動



進占瑪加爾之義軍。

十一月八日亞扳將古薩引義軍侵入瑪加爾，下爲易幟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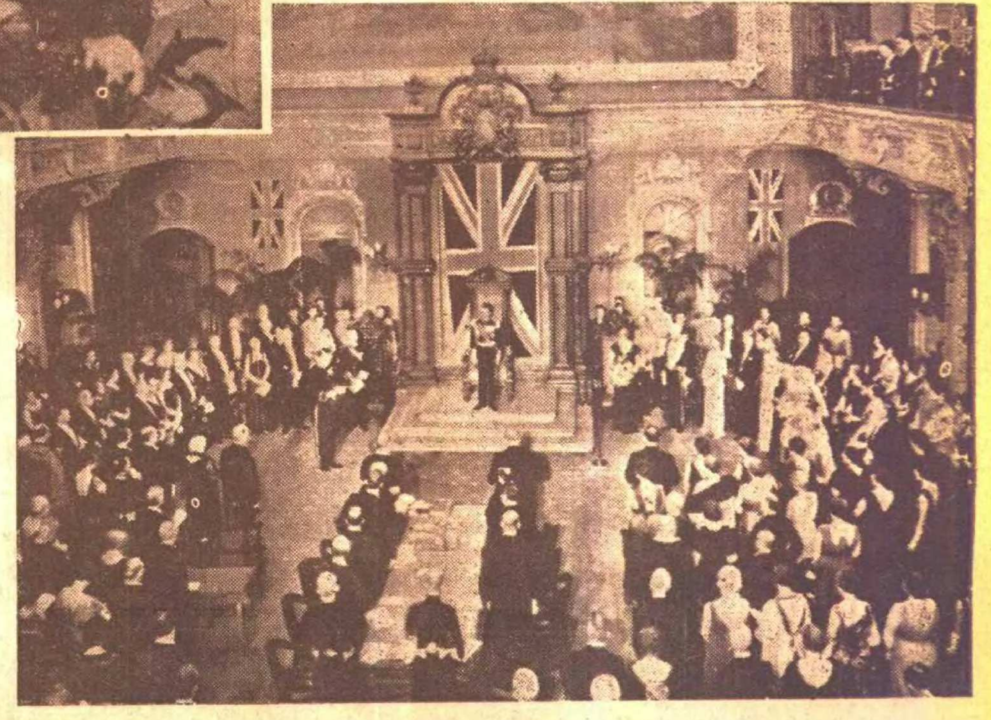


埃及自由黨首領那哈斯帕夏作廣播演說，鼓吹獨立之姿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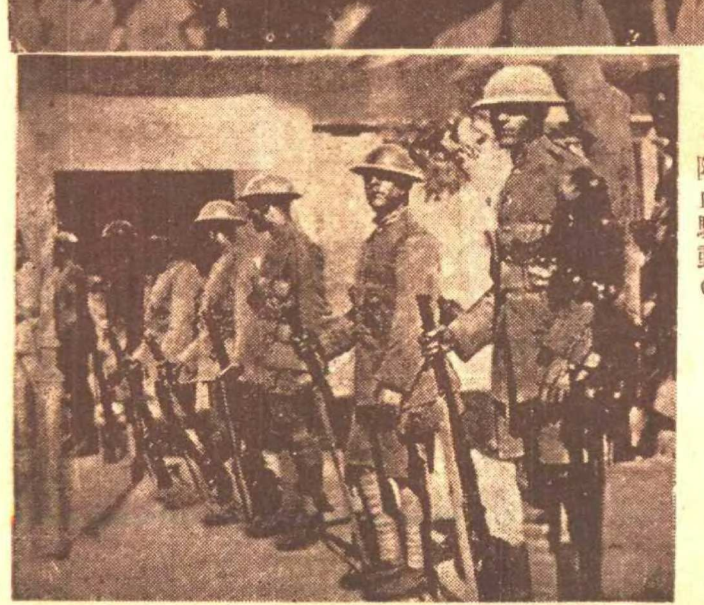
埃京青年之示威運，有數生學人爲警士傷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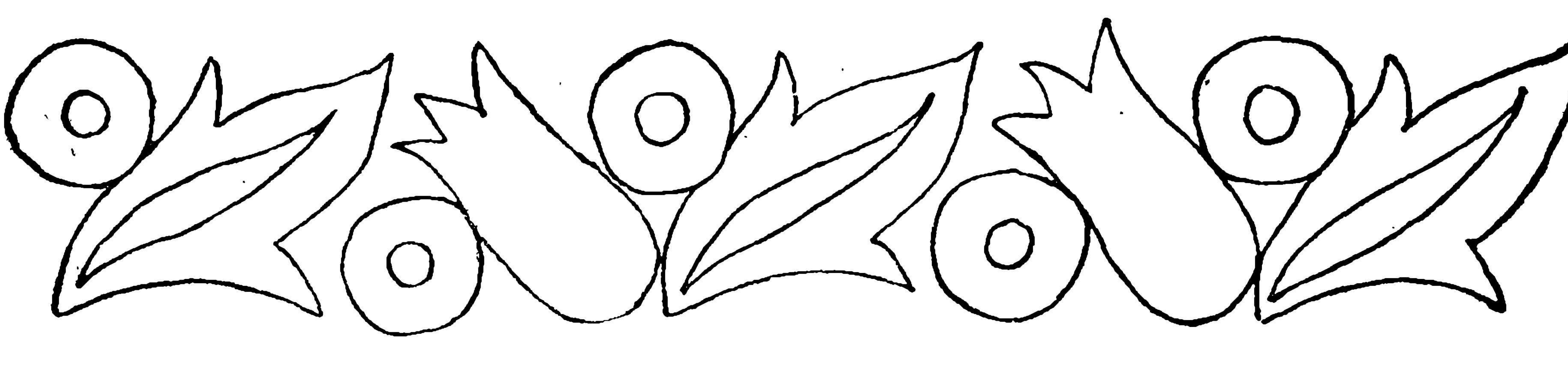


坎拿大新任總督杜思米爾貴族在奎拔克議會中就職之盛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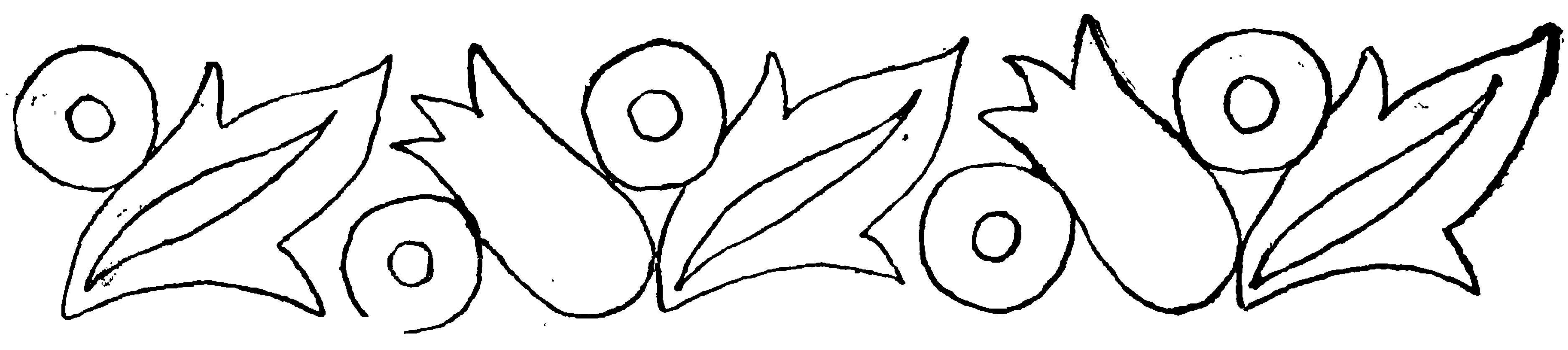
埃京開羅義軍警戒備，防止騷動。





國聞週報

第十二卷第五十期目錄
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廿三日出版



一周簡評

中樞新陣容

國府各院部長，十六日都就了職，十九日又發表了閻馮為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程潛參謀總長。中樞的新陣容，[redacted]完成。

依現時的政情與人才，此次之新國府，可說是近於舉國一致的政府，比過去幾年强有力的多。

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政務處長蔣廷黻，實業部次長周詒春都是學界名流，在社會上有很好的聲望。

就對外一點說，此次行政院中，熟悉日本歐美事情者甚多，在國際上，也多半有聲望信用。

閻馮程三位之參加軍政最高統率機關，使得全國軍隊，更鞏固了統一的壁壘。

總之，經此次改造，中國國家，事實上完成了一個鞏固的核心，這是國難幾年所產生的一個貴重的結果。不論國難如何演進，這個核心，是不破的了！現在只望各院部與軍委會努力刷新，在事實上迅速表現優良的成績，一掃過去的頹唐不振的惡風，只要內政有進步，外患絕對亡不了中國！

今後的外交

張外長就職談話，報上載着，這是代表新政府的幾句老實話。

現時的外交，自以對日外交為最急要，過去政府之弊，在根本上無決心，所以無做法，一切被動，此番情形大概有些不同。我的觀察，此後的外交上的行動，大概一切是有意識的。比過去要沈着一些，也細密一些，責任觀念也嚴重一些。

日大使有吉星期二到京了，除見張部長外，與蔣院長也談了一次。我政府現時大概要注重與日本先談關於華北的問題。大家期待張外長積極的努力。

此次中樞的新組織，惹起一般國際上的注意，各國都認為比較舉國一致的政府，日本亦然。

銀價跌落

這一向因美國不在倫敦購銀，以致銀價大落。本星期來，逐步下跌，跌得很快，這在中國，是一個新的嚴重問題。

中國兌現時，利於銀價低，美國拚命抬高；現在不兌現了，利於銀價高，美國又使他跌落。

美國也不是停止購銀，據說要換市場，使銀市中心從倫敦移到紐約。不過據各種報告看，美國的政策是要叫銀價跌落，不止是變更市場。

美國的動機，自是與英國競爭；但中國又受了影響。本來銀價跌落，偷運銀元出國的事，可以自動減少，以至於終止，這一點與中國是有利的，但財政上與匯兌上的影響，都

不好。我們當局的對策如何，現時還不知道。所可知的，新政府的難關，第一是財政經濟，還不是外患。

冀察近狀

冀察政委會，十八日成立了。天津市長蕭振瀛，十九日來津就職。河北省府的接收，也在這幾天以內。

現時的緊急問題，殷汝耕的非法組織，還沒法取消。政委會對此事，還沒有開始處理，此事前途不簡單，因爲背景方面，還不肯這樣輕易撒手。又察省出了嚴重問題，沽源寶昌兩縣被熱河李守信占了。日方要求將張北六縣劃歸蒙古保安隊，從事實上說，就等於要求這六縣。中國當局對此自然不答應，但現時還沒有辦法。

日方表示，接着要辦財政經濟分離的事，對於幣制，也要有問題，不過這些嚴重問題，政委會自然不至於隨便承認。

可以這樣說：冀察的眞正困難此時才開始。同時可以這樣說：凡與中國主權有礙的任何發展，中國政府斷不能贊同。所以今後兩三月內的形勢，關係甚大。

學生請願

北平學生十七日有大學的請願，參加者五六千人，警察阻止，不得入城，最不幸的，竟有百餘學生負了傷！

全國學生對北平同學表示同情，天津十八日也有數千人的游行，所幸很平穩地過去。南開學生數百人要入京請願，不得上車，在西站凍了一夜，步行出發，被教職員們從楊柳青勸回來。

平津學生的境遇，所以應特受同情者，就是他們對於以後能否安心上學，失了精神上的保障，人人煩悶，達於極點。所以勸學生讀書苦幹一套的話，喪失了權威。

全國青年純摯的意氣，使人可以流淚，但如此罷課游行，總不是辦法。翁文灝先生對京市請願學生的幾句話，我們很表同感。　（一記者）

英外長辭職

英法和議案十八日在國聯行政院討論，英外長賀爾於下院舉行外交辯論的前夕，因輿論的反對與閣僚意見不一，突於是日下午辭職，和議案因此受一重大打擊。此舉的影響，法政局有被牽動之勢，義國法西斯大會亦因此延期。亞國代表在國聯席上，對和議方案，亦聲明拒絕，預料和議將發生頓挫。同時義軍在東非的戰事，亦遭遇失敗。今後義方如不自謀轉圜，情勢恐將惡化。

海會新提案

日代表在海軍會議所提的共同最高限度案，本週因受四國反對，大有擱置之勢。英國另提出量的限制案，主張列强各自宣布築艦程序，但日方表示反對。就大體觀察，海會的前途，很難樂觀，轉瞬耶誕節假屆臨，在此短促期間，更難希望有何結果。（素）

土地村有制之檢討

祁之晉

小引

中國自井田制度破壞以來，「土地」遂爲歷史上糾纏不決之嚴重問題。天下治亂，朝代更替，幾無不與土地問題有關。雖列朝士大夫階級，目擊時艱，倡論改革者不乏其人，但其主張，大都係極軟性之彌補政策，不足以語改革，惟新莽朝之王田，北魏時之均田及太平天國時之土地政策可視爲西漢而後中國史上之三次土地改革運動。辛亥以還，中山先生以「平均地權」，列爲今日中國國民黨土地政策，其最後目的，則以土地公有爲極則。年來農村破產，民生困苦，共產黨主張土地國有及採用無償沒收政策。閻錫山氏盱衡時事，爲遏制横流計，於九月中旬發表其「土地村有辦法大綱」。因事關重大，惹起國內學者熱烈的討論。惟評閻氏此項計畫者，大都各就其所認爲重要之點，作局部的批評。作者以爲檢討閻氏土地村有計劃，應從其「所採土地制度」（指狹義的土地制度），「達到此項土地制度所採之手段」及「將來土地生產方式」，三方面研究之。否則挂一漏萬，難作全盤估價，本篇下文，即從此三方面討論之。

（一）土地村有

土地制度，就其主有權與使用權方面而言，則可有三種方式：公有公營，私有私營及公有私營是也。閻氏在其土地村有辦法大綱中，有下列三條：

(1)由村公所發行無利公債，收買全村土地爲村公有。

(2)就田地之水旱肥瘠，以一人能耕之量爲一份，劃爲若干份地，分給村籍農民耕作。

(6)耕農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村公所即應將所領之田地收回：㈠死亡㈡改業㈢放棄耕作㈣遷移㈤犯罪之判决。田地收回時，對於田地之有效改良工作，應給與補償金。

總上三條意義，乃土地主有權屬之於村，而土地使用權歸之於民，其性質自係公有私營方式。閻氏此種主張與華勒斯（A. R. Wallace）學說，大體相同，兩人皆主張土地公有私營及土地以外一切生產工具與財富，同時仍歸個人私有

（註一）。吾人於此所應注意者，即兩氏將整個社會經濟，分割爲二。一部分使其歸公，一部分仍放任其私有。此主張是否能作的通？是否能充分發揮其所期望之作用？海爾孟，馬夏爾，克拉克等已對華氏學說，大肆抨擊（註二）。塞利格孟更「把土地和資本，土地和勞動的差別化作極小限，而欲適用地租法則於一切所得。實則於一切生產手段之中，僅僅廢除土地私有制，不但社會的弊害不會因此完全消滅，就是土地國有化本身，又何嘗能充分發揮其作用呢？」（註三）華氏學說，已遭人指摘；閻氏於資本主義極度澎漲下之今日，社會經濟重心，早由農村而移入都市，猶欲重倡此項主張，使其實現，不亦難哉。蓋在自給自足農業經濟社會內，社會經濟重心，全在農業與土地本身，小手工業與新起之商業，俱不過爲農業附庸。於解决土地問題時，自無庸顧及當時工商業。但工業革命後，資本主義如日中行。工商業在整個社會經濟上之意義，早變其質。由前所居之附庸地位，一變而爲社會經濟重心。今日之工商業，若仍以自給自足農業經濟社會內之工商業目之，必陷於極端錯誤。日本學者何西一太郎謂「我們站在經濟的觀點，考察全部社會的經濟組織，對於其他生產部門的關係，可見今日農業在各文明國家的地位，實有次第趨於衰落不振的傾向。概括的說，這種傾向大概和該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達程度是互爲照應的……無論農業經濟的現狀是如何的不同，但自一般言之，要是資本主義發展，農業總是要被工商業所排擠的，以之農民貧乏，農村崩潰，都是不可免避的事實。」（註四）從此可知農業在今日整個社會經濟組織內，完全處被支配的地位，欲求農業與土地上的改進，不但不應對工商業置之不顧，實應從整個社會經濟觀點上，將農業與工商業打成一體，兼籌並顧，始克奏效。總之，吾人認爲閻氏欲使土地公有，發揮其改進農村經濟作用，絕不可只着目於土地問題，將土地以外之一切生產工具與財富，置而不談。整個社會經濟組織，必不可分割爲二，予以局部解决。

次就閻氏「土地公有而歸村」，亦期期以爲不可，閻氏於答客問中（註五）固曾謂「土地村有，即等於國有。」在法律觀點上，或作如此解說。但在經濟意義上，迥乎不同，蓋土地村有，則誠如閻氏所謂土地一切支配權，全歸村公所主有。其整個計劃，完全以一村利害爲依歸，其權力範圍，亦只能及於一村之內，若土地而國有，則可站於全國國民經濟觀點上，就整個社會經濟利害上，統籌一切，因其主有權歸之於國，自可直接支配而統籌之，故土地國有與村有之意，兩者完全不同。但中國今日土地何以不應歸村有？此理至

明，即中國今日之土地問題，絕非兩漢與北魏時之土地問題，乃由資本主義極度澎漲，排山倒海，侵襲於中國經領域內以後所發生之土地問題也。是以中國今日土地問題構成之因素，絕非僅爲內在的。其最主要者爲外來的。（否則，中國今日農村崩潰之嚴重程度，絕不至於如斯。或可再如歷史上各代情形，尚能免强支持。）蓋中國今日農村崩潰與土地問題之形成。其重要因素爲：帝國主義或資本主義之侵入，殘餘封建勢力的壓迫及地主土豪劣紳等經濟的與超經濟的剝削。後兩種因素，一爲在各省區封建軍閥，以苛捐雜稅，預征錢粮，逼種鴉片及勒索拉夫等形式搜括農民；一爲在鄉村內以田租及高利貸等方式，剝削小農，而此兩者又皆受帝國主義之導演，三位一體，向農民進攻。於是軍閥與官僚在性質上多「買辦化」，而地主與土劣等，更爲帝國主義商品經濟推行於農村的經手者。當然最後獲利益者，自係帝國主義。故中國今日構成土地問題主要因素，非內部發生的東西，乃外來的。中國整個經濟在帝國主義壓迫下，不特工商業無從發展，即農業亦必形成永無翻身之勢，馬札爾亞在其中國經濟大綱內，曾謂中國農業「以低度資本有機構成的中國農村經濟與以高度資本有機構成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交換，是不等價的交換，因而引起中國農村經濟之巨大的經濟和農事的斷折。」又謂「處於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國，不僅是商品的銷售市場和帝國主義宗主國的原料泉源；同時是資本輸出的範圍。」中國農業的危急和命運，由此便可看出。所以我們解決中國經濟上任何問題時，千萬不要忘了自己所處的地位。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絕不應忽視帝國主義對中國農村土地上之作用。閻氏欲改善農村經濟，從土地問題上着眼，自是很對。但將農民土地——若大重要而難解決之問題——托與村公所全權辦理，則其結果必爲劣紳土棍造機會，使封建殘餘復活，甚或中世紀農奴的痛苦，亦可重演於今日。何則，解決土地問題而忽視構成此問題之因素：「村」乃極散漫，極無力量與極零碎之組織，偏欲將土地歸其所有，只能爲帝國主義造機會。「村公所」乃封建殘餘，劣紳土豪的窩聚，偏欲將近代國家所難負之經濟改造使命畀之，農民安能不更陷於水火？封建殘餘與劣紳土豪等，又安能不氣焰萬丈，故中國將來土地制度，不應村有！

（二）無利公債

國家收回土地方法，概括言之，不外兩種：一則有價收買，一則無償充公，前者阿布林主張以政府餘裕，收爲國有。瓦納與希特尼主張由國家募債，收爲公有；後者則有馬克

思列寧等，主張以政府一紙命令，劃爲國有。此僅就理論方面而言，至實施方面，無償充公，蘇聯曾行之於一九一七年。而有償收買全國土地者，歷史上尚無先例，不過歐洲各國爲保持小農制度，對大地主土地之收取，大都出以相當代價。中國政府財政現狀，入不敷出，自無餘裕可言。至發行公債收買一節，則政府年來虧欠補給，悉賴於此。濫發之極，至於銀行界無力應付。且中國以十七萬萬畝之土地，絕難出此一途；至無償收回，中國土地問題之癥結，又與蘇俄不同。蓋中國非若蘇俄之土地，全掌握於少數大地主手中，乃爲無數中小地主對小耕農與佃農之剝削。雖此大多數小耕農與佃農所受痛苦，不少減於大地主之壓迫，但對此多數之中小地主，在事實上絕難採用無償收取辦法。即社會主義者如馬克思恩格斯等，亦不主張對於小地主出此。故中國土地問題，因其性質特殊，各國先例，皆不便仿照施行。閻氏對此，在其「土地村有辦法大綱」中，主以無利公債，收歸村有，試看下列兩條：

(1)由村公所發行無利公債，收買全村土地爲村公有。

(10)收買土地之公債，其分年還本之担保如左：

甲：產業保護稅——凡動產不動產，均年抽百分之一之產業保護稅。

乙：不勞動稅——凡村民無正當緣故而不勞動者，應比照耕農一份地平均所交之勞動所得稅，徵收不勞動稅。

丙：利息所得稅——凡以資產生息者，應按所得利益，徵收百分之三十爲基之累進所得稅。

丁：勞動所得稅——凡勞動而有收入者，應就左列標準，徵收勞動所得稅。

1.耕種田地收入，十取其一。

2.其餘耕農以外勞動者之收入，徵百分之一爲基之累進所得稅。

又在其答客問中，有下列兩項回答：

「(190)公債之信用，全視償還之擔保確實如何，若同一擔保，則在村民視之，村公債較國家公債信用爲確實，何者？因第一不怕國家更改年限；第二不怕國家將基金移作別用；第三欵項由村中自收自支，不怕官吏舞弊收多支少也。

(194)償還無利公債，無所謂足用不足用，稅欵如不多，償還可多分年限。

以上「土地村有辦法大綱」中，第一條說明收回土地方法，公債性質及辦理此項事件機關。第十條說明此項無利公債之擔保；答客問中第一九〇條，係說明村公所辦理此項無利公債，其在担保上之優點。第一九四條，係說明此項公債償還，在時間上有無限期延長性，閻氏此種收回土地方法，在表面上似乎超脫前兩種之困難，以無利公債，收回土地，同時又以無限期償還，一面既免避無償沒收之嫌，一面使國家在財政上無任何負擔，此法若可行通，不特解決中國土地問題

有餘，即將來各國土地改革運動史，亦永無流血之事實矣。但以無利公債，收土地爲村有，此種手段在閻氏主張之半公有半私有之社會中，僅土地畸形的劃爲公有。實則整個社會經濟組織，猶完全建築於私有制度之上，勢難行通。蓋根本取銷私有制度，則個人私有與蓄積之心亦早絕望。惟其他一切生產工具與財富，全爲私有。且仍可藉以生益獲利，獨欲以無利公債換取農民土地，其反抗與憤慨之心，必更愈於整個社會私有制度取銷之時。此非農民冥頑不靈。乃整個社會經濟制度，絕不容分割而改造也。況此公債償還，在時間上可無限延長，又何異以廢紙易取人民土地，絕難實行於半公有半私有社會中；至此項公債之担保，閻氏以產業保護稅，不勞動稅，利息所得稅及勞動所得稅四種，爲此項無利公債担保。但此四種稅收，究由何機關征取，閻氏未明白指出。惟據答客問中一九〇條意義，則此種稅收，非歸村公所辦理不可。否則，絕無如閻氏在該條中說明之三點好處，不過此種稅收，若歸村公所辦理，則其意義與作用，將全等於零。而稅額收入之微小，可以想見，何則，村公所權力範圍，只能及一村之內。都會城市中，自不能過問。於是發生以下結果：

（1）產業保護稅中不動產一項，在農村中除土地而外，即係農民住宅（因其他山林池沼牧地等，於土地村公有辦法大綱十二條，亦收歸村有。）果以此爲產業保護稅中不動產稅之標的，則必得以下三種結果，第一稅收額數，極度不豐；第二此稅只及於僅有住宅一所之農民，不公平孰甚；第三此種稅收仍羊毛出自羊身上。土地公有賦？農民代村公所收買賦？至產業保護稅中動產一項，在農村除農具及一切日用器具外，即係少數富農之高利貸流動金，對此課稅，其結果：第一大部分資金流入都市。第二一部分未流入都市之資金，仍能在鄉村中獲利者，則此稅仍必轉嫁於借債之農民身上。

（2）不勞動稅——農村中不勞動者，不外富有階級與乞丐流氓，征稅之下，自可轉入都市，使此稅根本失其作用。

（3）利息所得稅——農村中以資產生息者，不外調節農民供求之小商號，如課以百分之三十爲甚累進稅，則其結果有三：第一商人設法將此稅轉嫁於農民，以維護其利益；否則，惟有關門大吉，（此指商號在事實上不能遷移者。）第二能遷移之商家，則轉入都市或減少投資，以避課征，第三農村中小商家負此重稅，都市中大企業反免却，不平孰甚。

（4）勞動所得稅——此稅收中，又分耕種田地收入與耕農以外勞動者之收入，對耕農勞動收入課稅，發生兩點疑問：第一此項收入，既係爲償還無利公債而設，但如前三種稅收極微，則此項担保是否全取給於耕農勞動稅收？否則，所取於耕農勞動所得者，究應占百分之幾？第二此種稅收，究應征課至何時方止？係經常稅賦？抑臨時稅賦？至耕農以外勞動收入稅，其稅收標的不外爲農村中木匠，泥水匠及打鐵匠等，此等小額勞動所得者，是否應爲收回土地，負担重稅？

總之，吾人站在國家財政立塲上，以爲任何稅收，絕不能不顧社會實情，貿然制定新稅。否則，必行之不通，或給整個社會經濟以極大打擊，甚或與原來目的，大相衝突，閻

氏爲農民福利出此，反給農民以無限担負，而前三種稅收，又根本無若何收入；更於半公有半私有之社會中，行之難通，担保云乎哉！故閻氏收回土地方法，實偏於理想虛構，担保既不確實。無利公債，又難行通。即使行之，恐亦難達到其土地村有之目的。

（三）個人耕種與合夥農場

土地生產方式：不外大規模集體生產與小規模私人耕種兩種。學者中固有竭力擁護小規模經營者。但主張大規模集體生產者，亦不乏人，如基特（Gide）拉發格（Lotargve）等是也。此兩種方式，各有其利弊，原不能一概而論。且土地生產方式，絕不能舍土地主有權與使用權方面之制度而獨談。閻氏在其「土地村有辦法大綱」中，有下列兩條：

(2)就田地之水旱肥瘠，以一人能耕之量爲一份，劃爲若干份地，分給村籍農民耕作。

(3)如經村民大會議決，對於村中田地爲合夥耕作者。即定爲合夥農場。

又在答客問中，有下列兩條：

「(180)土地分散，是屬於使用的問題，不關乎村有不村有。一村一個合夥農場可，數村一個合夥農場，亦未嘗不可。

(195)應將不耕者之農具，由村公所作價，賣與耕地者。並由村公所作價，分期付償。

以上四條中，前三條意義，係說明土地生產方式。個人獨自耕種，一村合夥農場及數村合夥農場三種皆可自由採用；至最後一條係說明在私人耕種方式下，農具轉讓辦法。閻氏側重土地分配問題，俾在政治上作對抗共黨工具。於土地生產問題，未免過事忽略。不然，即在閻氏本人計劃範圍中，亦應確定個人獨自耕種，一村合夥農場及數村合夥農場三種，何者爲最合理，應絕對採用之。絕不應出之以不肯定口氣，而無最後結論。故關於閻氏對土地生產方式，實無庸多事討論，不過中國土地在生產方面，實患過於分裂與破碎之弊，雖年來土地集中速度甚快，但絕難發生農業資本主義的大經營，因「中國是國際資本主義的一個農村」（註六）在國際資本主義壓迫之下，生產方面，絕難於私人經營下，有大規模生產方式出現，故於避免在生產方面，土地有分裂破碎的弊病，同時又爲對付國際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起見，中國土地生產方式，實有採取大規模國家公營的必要。現在個人耕種的制度，固有改革必要，即一村或數村合夥農場制，亦無可取，不過土地生產方式，不能舍土地分配與使用方面而獨談，此係個人管見，非敢持以評論閻氏整個土地村有制中之生產方式也。

（註一）潘楚基：中國土地政策六六頁
（註二）仝上
（註三）仝上
（註四）馮和法：農村社會學三二九—三三〇頁
（註五）閻氏土地村有辦法大綱附答客問中
（註六）郭眞：中國農民問題論二六頁

中英滇緬界務糾紛及其解決途徑

彭·鳳·年·

一、前言

久經擱置的滇緬勘界問題，近忽舊事重談，由中、英兩國政府，設立一共同勘界委員會，重勘舊界。雙方簽換照會，已於四月十七日公布。該會組織，共有委員五人，中英各派二人，國聯行政院主席選派中立委員一人，即以該中立委員爲委員長，如遇雙方委員意見歧異，其數相等時，該中立委員有最後票決之權。

據中英雙方所公布之照會原文，勘界委員會之設立其職權約有下列兩點：

一，委員會之主要職責，應將一八九七年條約第三條第三，四兩節中與未定界有關各部分所規定之界線，實地查明，並繪於地圖之上，委員會於解釋各關係政府向未獲得同一解釋之約文之際，對於上述約文各段所規定及指明之各點，即關於交點分水嶺及文中所載之各處地名，應予以相當考慮。

二，委員會之第二職責，如發生彼等認爲基於互讓對於約定界線，應作局部修改之各項問題，如原約第六條所指明者，委員會應根據彼等實地視察之情形，報告關係政府，留待考量。

該委員會另有下開之附加諒解：即「依照委員會之報告書或依照與本問題假有關聯之地形的歷史的政治的因素，關於任何修改問題，將來應由雙方以妥協之精神，進行磋商。爲進行此項將來之談判起見，於必要時，即在南京召集各關係政府代表，連同滇緬代表在內，開一會議，委員會報告書之結論，及嗣後任何談判之結果，俱將規定於一新協定中；在此項新協定訂立前，各關係政府對於本段界務案，仍各保留其原有之立場。」

按中英滇緬界務糾紛，由來已久。此次，雙方能互作諒解，組織勘界委員會，並已先後各遣派委員，抵達滇邊，於本月三日開首次界務會議，核議任務大綱（見本月七日中央日報）；我人甚望其能本斯任務，純粹以客觀的態度，作公允的裁判，完全根據該處地形的歷史的政治的因素，劃定滇緬界限，使百年來之懸案，決於一旦，以息未來之爭端，此不僅爲兩國邊地人民之福，亦且爲兩國邦交之幸。茲爲使國

入瞭解雙方對該處地形的歷史的政治的爭執之因素，特將界務糾紛由來，英人掠奪事實，以及雙方解決途徑，摘要述之。

二、滇緬界務糾紛之由來

滇，緬分界，原有新舊二道：舊界在乾隆前所訂，實跨大金沙江內外，孟拱，孟養，孟密諸土司，均在界內；新界即為現存之界。在元朝初葉，緬甸本亦為我之藩屬國，洎乎有清，自康熙四年（西紀一六六五年）以還，年必朝貢。顧其間以緬國君主之廢立及鄰邦諸國之分合無常，故其對於我國，國交自有親疏。且因緬滇企圖叛亂而屢致干戈，如乾隆三十三年緬人征服雲南西南部之土司，更進而欲犯雲南北部，時雲南總督明瑞（字筠亭）率清兵三千人，滇蜀兵二萬西征緬甸，屢奏戰功，深入敵地，惟後以援軍不繼，清兵失利，明瑞雖身受數創，而又勇於應戰。越年經略雲南軍務傅恒於同年四月入騰越，圍老屯官，克毛西塞，功勳赫赫，凱歌奏歸。是後清廷封緬甸王子雲為該國國王，定十年一貢之約，於是緬甸又為我之藩屬。

十八世紀末葉（即清乾嘉間），緬王孟雲及其子征服緬甸隣近之印度諸族，殺死印度士兵一小隊，英政府遂借端大舉攻緬，陷仰光，迫阿瓦（緬都）緬王懼而求和。道光六年訂和約於楊他坡，議定償英軍費一百萬鎊，並割阿薩密（Assam），阿拉干（Arokan）及德薩那林與英。不久，復因緬人誤殺英商事，英軍復陷仰光，緬王割自希與擺古二州以求和。至此緬甸南部全淪於英。迨法緬密約成立，英疑緬已將湄公河以東之地割讓於法，於是吞緬之心益亟。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再舉攻緬，入阿瓦城，囚緬王夫婦於印。翌年，英將緬甸編入印度領域，緬人雖求助於我國，時適中法兩國以越南問題，戰事劇烈，無暇援助，緬甸遂亡。

英人既併緬甸，因我國對緬甸有宗主權關係，自不能不得我國承認。乃命駐京英使歐格納與清政府總理衙門磋商中緬劃界通商各節，成立緬甸條約五款，其主要者為：

一，中國允英國有緬甸政權，緬甸對中國，仍循例十年一貢。

二，中緬邊界，由中英兩國派員會勘。

中國至此，遂正式承認緬甸為英屬。初，英人唾手而得緬甸，見中國毫無反抗，出乎意料，欣喜奚似。對於劃界交涉，尚肯相當讓步：允普洱邊之南掌，撣人諸土司，聽中國收回；在八莫附近，中國得立埠設關；大金沙江為公共河流等三端；有讓中國稍復舊壤之意。時英人在緬基礎未固，我國如能據此三點交涉，則緬甸雖失，尚可收回不少舊地，亦

未嘗非「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之計也。乃當時清政府優柔寡斷，稽延時日，英人窺破此弱點，轉而强硬，後此交涉，所允三端，不可復得矣。

一八九四年，清政府派駐英大使薛福成，與英商辦滇緬界務條約，當時薛氏對界務非常注意，竭力爭持，但對於滇邊實況，究不甚明瞭，結果，我國喪失領土，約有下列各處：

一，潞江下游以東，南北二千里之地

二，大金沙江上游以東地

三，野人山甌脫地

以上各地，總計面積，達數十萬方里，約中有三款，更爲重要：

一，滇緬疆界，以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起，由格里尼址(Greenwich)東經九十八度十四分，即北平西經十八度十六分之尖高山起，南行至北緯二十一度二十七分格里尼址東經一百度十二分，即北平西經十六度十八分之湄公河岸爲兩國邊界，是爲已定界。

二，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北之邊界，俟異日詳細查明該地情形後，兩國再爲劃定境界，是爲未定界。

三，永昌騰越邊界外之隙地歸於英國，木邦科及湄公河東岸之孟連，江洪二地，歸於中國。但限制中國，若不先與英國議定，不得讓於他國。

前二欵爲英侵滇內地之張本，後一欵英人明知江洪，猛烏，烏得等地兼屬越南，食之亦難下嚥，反不如嫁禍中國爲妙。至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五年），我國許割猛烏，烏得二地於法，英人責我背約，要求重劃，另訂新約；至一八九七年二月，由北京總理衙門與英使竇納樂重訂滇緬界約，以昔馬木邦，科干山地，强割於英，以瓦蘭嶺，蠻秀嶺間之三角地，永租於英。喪失領土，又在一萬方里以上。而前次所訂緬甸對中國，仍循例十年一貢之語，在此兩約中，亦擯棄不提。未定之界，則終成懸案；於是，滇緬界務之糾葛，由此肇端矣。

三、滇邊要地被掠之事實

滇緬界務，既有未定之界，故自來糾紛甚多，更便於英人藉口掠奪。在一八九八年時，英國公使曾以中國官吏率兵二百名，侵入恩買河北境爲口實，而向我國提出抗議，要求免職該地方官吏，並要求自買卡河與薩爾溫河（即潞江）間之分水嶺以西之地，中國地方官，絕對不能干與。同年十月十二日英公使又發同樣之會照，詰問該地方之中國官吏果有指令與否。至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一月上旬，英人數百人率蒲夷千餘人，越高良工山侵入雲南之茨竹，派賴等要地，當滇灘關左孝臣大爲憤激，即招集七司，以抗英人，卒以不敵，而任英人爲所欲爲矣。旋我總理衙門向英公使詰問茨竹，派賴等地，爲我國世襲土司之管轄地，小江爲雲南緬甸之境界，何得濫越國境？英公使當時即根據光緒二十四

年兩次所提之抗議，強謂雲緬兩國之國境非是小江，而印度政府早以分水嶺爲確定之界線。故英兵之行動，如在分水嶺以西，斷不能謂踰越國境也。

於此，可知中英滇緬境界彼時各持己見，未經明白勘定。即英國主張以分水嶺爲界，我國則堅持以小江爲界，實則兩國國境，根據一八九四年後一八九七年之中英條約，兩國勘查委員所經測定者，僅確定自騰越以南至湄公河間爲境界，至騰越以北至西藏間，則實未明白實地勘查，詳細言之，騰越附近之國境，即爲洼大平河（即海瑙河）之一支流蚌河爲界，由是至南爲南坎，南坎河以北至西藏間，即以怒江與緬甸之伊洛瓦底江間之分水嶺爲境界，此等地方從未經過實地之勘測，以故中英兩國之主張均極模糊，兩者紛爭之地點，亦即在此也。即在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三月至五月間，駐騰越英領事與我國官員曾共勘查怒江與伊洛瓦底江之分水界，則亦僅至北緯二十六度之片馬地方（未過片馬），自片馬以北之地，實亦未嘗加以測勘。

考片馬本爲雲南永昌府保山縣登梗土司之屬地，土司之遠祖段其光於清雍正間開拓其地，殆二百數十年於茲矣。該部族本以怒江與伊洛瓦底江之分水嶺爲界，分水嶺以西之緬甸部族與分水嶺以東之緬甸部族，古來素爲相合，故緬甸部族每年必贈與東部中國部族以貢物，殆爲習慣。然彼時我國部族每年必課登梗土司以重稅，土司不堪其苦，遂於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由土目伍嘉源徐麟祥領民衆訴於永昌府，知府曾一度逮捕登梗土司，彼時英人即乘機設計引誘土人，謂片馬如屬英領，則英必出兵保護，土人以苛稅不堪負擔，輒被蒙惑，於是片馬各要塞，英人即強佔爲緬地矣。彼時駐騰越英領事曾親赴片馬，勘定一切。事後登梗卯照魯掌各土司，雖亦曾將該事件報告永昌知府，要求速即發兵驅逐英人，而知府秘不上聞，一任英人處置。是年冬，英人二千軍馬千餘自密友那出發，越野人山，十二月三日進據片馬，駐紮上片馬，其時我國政府曾命駐英公使劉玉麟與英外部交涉，英領言並未佔領，堅不撤兵。翌年（一九一一年即宣統三年）一月，英兵築砲壘於高黎貢山，以探地燈照射怒江渡口，其時茶山五寨，已降其三，英軍入麗江，漸次進佔，我政府接雲南總督電告，乃於同年十一月向英公使要求撤兵，英使答謂非高黎貢山爲界，不能撤兵，且又佔領登梗。同年九月英人私立界石於茨竹了口發處，佔領小江以南之要地十八處，侵入小江以西之浪速等地。迨至一九一二年（民元年）八月，英人在片馬隨地置設警哨，並又竊立界標於搬瓦，了口，明光及大了口等處，更於他處建築軍營，修改自片馬通西藏之道路，其後歐戰爆發，英人以無暇他顧，自行撤兵。至民國十一年夏，片馬又以被佔聞矣。

一九二六年（民十五年）秋，英人乘我不備，派兵三千名，以二千駐新街，一千駐入江西坡，強佔全境，藉扶助弱小民族及解放奴隸爲口號。在坡內調查戶口，編制門牌，設縣治於格仔，以委員二人統治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英

兵駐江心坡又增至四千，馬匹多至三千餘，每屆秋令，即實行增兵，至次年雨水將落時，英人因各種不便，又行退出，及秋復至，迄今未絕。江心坡在片馬西約二三百里，原名卡苦叟，一名江土地，當恩梅開江與邁立開江之間，故漢人稱之爲江心坡。其境北接康藏，南界八莫，孟拱，西鄰緬甸，扼邊地交通要衝，形勢險要，爲滇康藏三省之外戶。約當北緯二十五度三十分以北至二十八度，及東經九十七度三十分至九十八度之間。舊爲里麻南甸長官司地，明永樂時設置，清乾隆時，傅恒征伐緬甸，曾至其地，給予票據，衣甲，槍砲等物。人民除漢人外，以濮曼及浪速二種爲最多，間有少數古猺，溫拉，標標，擺夷等族。氣候平和，無嚴寒酷暑之弊。物產以農產品爲大宗，以穀類爲主，次爲玉蜀黍，山芋等雜糧。森林與藥材均富，鑛產亦多。民國初年，內地漢人，曾有結隊至江心坡從事開礦者，成績甚好，後遭英人侵入，始行放棄。至今英人已實行封鎖政策，斷絕內外交通，沿江一帶，防範頗嚴，江心坡人民，儼如牢內馴羊矣。

由此以觀，可知英人謀我滇邊要地，無微不至，我國節節退讓。英人以爲可欺，乃得隴望蜀，祇糠及米，得寸進尺，雄心未已。如前年（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中旬，英人又復憑藉武力，派兵二千人，侵入我班洪地方，修舖道路，建設橋樑，架無線電台，築飛機場，幷隨帶巨象數十頭，負載各式機器，開採礦山。因該地五金礦產，蘊藏甚富，寶石美玉，無處無之，英人垂涎本久，近則明目張膽，憑藉武力，肆行侵據矣。

四、中英解決糾紛之途徑

查滇緬未定界，本有南北兩段，北段爲尖高山西北一段，即前所述一八九四年中英所訂滇緬界務商務專約，及一八九七年所訂續約附款第四條內規定「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北， 查明再定界線」之一段。此段界線既毫無界約拘束，故歷來糾紛最多，而對我國國防上之關係亦最大。過去成爲雙方爭奪重心之江心坡及片馬，即屬此段未定界之一部。現在中英所進行勘劃者，據英使來照乃係欲解決久懸未決之南段未定界問題。南段未定界，係自北緯二十三度三十分以南我瀾滄縣屬之南定河及南帕河合流處（怒河東岸）起，向南至南馬河與南卡江合流處止，蜿蜒約千里長度。本段在前述兩約中，已決定界線之原則，當時訂約後，雙方並曾與南北兩端之界，同時進行勘劃，惟因英方所擬界線（紅線）突入我內地百餘里，與我方原擬之線（黃線）懸殊過甚，後英方雖另擬減讓線，然幾度交涉，仍無結果，故現所擬進行者，乃重行勘劃問題，此與北段未定界情形相異之點也。

南段未定界內糾紛，過去數度交涉未能解決者，實有其不能解決之癥結。故解決此項糾紛之途徑，除雙方派員會同勘界外，尙須探求其癥結之所在，以謀解決。關於此項糾紛之癥結，所可言者，約爲下列各端：（一）昔時英人台維斯規劃之滇緬鐵路，因北部高黎貢山脈難以通過（該山拔海千六

尺至八千尺，騰衝亦拔海五千餘尺，而八莫與騰衝間距離不過百二十英哩），頗擬採用南線，南線即經過未定界，故本段界線糾紛，與此不無關係。（二）南段未定界內，有班洪一帶之金銀鑛，該鑛在明代曾由華人開採，證明頗爲豐富，故英方甚欲將其强劃入緬境。（三）從前訂約時，或因英方故意爲難，或因調查不詳，致界約條文與地形頗有出入，釀成糾紛，如界約第三條有「……在格林威治東經九十九度四十分，北京西經十六度五十分，北緯二十三度邊界線，即上一高山嶺，此山名公明山……」之規定，但在格林威治東經九十九度四十分附近，本有一孔明山，於是英方遂强指界約內所規定者爲此山而非公明山（因兩山英譯名易混淆）惟孔明山與約文經度，雖略接近，然緯度位置乃在二十二度三十分，並非在約文所謂之二十三度；而公明山則確在北緯二十三度，完全與約文相符，但又與經度所指之位置，稍有出入。於是我方主張之公明山界符合緯度，而與經度相出入。英方所指之公明山界則接近經度，而完全與緯度不符。爭執遂因以引起矣。然在今日，其關於第一點者，因英方所擬之滇緬鐵路線，自發現可由騰衝通過後，彼方對於南線業已放棄，當可減少一種障礙。其關於第三點者，班洪一帶（即葫蘆王地）久屬中國之領土，今已可充分證明，如最近葫蘆王，代表等到滇省城謁見該省當局，表示堅決內向之心，並呈懇代中政府任命關防等物，即可爲一證；且劃勘界線，自不應完全漠視當地住民之意向，惟關於第二點之班洪區問題，則須視英方能不能放棄其進佔之企圖。總之，南段界務糾紛之解決，障礙已去其大半，此次雙方派員重勘，如能各具誠意，互作讓步，當不難獲得結果。

南段未定界務糾紛解決後，尤應繼續重勘北段未定界。蓋北段未定界，在我邊疆國防，其重要性不亞於南段，而其糾紛之多，亦有甚於南段，故其勘劃與解決，尤較南段爲不易也。今中英雙方能先行勘劃易於解決之南段，然後再推而及北段，此爲解決中英界務糾紛應有之步驟。所望英方能不橫生枝節，乘機掠奪；而就地形實地測驗，就歷史尋求證據，作公平解決糾紛，重勘國界之依據。我方亦能依據地形史實，爭我所必爭，讓我所當讓，勿懾於他人威勢而存畏葸之心，勿激於一時憤怒，而踰越正軌，則庶乎領土可保，邦交亦可敦睦也。

五、結論

至今後我人對於邊疆問題，一方固須速行劃界，確定疆域；一方更應積極殖邊，杜防覬覦，若僅劃界而不殖邊，結果仍等於不劃，若徒殖邊而不劃界，又必更啓糾紛，二者交相爲用，均應努力。此外，更須提倡國防教育，以灌輸國民對於邊疆之種種智識，蓋國家面積愈大，則國人對於國境之注意愈小，不可不預爲謀之，此等工作倡由政府，事由國民，羣策羣力，休戚與共，此乃垂久遠而圖根本之大計也。

入陝隨軍紀

都守中

計自七月二十日，由潼關起身入陝南，三越秦嶺，一過終南山，沿昔漢高祖入關故道，入長安，再轉入陝北，經渭水，涇河幷金鎖關之天險，及軒轅黃陵之橋山，九月十四日抵膚施，共步行一千五百餘里，炎天烈日，趕行崎嶇山道中。

西北天府，文化發源，久思一遊，適師行入陝，隨軍征逐，閒無所事，走筆記之。五月十三日，夜車抵潼，獨自一人，隨寓旅邸，次日訪問全師，已發陝南多日。余以跌足新愈，不良山行，暫止前進。潼關左近，如是小遊。城之東街，有古槐一株，介兩店肆間，老幹扶疏，俗傳曹操被馬超矛刺爲樹阻未中，即此樹，傷痕宛然。肆主爲應對參觀者，特書牌標之。除此以外，則少古蹟。所謂潼關八景：若鳳凰，麒麟，硯台，諸山等，均無可足述。是地南薄蒲關，北阻黃河，盤紆峻極，實謂天險。河之北岸，爲風陵津，一水相隔，秦晉界分。考潼關，即古之桃林塞也，先名衝關，後以關西一里有潼水，因以得名，又渭水下流，交入黃河，亦在是關之西半里，偶登城樓，詠成一律，幷不成詩，聊以紀遊耳。「山勢綿秦嶺，雄險壯西京，風陵一渡隔，華嶽五峯呈，黃河來脚底，渭水抱關城，生天成峻極，萬馬獨夫橫。」

七月二十日，會有同陣由潼起身，進發雒南，一行十八，下午三時起行，行四十里，宿柴峪油溝，村戶十餘家，山環水繞，樹木蔭森，頗爲清舒。二十一日黎明出發，步步上坡，爲入陝南進山之初步，行十五里，至秦嶺，下馬持杖，一行一喘，一上一下，共三十里，登嶺一望，衆峯羅列，關城河水，均落眼前。嶺上有廟，供祀關羽，似爲新修，僅一正殿，只一老衲，歇足飲馬以水。（嶺上有泉）牽馬下嶺，行不多里，又上紫峪嶺，稍低秦嶺，長猶過之，一路險處，馬均牽走，步行澗邊，下臨無地。一下山坡，又爲河流，每每不及半里，便過河兩次，沿山溯流，巨石壘壘，稍一不愼

，馬即顛躓。是日宿石家坡小鎮，共行七十里強。沿途以巡檢司鎮市較大，餘則十戶八戶三五人家，鳩形鵠面，爲狀至慘，原始生活，全然未改，幼女纏足，男子留辮，比比皆是。購買食物，付與角票，寧棄不收。

二十二日，又越嶺數道，共行九十里，抵雒南縣南之景村鎮，師部駐一小學，該村前經匪據，房屋一切，多有破壞，休息一日。二十四日，隨師向龍駒寨進發，行二十五里遇雨，駐[illegible]官廟鎮。全鎮住戶，約二三十餘，壯丁畏匪，率已遠颺，老婦應門，惶懼不勝，宿一馬店，穢濁薰人，蚊蚋嗜膚，一夜未睡。鎮頭山北有洞，聞深長數百里，土人云，昔有西人結隊探險，行至豫境，仍未窮盡，乃返。次日出發，起早度蒼龍嶺，行動極速，行三十餘里，至留先坪，河水陡漲，未便強度，遂止宿營。

二十六日下午抵龍駒寨，行六十里強，此一路較前猶險嶄難行，蜀道崎嶇，不是過也。龍駒寨居丹江中流，有河名背谷，是處水趨襄漢，陸入關輔，聞昔隴海路未達潼關時秦晉兩省，出入口貨，均由馱夫與舟楫，載販會此，故儼然小都會也。二十一年四月四日，巨匪李長有，入寨盤踞，至九月四日始走，禍寨五月，市區房屋，燒毀殆盡，屠殺人民，在全鎮半數以上，故寨內現無一完正房舍，人口已稀，本年四月，徐海東，又來竄擾，雖僅僅八日（四月一日到，八日逃走，）而殺戮良民在百餘人多，埋骨江邊，每當陰霾，腥聞四遠，洪水一退，羣犬爭食，誠慘極無道也。因之寨內益呈淒涼，舊有寨城，毀於明末流賊張獻忠後，地方人士，屢議興修，卒以工大，款絀，事寢，本師前次追剿徐匪到來，即首以兵工修成一圍，共九方里，基高七尺，但以匆促告成，基礎不固，旋以綿雨，多有坍塌，此次重來，周師長福成，乃囑從新設計，另築基礎，較前略小，（約六方里）一應磚瓦木料，均就拆附近頹垣廢廟，未勞一民，構門四，又另建碉樓四座於四城之間，足以利守據攻，余書「三秦要津」，與「陝南屏障」於東西門額，又分書「負山」「枕流」四字，顏於南北碉樓之門，寨之東頭，有名烏騅廟，俗傳項羽烏騅產此，故名其地，居寨兩旬。

八月十四，接令出發，溯流而上，經商洛棣華兩鎮，行六十里，宿營野村，是處民團，多就大山之坡岩，鑿穴而居，洞門外觀甚多，內實通聯，沿坡懸窄板，供上下，下臨絕壑，非胆壯者，不敢行其上，入夜則撤除之，名爲民團，實一地霸，民被其殃，地方政府，莫可如何，因之種種政令，多爲障阻，地方民衆，亦明知官府功令，但懾於彼等威權，只好拱服，此陝南行政當局，每感施政之無方也。聞國民軍

主陝時，因其悍隔阻命，曾派兵圍攻，達數月之久，竟未攻破，蓋彼等所儲糧彈，恒足年需，眞地老虎耳，願省政當局有以注意，迅籌一完善方法，以綏輯之。

十五日抵商縣，仍六十里，一路田禾甚美，並有荷花，映稱其間，宛如江南，惟受水災極重，有整個村落沖成河灘，招詢難民所得救濟振欵，謂只一元，噫可慨歟，此行之路，已較陝南至龍駒寨一帶為平坦，西安至荊紫關公路，招工萬餘，已在炸山工作中，縣城舊為州治，方圍甚大，新生活推行頗力，兒童見人，皆知禮敬，原縣署，燬於白狼之亂，今政府，乃舊日一武官署也，晚應王縣長宴，以食四皓茶，為本地特產，味同吾鄉之安樂茶，（俗名馬齒茶）

十六日發商州，出城西約三里許，公路旁山麓，有碑書「四皓隱居處」明萬曆時緻立，考通志載，「州城四里，金鷄山原下，有四皓冢，冢前有廟，廟有古今碑刻，」未知即此否，又考西安府志「商州西南五里，高車山西南，有花水峯，亦四皓隱居處，」高士傳曰，「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漢惠帝所立也，漢使張良，以駟馬高車迎皓於此，等語，」晚抵黑龍峪口，行七十里強，谷口之中，一大市鎮，郵政民團，均應有盡有，鎮門橫額，題「楚漢入關分道處。」

十七日仍早五時出發，上午登秦嶺，嶺上有韓文公祠，祀韓愈，題匾及碑碣甚夥，未暇詳覽，祭十二郎之碑文，亦在嶺下路口，正午至牧護關（或謂為糢糊關，與莫護關，）與張廉夫參謀長入關頭之玄帝廟，休息多時，抵藍橋天已薄暮，是日行七十里強，方過藍橋，遙見隔河一山，嵯峨奇秀，樹木密茂，衆人均勸馬橋頭欣賞不絕，前行數十步，有碑，大書「碧天洞」三字，甫知即終南山也，余下騎未及晚餐，即去鞋涉水，先赴廟中，為首一額，題「終南第一」曲院三楹，清幽整潔，中祀湘子，香燭輝煌，僧徒持經，喃喃不絕，住持道衲鄭至賢，西蜀川北人氏，年逾古稀，精神極健，導余等登山入湘子洞時，勇捷非常，洞前亦修有廟宇數間，由廟旁側身進洞，不十數步，即大空廣，舉燭四照，右上有長洞一條，頗寬可入，左手之最下一洞，洞口如甕，即湘子藏骨石洞，均不敢入，老衲褰衣先入，如是隨之燃炬而進，膝行里許，又至一門，一石橫置，呼曰鷂子翻身，須雙手挽頸，輾轉盤行，每度過一門，即稍空廣，進第二門後，始湘子坐化處，上有石龍，石虎，石葡萄等，鱗角爪牙，生動欲舞，出自天成，眞大奇觀。長膝斷腕，半存頭骨，均亂堆於內，圍以石磚，千餘年來，尚能不朽，誠所謂仙體也，第五門內，有湘子銅像，因夜深未入，行進至此，已覺萬難，遂

隨行而返，洞內支岔甚多，非人導引，則迷不得出，又洞中有名石麵，傳湘子當日，即食此證果，故入之者，恒以手粘而食之，一笑。

十八日仍早五時，發藍田道上，越秦嶺，（秦嶺山脈，綿延陝南，達八百餘里，故隨處皆須經過，皆名秦嶺，）度藍關，上題「雲橫秦嶺」與「雪擁藍關」旁書詩句，以路險，舉馬擁擠，未及下騎，是日所行之嶺極長，起伏無計，嶺中平原，且有稻田，豆穀乃漫山皆是，上下為四十餘里，正赶行炎日中，出發以來，要以今日最受痛苦，然時以一月，今甫出山，心又一快，三時抵藍田，行七十里强，住西城外小關帝廟，部隊及各處均露營，次日軍長王以哲，分宴本師官長與軍士，會餐，下午致祭本軍陝南剿匪陣亡將士，藍田古稱產玉，然余環遊街市，迄未見一市者，殊大詫異事。

二十日附軍部軍用汽車至西安，陰雨初晴，路泥濘滑，幾次下車推車，幾經顛險，自早起行，下午二時，始達長安，行八十里，車經灞橋，滻橋，均未停止，灞橋長約半里，寬可二丈，為長安八景「霸柳風雪」之一，橋為巨石砌成，聞昔年續修缺石，曾覆唐碑七百餘通於橋身，時論惜之，在昔都人送別至此，折柳贈別，故人又呼為銷魂橋，余於西京，五月初旬，曾特來一遊，城郊名勝，多已欣賞，二十一日早，應宴歸來與李治民，盧駿勛，諸兄等六人，赴新城綏靖公署，觀小碑林，署內清潔整肅，花木蔥蔚，宛然一森林公園，碑林中有顏勤禮，及閣帖，名碑十數方，及殞星石，均宋哲元主陝時，移置於此，其內西北隅浴池旁，有太湖石，即唐肺石，高丈餘，晶瑩如玉，上有手痕，俗傳係楊玉環手跡，下有足印，謂係明皇所遺，姑妄聽之，是日部隊已到西安附近，分駐大小雁塔，及灞橋之東，連日苦雨，益以人事酬應，煩惱之至。

二十六日下午遷出西京飯店，至南門外師部，二十七日上午十時，始出發，仍進城沿街出北門，進發草灘鎮，宿雨初晴，水猶尺深，至草灘時已下午，行二十五里，次日又雨，又次日，仍雨，三十日放晴，出灘行約二里至渭河，舟須人推，行駛極緩，坐候三時，始輪次而渡，下舟乘馬，不及二里，又至河岸，河寬里許，波濤奔湧，一舟往返，用兩小時，此正渭水之中流也，前行十里，至涇水，灘流水急，須牽船向上而下，每一往來，需一小時，是日行不及三十里，即已昏黑，宿營太平村（旁有崇文寶塔，高十三級，上接雲霄），三十一日早六時出發，行十餘里，至漢景帝陽陵，下馬瞻仰，陵方百二十步，高十四丈，除致祭祝文石碑外，別無一物，十一時即至三原，與張冀賢政訓主任，楊復義秘書

，策馬入城，茶肆小座，後又醉飲江南春，夕陽西下，尋馬而歸，從者告失，分尋城中，走遍不遇，乃相步出城，遇諸途，大發一笑，三原四境平原，地土肥美，涇惠渠之中心地，有內外兩城，商業甚旺，為陝省一般富巨邑，是日師部宿魯橋鎮，亦屬三原縣境，市街整潔，河水穿城，槐柳蔭道，頗能怡人，是日行五十里。

九月一日發於橋鎮，下午抵耀縣，行七十里強，耀亦州治，城景泰初重建，周六里有奇，街市頗稱清潔，然至此已漸入高原矣，二日進發同官，仍七十里，初以至此，可以駐防，晚接軍電，仍令續進，考同邑之名最古，周時即曰同官，漢祋祤縣地，城為後周建德四年建，明時增修，周僅四里，北控龍水峽，旁以龍虎諸山，以漆水為沼，守令劉君嘯波，合肥縣人，治行卓越，與長安，華縣，涇陽等，共稱陝省四治之縣，以余鄉關，一見若故，聞知前進，堅挽一談，留進早餐，走送里許，桃花潭水，無此情深，發時已三日下午一時。

出北門約三里許，為女廻山，有姜女墓，墓側有祠，雍勝略紀，「姜女至長城尋夫而回，卒於山中，遂葬焉，故地名女廻，」考通志載，「縣西北四十里女廻山，俗傳秦築長城，孟姜女負其夫骸，經此而返，故曰女廻，」兩說，證以現地，以雍勝略志為是，文王山，武王山，白馬山，亦在西北，五點抵金鎖關，行三十里，破落小鎮，十餘人戶，住一觀音廟內，小僅容身，佛身新塑，過省北發以來，途中所見人民，除市鎮有少數房屋外，其餘無分貧富，無不營穴而居，（其土堅實，能耐久不崩散，）惟對供祀偶像，則建築輝煌，眞神權之無上也，士人傳關為宋楊六郎鎮守處，地方至為衝要，有東西二路，一通延綏，榆林，一通寧夏，甘肅，道從石硤，絕壁千尺，為榆秦秦關襟喉要地，關廢已久，遺礎尚在。

四日早進發宜君，一路皆山，雖成咸榆公路（咸陽至榆林），尚多高崗，猶多深澗，午過哭泉鎮，住戶數十，鎮頭亦有姜女寺，傳姜女哭夫至此，地忽湧泉，泉今流尚暢，士卒等，多就取飲，云味至甘，下午抵宜君縣城，行六十里弱，城跨山坡，僅小街一道，不若吾桐城之小鄉鎮也，合城人戶，不及二百，周僅三里，空地竟佔半數，但煙館林立，烟民遍是，乃陝省之各縣通是，（比較，陝北似陝南猶少，）地有宜君水，故名，由後魏時置縣，以路當衝要，昔唐玉華宮，唐書地理志云「在宜君縣北四里鳳凰谷，而太平寰宇記，則謂在縣西四十里，遺構莫存，當非今之縣治地。縣之北門外，有雄偉廣大之廟宇兩處，雖多頹廢，外觀猶壯，內已

駐兵，因未入遊，然決非玉華之遺址。軍隊因須集結前進，在宜君小駐三日，加以整頓。

八日早六時，冒雨出發，行七十里，向例午間有一二小時休息，本日因雨，一氣趕至，三時抵達中部，下榻城內一公房，甚爲宏敞，係本年四月（十七日）中央代表，恭祭黃陵時，地方政府，特爲新建行轅，此間城周四里有奇，北據橋山，南環沮水，屹然鄜延（鄜州，延安）門戶，住戶僅三百餘，荒地遍矚，黃陵在縣北橋山（山形如橋）仰首可望，因雨行疲困，無此勇力，即時上登。

九日仍大雨，五時三十分餐後，雨點正大，偕廉夫，冀賢，復義等，及從者一行七八，承縣府代雇差導引前遊，以雨大後山徑路陡滑難上，乘馬出東門，順陵園公路上達，約五里許，松柏萬餘株，橫順成行，參天傲日，雖在數十里外，烟霞霏微，青翠玲瓏之狀，亦可見之，陵爲一大土塚，（面南坐北）內葬衣冠，前有嘉靖時，滇南唐琦書「橋山龍馭」四大字，又前有亭，中立一碑，前陝撫畢沅題「古軒轅黃帝橋陵」爲乾隆丙申牧守董廷楷立，余等即排立亭外，脫帽致禮，三躬而退，可謂披風履水謁橋陵也，民五年時，縣令龐宗吉，曾增植柏樹五千株於山，並捐銀三百兩，發商生息，僱夫二名，專看陵寢，將陵地折正實地二十一畝，爲陵戶食貲，是亦崇敬先黃之賢守也，橋陵之前，有土墩，高數丈，新建一亭於上，聞係某駐軍長官所建，因雨大路陡難登，下有斷碑一方，書「漢武仙台」想亦一古蹟，惜無可考，亦出唐琦手筆。

軒轅廟在山下，離陵約二里，觀廟宇頗多，已頹毀只存數間，亦無人看守，歷朝祭陵碑文林立，古柏十數株，前院中一柏最大，下有斷碑兩方，一剝落不眞，一成平時，署縣事曹映斗詠古歌一首，考通志「廟中軒轅柏，乃黃帝手植物，圍二丈四尺，高可淩霄，」又延安府志「挂甲柏在軒轅廟，黃帝滅蚩尤，歸而挂甲其上，至今樹皮有挂甲痕，柏液中出，似有斷釘在內，老幹細枝，痕跡若一，」覩之亦無所見，後院一柏，似前爲次，前有一碣，題「志載漢武帝征朔方還，挂甲於此樹，」下署程壽籛刻石，廟外兩大斷碑，一題「文明之祖」一「軒轅廟」亦出陳刻，刀鋒雄健，生魄動人，非名書家不可以抗衡，遊罷下山，惜天雨無法拍照，留取眞跡，昔唐舒元有與橋山懷古，詠道極詳，詩亦勁健，取錄於次：

「軒轅厭代千萬秋，淥波浩蕩東西流，今來古往無不死，獨有天地長悠悠，我乘驛騎到中部，古聞此地爲渠搜，橋山突兀在其左，荒榛交鏁寒風愁，神仙天下亦如

此，況我感促同蜉蝣，誰言衣冠葬其下，不見弓劍何人收，哀噫叫笑牧童戲，陰天月落狐狸遊，却思皇墳立人極，車輪馬跡無不周，洞庭張樂降元鶴，涿鹿大戰摧蚩尤，知勇神天不自大，風后力牧輸長籌，襄城迷路問童子，帝鄉歸去無人留，崆峒求道失遺跡，荆山鑄鼎餘荒邱，君不見黃龍飛去山下路，斷髯成草風颼颼，」

下山見後發部隊，尚正出城，接續不斷，乃隨後步進，三五步一蹇，大雨如傾盆倒來，平地泥深過膝，馬往往陷跋不出，余與冀賢等，均第一遭之嘗受，下馬相携，跋涉深泥洪水中二十五里，至名安子坨鎮，有住戶二三十家，時已三時，前阻洛水，遂止宿營，住一土窰中，濁氣薰人，然以視適間之大雨淋頭，步行泥水中，便覺萬分安適矣。

十日早仍細雨濛濛，行十五里，至交口河，即洛水，水流甚急，一舟奔渡，待至十一時，方始輪班而過，是日行四十五里，三時抵洛川，住一高級小學，北出三原，應以洛川爲第二繁邑，城周三里奇，緣山沮澗，據險成雄，縣城人口甚爲密結，糧價頗賤，查陝北人民，向無缺食之慮，所收糧皆埋藏地窖中，能二三年不壞，有隔歲之糧戶甚多，積穀不成問題，因是處地多高原，全賴天收，一遇旱年，即顆粒不稷，故人恒儲以備荒，以視江南貧農，稻熟三餐飽，後即乏食爲佳，麵粉每元可購五六十斤，交通不便，輸出困難，穀賤傷農，民生益困。

越此以北，即漸進匪區，駐有防軍，數少僅夠保縣城，其實陝北地瘦，人皆穴居，赤匪謬唱共產之說，此間已無產可共，荒山遍矚，村舍爲墟，所指豪劣，生活能力，均不自支，焉能稱豪爲劣，聞匪黨所以猖獗至於今日之勢者，過去政治，與防軍不能不分其咎也，現匪首劉子丹，所呼口號爲不納糧，不派款，與昔年李自成命賊之迎闖王，不納糧，如出一轍。（昔張獻忠爲延安人，李自成爲米脂人，今劉匪爲保安人，均相距不遠）。

十一日早八時，雨下極大，北風狂起，傘不能張，戴一箬笠，跨馬出城，行未里許，衣已全濕，行二十里，遇一破廟，企圖避雨，催馬疾行，在一高崗，失蹄下朴，右足被碾，幸無大恙，又行二十里，至布子頭，前面河川，山洪暴發，雨下正猛，風大不息，士卒等均猶著單衣，飢凍交困，乃止宿營，仍與冀賢等，同住一黑窰洞中，十二日(即中秋節)早六時，發布子頭，雨止霧起，十步內，迷不見人，寒如初冬，是日行七十里强，一路人煙極稀，三四十里，常無人戶．五點抵榆林橋，地屬鄜縣，離城十五里。

十三日晨出發，益深入匪區矣，途中紅軍標語，與印刷

宣傳品，隨在可見，隨地可拾，地方民衆，受赤頗深，有竟視國軍爲仇敵者，蓋受殘暴脅迫所致，一般民性，皆懶惰，衣食之外，不事生產，荒山廢地，聽其廢荒者，比比皆是，是日行七十里弱，此一路較金鎖關至鄜縣高原稍低，三點五十分抵甘泉，住城內，甘泉闔邑，戶僅千餘，人口七千强，城中計百三十餘戶，初聞同官全縣，人口不及五萬，引爲詫異，至此更爲感嘆西北之荒涼人稀，極待政府之計劃開發也。

十四日七點開始出發，行進極緩，因派有登山側衛部隊，與警戒兵進擊行進，十時過勞山，山多茈草，傳宋將狄青，與夏人相拒，士卒疲困，常憩於此，因名，又前行至東山峪，遇男女紛紛，扶老携幼，負裝担囊，成羣逃奔，詳詢始末，始悉昨夜有匪數十，企圖破寨，當被民團圍剿，斃匪四名，獲槍多支，及馬匹等，匪總爲一老者，姓馬，精悍勇健，有如壯夫，恐匪夜來尋報，故此舉寨遷避，告以軍隊已到，猶不肯歸，晚七點半抵膚施（即舊延安府），住城內一初級女學，是日行九十里弱，午間未得食品，饑腸轆轆，十時進餐，旋即就寢。

次日晤守城之八十四師梁之營長，詢知膚城被圍，今已四月，郵電久停，郵局偶有冒險一試，恒被匪刼，今軍擊匪退，圍隨以解，咸慶更生，全城歡呼，繞城一望，山巒聳峙，水抱關城，形勝之地，其城據山，四面甚險，唐天寶初建，亦云築於赫連勃勃，范仲淹，龐籍，經略時增修，明宏治初復葺之，周九里，高三丈，門四，城內戶以千計，稱邊陲之重鎭也，四境川邊多水草，便於牧畜，羊爲大宗，皮筒氈毯，均能就地製販，價値頗廉，糧食似洛川以南稍昂，日需品，多來自山西，輸出亦經由延川渡黃河轉入晉省，故延川一邑，實陝北之生命線，現爲匪據，正圖收復，貨幣城鎭中，亦能通用，不如現金之受歡迎，鄉村則非銀元銅元不用，與陝南相等，敎育不振，舊有一省立初中，因多爲共產份子，二十一年停辦，現僅有男女兩初級小學，簡陋不堪，全縣僅一省師立範畢業生，雖政府强迫敎育，人民多視入學爲無用，常有少數殷實人家爲應付政府强派，寧出貲雇窮家子弟代替入學，亦不令自己子弟受敎育，固陋如此可笑。

鄉民所住，仍以穴居爲主，即城市中，亦以建築石窰，比建磚房爲豪闊，取其能經久不壞也，城東北七十步，爲清凉山，其巔最高一峯，曰蓮花峯，上有尸毗岩，爲唐尸毘王修道場，山下一河，名濯筋水，俗傳尸毘割身救鴿（傳尸毘居山修道，忽有一鴿被鷹逐，飛投氏懷，其鷹仍不捨，欲食其肉，尸毘憐鴿被逐，藏鴿於內，復憐鷹逐鴿不得，將乏食

饑饉，乃割己肉飼鷹，兩全其命，謂係佛家變化以試其心，肩廟入謂得名以此，廟前漸碑，書意如此，）身肉並盡，於水中，濯其筋骨，因名，（初名清水，一名延水，又謂之濯巾水，）山中有萬佛洞，內有石佛萬餘，中塑三大羅漢，神形隱躍，雕工極古，山半有鷲峯泉，定甲泉，月印泉，落星岩，及仙石洞，天下奇觀，丹岩壁立，高數十丈，名賢題詠極多，其他千岩競秀，多不勝縷，為首一門，題「是先儒趙廉夫讀書處，即古佛尸毘氏坐道場，」趙名應震，字廉夫，明理學，耽程朱之學，購書萬卷，講學山中，有牧守張驥氏，重儒術，倣半坡建堂紀念，顏曰「先儒趙廉夫先生讀書處」此外山中最著十景，張氏均詠有詩，刻石嵌之，並以錄出：

「苦海迷離出世因，西方過去幾由旬，此心迴向楞伽頂，葉葉蓮花現佛身。（蓮花峯）

巉岩絕壁兩邊開，無量饑鷹下講台，佛是衆生生是佛，幾人支解證如來。（尸毘岩）

妙相莊嚴葉葉同，蓮花高聳梵王宮，戴如老去吳生死，誰補龍門石刻中。（萬佛洞）

一刻光陰七尺身，披沙無術可憐貧，山頭怪石成何用，笑煞純陽呂洞賓。（插金岩）

峭壁千尋出上方，石苔零落野花香，猴王打破通明殿，更有何人拜玉皇。（仙石洞）

瓊島珠岩玉女盆，夜光一斛照黃昏，何因乞得麻姑米，來與較人破淚痕。（撒珠坡）

一局楸枰別廢興，斧柯爛盡香難憑，羊公杜自矜能品，莫為君王賭宛陵。（爛骨泉）

四壁摩天似甑盆，玄都宮觀武陵村，如何風雪飄飄裏，尚有桃花出洞門。（桃花洞）

羣山前男水彎環，如此蓬瀛好閉關，醉後摩岩尋古碣，名賢題詠在波灣。（蓬萊島）

鷲峯岩下鷲峯泉，手把龍團仔細煎，我是廣南吳刺史，井欄長掛郝家錢」。（鷲峯泉）

猶記宋范仲淹氏之清涼山，五言四首云：

「金明阻西嶺，清涼峙其東，延水正中出，一郡兩城雄，上上清涼山，委蛇復奇煙，樓閣倚雲岑，萬井如天外，鑿山成石字，鑴佛一萬尊，入世亦希有，神功豈無存，洞以仙人名，仙去洞還在，曲徑白雲深，幽棲自可愛」。

妙境清舒，邊塞勝地，聞西京古物保管委員會，前曾派員到此調查，準備修葺，旋以匪起，未能着手，將來平定，切望實行，此不特古蹟可以保存，要亦陝北名貴勝地也。嘉嶺山，在東南百八十步南河之濱，形勢高峻，上有范仲淹建摘星樓已毀，茲有新修廟宇一座，山旁古塔，唐時所建，內有金世太后五年所鑄鐘，范氏大書嘉嶺山三字，刻於濱河石岩，半里外皆可見之。杜甫川在城南七里，聞甫避亂居此，府志載，范仲淹大書杜甫川三字於川口，已湮滅不可辨識。今川口三大字，為少陵川，道光時署縣事某所書。其祠依山，中塑杜像，常聞延安牡丹遍山谷，樵者採之為薪，歐陽修花譜，謂延安牡丹與荊棘無異，惜吾來非其時也。

於延安記

舉案齊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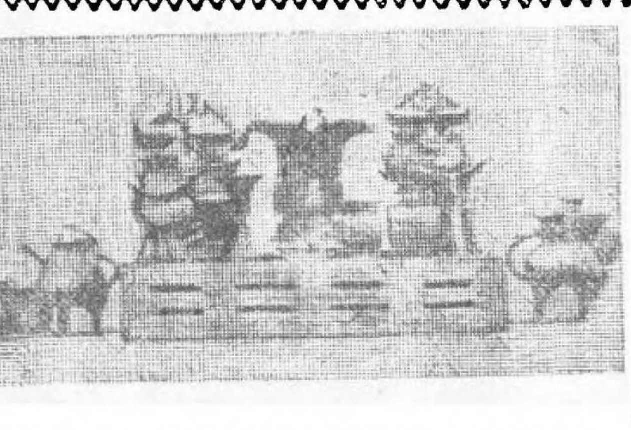
郭沫若

後漢書逸民傳言梁鴻妻孟光爲梁鴻具食甚敬「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

前次我在青年會講演時提起了這段故事，說「案」就如日本現今所用的「食膳」。日本女人講究禮節的，搬運食膳大都是「舉案齊眉」。中國的食案後來長大了，要舉到齊眉，非有大力士不可。

有人說我這種解法是弄錯了。據說案就是椀，並不是食案。最近更聽說有人在南京的報紙上做文章來譏笑我的。

這些譏笑我的人，我怕是上了商務印書館所出的辭源的當罷。辭源那部書實在有大部分並不是辭之源，要想求辭之源，應該還要去繙繙古書，



考工記「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鄭玄注「案，玉飾案也。棗栗實於器，乃加於案」。這說的案，明明是食案。楊雄方言「案，陳楚宋魏之間謂之檮，自關而東謂之案」，此所謂椸就是儀禮中所常見的椸或椸禁，都是食案。儀禮特牲饋食禮「椸在其南」，鄭注「椸之制，上有四周，下無足」。禮記禮器，「大夫士椸禁」，鄭注「椸斯禁也。禁如今之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據此看來無足的椸就是現今的承盤，有足的椸禁就是日本式的食膳。鄭玄所說的「今之方案」就是後漢的食案，那是櫥長曲脚而高三寸的東



西，並不是所謂椀。這樣的食案，就是周代的遺物，在現今都還有存在的。(插圖一)

勝清光緒二十七年(西紀1901年)陝西寶鷄縣西三十里的鬭鷄台出過一羣古器，初歸端方所有，端方死後已經入了美國，保存在紐約的 Metropolitan 美術館裏。我現在把那照片插在這兒(插圖一)。那當中幾種酒器下的長方案便是所謂椸或椸禁。這是春秋以前的案。據端方的陶齋吉金錄「高八寸，長三尺八寸五分，廣二尺」，就像沒有底的一個空匣，尋常的木製品，再加上杯盤，以一個女人的力量當然是容易舉到齊眉的。

再舉一例罷。兩年前的夏天在安徽壽縣的朱家集出了一大批的銅器，是戰國末年楚幽王墓中的殉葬品。其中有一個小食案，我也把那照片揭出來(插圖二)。那照片中是一箕，一箸，一案一豆。案的大小可以由箕的大小推測得出。像那樣的案不是很容易舉的嗎？(插圖二)

總之，案就是案，並不是椀。講求字源的最古的字書，後漢許愼的說文解字也正說「案几屬」。

我們是應該信任考工記，方言，許愼，鄭玄，還是去信任商務印書館的辭源呢？

解案爲椀是不通故實者的妄作聰明。

轉錄東京「留東新聞」，字寄

一個農業試驗場的工作（續）

辛博森著
徐盈譯

園藝

中國人愛水果，滋味和顏色並重。中國的藝術很能利用菓樹花果的美麗。吃水果在中國成為一種講究，並不算作正經食物。其實若把水果列為正當食物更能增加康健的。勞働階級只能吃到點普通水果，這還得在產量豐富的時候。

中國北部被發現的比美國更多種類的水果。蘋果，櫻桃，李子，與其他漿果，品與質都不見佳。桃和杏的品種極多，有些是十分好的，當收穫季節，大量的由鄉間運輸出去。梨與葡萄是兩種主要的水果，儲在棧窖內，用着比較進步的方法，秋天，冬天，甚至翌夏仍然看得見。葡萄的原種由中國史上推上去，據說是在基督之前由到波斯的遠征隊帶來的。有幾種葡萄播到了全國，美國品種較比甜些很受歡迎。在中國北部葡萄長得極好的地方，因為籐本受不了冬天的寒涼，所以在秋天便修剪剩了很長的幾根長條，再包上稻草，埋在根旁的坑裏。這樣的保護和修剪能使產量增多。葡萄棚，掩映着纍纍的果實。如果菓園能再多再好的加以修剪，那麼產量和質地就要和葡萄園的相彷了。

有幾種中國的水果已經介紹到國外。有一種在美國還沒有遍植但是頗值得試試的是紅果，山楂的一種，顏色好似一種暗紅的野蘋果。果肉極堅，可以藏到冬天。味兒酸溜溜地，他們作成很美的果醬。外國人極喜歡將它用作各種的尾食（desserts）這種樹是果樹中最美麗的，即使沒有那叢叢的果實。暗色堅韌的叶子表現着燦爛的秋色，和其他果樹一起在內，來和那有名的槭樹爭勝。

另外有一種果子，可以介紹到美國幾處荒地上去種的是棗樹。因為牠不怕乾旱。像橄欖似的棕綠色的果子，摘下樹來就可以吃，或者弄乾過年吃。外國人喜歡把乾棗煮了代替梅子，我們也喜歡乾的那種，在糖漿或蜂蜜裏浸過的蜜棗。這種棗可和熱帶的競爭，應成為美國有用的果子，現在已在

開始種了。

柿子是中國的寶貴果子。從秋天成熟一直吃到早春。摘下來時本不熟，他們把它在温水裏泡幾天使它熟了好趕早上市。收穫時節的柿子園裏非常美麗，因爲叶子要變成紅紅的絢爛的秋色了。

這種有很好的太陽的季候是對果實太妙了。筆者曾在個產梨地方看到每處收穫近一噸，這還是最普通的樹種。甚至於每棵樹出產的總賣價超過了在這裏的工人一年的平均工資。這並不奇怪，在這種情形上，果樹種得一年比一年多，一直多到果價跌落到過去的一半。我們也不要爲了生產過剩而發愁，到現在爲止，有許多希望得到水果的人，可是他們還是買不起。一磅水果的價格要超過了一個人的一天食物價格的一半。如果果園處理妥當，果價收入十分豐足。雖然物價低落，仍然有利。有幾個鄉村的經濟情形已經改善，就因爲有了果樹園。五年前有個農夫告訴我他不能將他的稻田改作果園，大部分的果園是在山邊，假如平地上的果園一天比一天的增多，那就指示出果園收入也增多了。

在我們昌黎山上通常種植果園的方法，就是在要種果樹的地方先種些野樹，過幾年後，去了頂部接上我們需要的品種。今年，我種了幾千株原生桃苗在多沙的水平地上，過一二年後接枝，希望我們自己能夠供這個果園以結穗，從那些選好了的樹上。這種接枝法的缺點就是在多數情形下，那接砧與接芽的併合常常有礙，但那大而長的根部在起初確是供給了很强的生機。在石頭地上這樣種尤其好。

當然，在我們的育苗實習中，在有幼小的根的樹上接枝和接芽。我們很僥倖的能很得到世界各處爲同一目的而在試驗的土種樹株。他們從中國運去許多這樣的樹也很滿意。有一種野桃種出來非常好，我在春天把種子種在泥土裏，同年的秋天就可以有幾尺高的樹將放花了。

中國植果有一種情形，就是品種太爲地方所限。在許多品種下，沒有什麼理由，一種很好的菓子却僅止於某一區域內，而沒有在別處試過的證明。可是據我們的觀察，若在別處試種起來，一定會滿意的。這恐怕是爲了交通工具缺乏，少於交換的成分比區域的差異來得大。偏狹的制度很可能的使一村牢守着收穫產，並保住一村或一族的利益。可是這種情形正在很快的改變，並且還有一個交換優良品種的傾向。

舉例說，最近以前就沒有過兩個大產梨區的各種梨的品種，發現在別外一個區域過，雖然這樣去延長果季是有益的，這一處失敗了，那一處還好着。

一般說來，這裏的果子次於美國的，同樣的其他玉米和作物也較壞。這裏很少有，甚至沒有選種繁殖未改良質地。在美國用試驗去得到最好的品種，這兒就從來沒有那種試驗。或者我們因此便要比一般菓園多用些入口的果子，但爲了品種的改良也就補償了我們的特別消耗。

我們這裏注意於改進品種的方法。這是最好的機會使我供出：不論是從若干中國菓子中選出的，或是經過很好的試驗從別國帶來的結果。過去幾年中入口的果子增加得很快，很大的一筆錢已經付出，幾千元的蘋果代價從我們近港城市裏送給鄰國。去年冬天每磅蘋果，香蕉，橘子在村市的售價，是抵得過這兒每人一天的工資。這都是中國人買去的。在許多地方幷沒有外國人購買的記載。由此表明了一個必需解決的要求在這裏：不論中國土種或外國果子，只有把產量增多，才能夠有廉價出售的希望。我們還有些沒有開拓的可以生長好品種的地方。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不必集中力量在果子改良上，特別是有別的試驗場在向着別的方向工作着。有四種關係可以見到植果是對於中國有最大帮助：第一，沒有方法使別的同樣可吃的產品生長在果樹所占有的地方上，第二，水果雖然並非果腹的要物，但在食物上它是有地位的，第三，如要由外面輸入果子，將來可以用品質好的土產來滿足；第四，果子在收穫很少的地上不斷地長着，能多長一點，便使農家多一點收入。

我們工作的計劃

當我們在昌黎農場的極遠處試驗進步時，那不過是我們計劃中工作的開始，土地與改良已達到了目的。每尺土地已長了所指定的作物。大部分是育苗，明春要去淨，再接種別的小樹。一部分地在五年前是砂地，不能長什麼，現在已施肥可用。那種原先連外國犂都耕不動的硬地，現在已種了花果。或者也許是錯悞；我們根據已成樹的經驗，是把土地弄得讓樹長起來像雜草一樣的多。肥料中加了腐植質可使土壤變濕，加以防風保護很是有力，在前兩年成爲很嚴重的果樹

死傷現在已然相當減少。

我們在昌黎工作的熱情更高了，爲了我們的果樹的第一次收穫——桃子和蘋果產得很好。香與色都和美國產的相彷。我們明年將把牠拿到別的果園中接枝，使他們再試試。

我們昌黎的農場本來是一個有很好房子的學校。這對於一個農場伸展中心是很有益的。實驗室當然對我們無用，有一個會議廳，連着一個地下室作食堂，後部厨房還有別的住室，這正好與我們計劃的相當。我們曾有過很成功的聚會和休息，以及明年的計議。我們希望那裏成爲我們工作的農業計劃中心。

我們在昌黎的傳教徒有些時候工作分爲四部：宗教，教育，農業，和健康的改善。這幷不是新計劃，這和什麽醫藥及其他職務一樣地老了。我們是要把我們的工作的計劃歸納起一個可一代表全部生活的觀念。並不分開了較好的康健，進步的農作，教育和宗教去傳授給各種人羣。在農場中休息與聚談時，整個生活的各部是一起論到，我們的整個的工作並不純然是農作上的工業。當我們離開實驗工作走開時，從這個教堂到那個教堂地旅行着全國，我們像是一組農業工人，代表了生活全部的各方面。由我們合作農場之一發起的農產展覽會中，我們也供給了生活中的幾種需要。在這種展覽會中，村農們拿出他的最好的出產來陳列，延長到好幾天，有好幾千人來看。我們農場人員則陳列些樣圖，及指證物。這是一個好方法來接近大衆，否則他們是不易接觸的。

我們的指證物中有最廣泛的殺虫藥，可以制果樹的病和虫，雖然我們還沒有這經驗來作廣大的介紹。我們在中國做了一個很好的噴銃，再加上現在入口的殺虫藥很便宜，這正是一個爲將來打下好根基的好時機。我們也試用着土法毒藥，但還沒有鑑定。虫害對於果樹生長是有很大的威脅，廣佈了虫害，可以使一個果園工程全部毁滅。現在我們正在想個好方法使年幼的園子不受虫害，這比去挽救一個早被虫害的老園子好得多，即使牠過些年再被虫害，但也不會那樣利害。最大的困難就是虫子要從鄰近沒有噴藥的果園，而到噴了藥的果園來。

中國人花了許多的錢和苦惱來處理樹虫，有些並非沒有成績。他們用鬆土或細沙堆在樹根旁作圓錐形，使虫子爬不上樹幹去，每隔一年他們把梨樹外皮一直剝到地皮上燒掉，

使在裂縫中的虫子死亡，在夏天，他們最苦惱的工作，就是僱了工人很小心地上樹，捕殺那些捲叶虫的幼蟲。當然這些方法對於殺害侵果的虫子並無大效，如果毛虫在果樹區中大大肆虐時，果樹栽培者便沒法辦了。對於處理食叶毛蟲，我們預備幫忙一下，就是當毛虫發現時期施用一種毒粉，能夠很有効的慢慢地除掉所有的果虫。有一個果園栽培者去年夏天坐了一天的火車來買了一隻噴筒去，夏末時他來信說：他用了噴筒省了三分之二的人工，一向他是要在這季用八百人工的。他希望要在一二年內完全將虫子除去。在這一方面他的機會很好，因爲他的果園很遠地和那些沒有噴藥果園隔離着。

一個替我們作過很多的工作的好工人，現在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學得也很好。等他回來後我們就要開始在昌黎工作了。那是他的大本營，用他的工作的智慧與經驗，和他對於昌黎這一地域內的人民的愛好，當然是有若干工作希望他回來作的。

什麼時候我們的能力達到被推崇的領導地位，可以北平爲中心的推到附近，我能在顧問地位上工作（像我曾希望在昌黎工作一樣）我將感到我是眞正開始在中國作工了。我希望能在幾個切要的問題上工作，如果能避免了中國的迫急的損失。假如我能夠在一個地方長住下去，作一種叫作搜索的工作，這也還是我要作的工作中的一點點，因爲我們這種試驗工作是不能在旅行全國中完成的。雖然這個旅行能夠改善我們的試驗。工作的需要對於一個人是太大了，實在田間事情也不是一個人的力量容易瞭解的。我們應該感謝健康和耐苦的體力，那眞對於工作的開始是必需的。差不多無例外，每一個計劃的開始都費去不少體力，不論是在艱難的旅行或其他方面。

我們所作的最難而又最有價値的工作，就是把北戴河的山谷荒地加以培養，作果園試驗。這塊地連中國的農人都想到是沒有用的，但我們試驗的結果却很滿意。最好這樣着，當一個中國人說一塊地或其東西不値錢，除非有新辦法的自負者才會問其他的意見。我們就是在試驗着找這塊地的好用法，並且還有不遠的幾千畝地供我們開拓。假如這地方能夠如我們試驗證明的能種果樹，那就應當組織一個有計劃的農場，來介紹我們的佳種以得到信任。若是再能夠種些內地種

不到的果子，那麼我們就尤應以全力用在這方面。

北戴河距離昌黎很近，交通的便利形成了一個試驗比較的好機會。此地的度假消夏人每年要消費好幾千塊錢的水果。並且，這也是爲部分中國的水陸取貨市場。

每年夏天有許多像我們這樣願意幫助鄉下人的人們來到海濱，雖然他們很少能把整個時間花到農業試驗上的。他們在假期中來，在休息時候願意想想那些在忙時無暇想到的新東西。這給我們一個擴展工作的好機會。當他們來時，便看到我們的成與敗，他們的興味便成了北戴河計劃的鼓勵之一。他們越有興緻，我們越忙，但我們願意這樣忙法。

我們的那個谷中土地好壞都有。有許多地方簡直不能稱爲土壤。我們用着中國農人能用的法子去開拓。結果良好，却使附近各村的農人和我們有了往還。他們以前對基督教是不留心的，反抗的；他們以前對於夏天居民的歡迎也只是爲了他們能夠得些，或者可以說是搶些錢。我們設法使他們對於生活更有一個看法。我們和村童們一塊工作，他們都成爲我的鄰居。今年試驗的結果使我們特別心慰。我們把好的作物種子借給任何需要的人。收穫時候，他們送回的比借的更多，看來合作的前途很是光明。我們促使他們明年來種果樹。這是很有趣的來觀察要過多少時候他們才相信我們的指示，或是要在果樹盛收的時候吧。盛收的時候也不遠了，今年我們已經收穫了一點。外國蘋果，桃子，梅子，梨子，我們每一種都有幾百棵。葡萄也都移到北戴河的基本果園裏了。希望由上面的收入，再使我們慢慢地再得些改良種。這包括着中國種和外來種。防備像現在中國的種類太多和儲存好種起見，我們還留下大半土地未種。這類地上我們播下豆子，一年後的春天我們回來時將種樹地方掘好施肥。有些地方瘦得需施肥接芽後再種豆科植物，這樣才可以保証樹的生長和果實。

施肥和冲蝕土地的管理這兩個問題都須馬上解決。有些我們已得到結果，有的還須過幾年才行，如果有結果的話。主要事實是：這些都是農人的當前問題，我們的試驗只是作爲路的引導。

青海學生生活描素

郭惠天

我來內地讀書，已有兩年了；深感到都市學生的享受，實如天之驕子，遠非邊疆學生所能夢想得到，茲不揣冒昧，將青海的學生生活介紹出來，請讀者與都市的學生生活比較比較。

青海壓根兒尚沒有一個專科或大學，所以我這裏敘的是側重在中學方面，這是預先要聲明的一點。先講衣服吧，穿的都是粗布的大褂或制服，綢緞價值太昂，——每尺一元四角起碼。穿不起，西裝更談不到——實在見也沒有見到過，青海省市上根本沒有穿西裝的人，而且這一套粗布衣服，除非破襤的連『補釘』——衣服破處另補一塊布，都無處補時，不論春夏秋冬，都是離不開身的，如是到了冬天，在牠的底下，再加一件『主襖』——用羊毛裝的棉襖兒——，如是到了夏天，用一件土布『汗褡子』——即汗衫——代替了『主襖』，至於春與秋，在青海氣候上並沒有大的分別，所以並用不着更換衣服；鞋與襪子呢；更簡單，都是母親或姊姊親手用粗布或本地的毛織物製造出來的，花不上兩角錢，市上售的鞋與棉線襪子，已成為貴族用品，輕易沒有用牠的，絲襪革履，動輒七八元一雙，給他們一講，簡直嚇的顏色都沒有哩！帽子呢，冬天都是自製的羊皮帽子，間亦有狐皮或獺皮哩，戴起來好威武！夏天出門時草帽，多為甘肅產，學校裏多着制服帽，市上售的禮帽絨帽，十九不大顧用的，被子呢，都是用羊毛裝的，棉花棉絮是用不起，錢稍寬裕的學生，亦有用駝毛裝的，還有以毛毯—純毛織物作被子用的，內地人恐怕刺也刺的夠難受呢，他們並不感覺一點不舒用的，此為一般情形，但亦有在冬天穿皮大衣的，不過他們穿制服也罷，穿大褂也罷，神氣總是活躍，走起路來，腰挺直，頭是昂的，臉是紅的，手是粗的，無一點文弱氣息。

再談飲食方面：他們完全是親自造飯的，用廚子是絕對沒有的事，大半五個人或三個人，共同組織爐皂，一頓飯你作麪片——青海沒有米，所以食必用麪——，我燒火，他買菜，費不了半個鐘頭，最經濟，最暢快的食在各人的肚皮裏頭，早上有用糌粑酥油的，更簡單，只要燒滾一鍋開水，連鍋拔在屋子裏，打開糌粑和酥油皮胎——皮囊——大啖大嚼的就解決這個民生問題了。做飯的原料主要的是小麥麵和青科麪——此種植物為西北所特有，又黑又粗，為中下級人民所嗜食。燒火用的是風箱，用手拉推，很費氣力，此種物件

，內地是不常見的。菜呢？只是三個銅子兒的大白菜，或是二個銅子兒的芹菜，用醋辣子的就少有，還有的簡直連青鹽都不調呢！就是麵對着水，那有內地學生，每日三餐，還講究幾個菜，幾個湯的！他們每日只吃兩頓飯，早上八點鐘是早餐，晚上四點鐘是晚餐。例外午十二點鐘，如離家近的，或是家裏的人將送食物來時，有饅頭乾糧，可以備他們餐的，但這種機會很少，所以平素他們就連吃饅頭的幸福都沒有。一半因自己做不來，一半也由於時間太不經濟，顧不過來。洗臉用的盆子，多是本地產的瓦缸，磁器盆子是不愛用的，甚有連瓦缸都不用的人，每日早晨，就在碗裏洗臉，洗過臉後，再加洗滌，又用牠來吃飯。這樣以碗代替臉盆，是再簡便沒有了。筆者在家鄉時，也曾這樣做過，內地的人或許看了要說太不衛生，實在處在那個環境下，除此也沒有別的辦法呢。揩臉布多是方方的一塊粗白布，毛巾是不多見的，一小部份穿大褂的人，有時就利用大褂的小底襟子揩臉。雖然一塊粗布，他們也懶得不肯去用哩！吸香煙，飲酒等嗜好，他們更是談不到，——有的，如逢過節宴會時偶一嚐及而已。因此他們的身體好像小駱駝，結實得不能形容出來。

再說住的方面，寢室都是一間一間的小房間，內邊住着三個人或四個人的知己同伴，所以都很親熱，絕沒有噪架紅臉等事體的，因這是由他們自己自由選擇組織的，也不限定班級，只要是在本校讀書，就可以任意商量着去組織呢！房內的陳設再簡單沒有，矮矮的一張方桌，長長的一條櫈子，桌上擺着他們的幾本教科書，也間有紅樓夢，水滸，三國演義等課外讀物的。倘有一個大板坑——四週用土築起，頂上舖以木板，內邊再墊以土塊等物，距木板的平面約一尺左右的東西，此物爲西北寒冷地方所特有。內邊可以放火，預備冬天禦寒的。——供睡覺用的，木坑上舖的都是本地的羊毛毯，而且此間房子是寢室，也是自修室，每天除講堂上課外，他們再未離開這裏着；坑是一個，所以睡覺時，都是三人四人在一起的，不像內地的床，人各一個的，到冬日天寒時，在個人的身下面，放塊「煤塊子」——是碎煤製成的方塊子，長有八寸，闊有五寸，類似內地的煤球，備以取暖的，有的還一塊截成二塊，供二日用完哩，但此很危險，時常在晚上睡熟時，因火氣太强，將坑板連衣被都燃着的！早晚自修時，四人圍在坑上，盤膝而坐，中放一小坑桌，桌上再點以本地的菜油燈——因那裏沒有煤油燈，更沒有電燈——一齊聚精會神的讀下去，他們好文藝，好高聲朗誦，所以於自修時，你如到自修室的周圍時，就可以很嘹亮的聽出他們的聲音來，但有時一個人話匣子一打開，大家你笑我說的也會將讀的東西拋到九霄雲外去呢，這也是坐位太集中，談話比較容易的一個弊病。

行的方面，那裏沒有黃包車，沒有馬車，更沒有電車火車，所以他們走路，不論多遠，都是用的兩條腿。所以他們的大腿之發育，是很可觀的，每當上學時，各處的學生，或三四人僱一驢子，馱上大家的衣褥，麵，糌粑等，或由家中

的父兄牽一騾子，馱上他們的行李和食物，而他們總是三個人，四個人的跟在驢子或騾子的後邊，又說又笑的在走着，記得我在初讀書時，因走不動，倘被一個大的同伴牽著我的手向前拉呢。馬在青海是很多，但騎馬上學的人，真如鳳毛麟角。放假的時候，歸心似箭，那才緊急，隨身帶一點簡單的衣履，不問黑夜白日，邁開大步，就向離校八九十里或一百里外的家中跑呢，危險是不顧及，疲倦更不知道，那內地的學生，怎樣能辦到呢。

現在再談談運動的事。說起運動，就該先談籃球，差不多人人會這一手，人人心目中也認牠為鍛鍊體格的不二法門，每當課後或休假的日子，籃球塲總是很活躍的被他們把持着，塵土四揚，眼睛為之迷糊——所謂籃球塲，就是在一廣塲上，栽兩個投球網子，地極乾燥，無特別設備，不像內地般的用細沙泥或黃黏土墊就，所以經人一踏，土即飛揚，但他們是一點也不管的，仍然玩得好有勁。比賽也是很感興趣的，或是甲班同乙班，或是甲校同乙校，常常在作友誼賽的，以指導之人，技術雖然差一點，而他們的精神，却是再接再厲的，並不以不如人而氣餒。網球太貴族化了，他們不愛玩的，——實在學校裏就沒有這個設備和塲所。足球也是開運動會的前兩個月才能使他們練習起，平素是不大弄的，興趣當然就差得多了！排球，棒球，他們的耳朵裏，就沒有聽得着這們個名詞，那更加談不到興趣了！此外對國術可特別注重，學校裏也聘有專門教國術的教員，所以太極拳，健體拳，打虎拳，單刀破矛等，人人可來得一手，因此他們的體格都是挺好的，在他們的隊裏，你絕對找不出來一個面黃飢瘦，迎風搖擺的人。「病」「藥」這些個名詞，在他們的生活中，簡直沒有使他們認識的機會的！所以各學校裏，都沒有診病室的設立，也沒有校醫的聘請，不像內地的學校裏，一到下午就成羣成百的學生，擠到診斷室或診病室裏，要求校醫診查這個，醫治那個的。

關于智識方面呢，圖書館，閱報室，各學校都是有一個的，但都內容簡陋，與他們無甚補益的。圖書館中除一部萬有文庫外，將是幾本古線裝書，他們不很感興趣，所以上圖書館的事情，他們並不很注重。閱報室呢，本地的一份民國日報外，大半的學校，甚麼都沒有——內有一兩個學校也間有申報，大公報的，但這兩種報，起碼三星期後才能見到，新聞已成舊聞，讀報就好如讀歷史了！有時為某種原因，地方當局或要在郵局檢查，報紙一概不准人閱呢，這個苦處，內地的學生們，恐怕嚐不到。上課用的課本，如是民國十二三年出版的話，那還算最新呢，有時全找不到，就以油印代之，字跡模糊，那種難堪，給誰說呢。課外讀物，還是用的國文成績精華，新文庫，古文觀止，古文喈鳳，飲冰室全集等。小說如水滸，紅樓夢，儒林外史，鏡花緣等，在內地是一折二折發賣的書，在那裏加三加四還買不到呢。新雜誌，新出版物，他們閱讀的機會太少了，但他們並不灰心，雖然成績精華，水滸等在內地的學生，早不值一讀，而他們還是

廢寢忘餐的讀得不亦樂乎！洗澡這件事，在北平每星期至少要洗一次，南方還得一天洗一次，不然，那種氣味，就夠你難受；但在青海怎樣呢？氣候很涼，在汗腺中排泄的東西，就很有限，所以住在那裏的人，就不需要常常洗澡；學生們呢，當然不能例外，既沒有洗澡的設備，又沒有洗澡的習慣，再說笨一點，洗澡時的那種大夥兒赤條條不着一絲，他們就赧顏得幹不來呢！筆者初至外面，每進澡堂時，就感到絕大的威脅與不安， 現在慣了， 也就不以為然了；因此青海的學生們，不大長洗澡的，甚有一年連一次都不洗的人呢！不過每當夏季，省城北門外的天然澡堂——湟水內，也常發現他們的踪跡，尤其是在例假的一天，三三兩兩，浮在水上，或躺在沙灘上，整個欣賞着大自然的樂趣，這當然是少數，而且他們的唯一目的，是鬧着玩兒，不是為清潔上的需要，所以這個時候，教員們都曾嚴厲的制止，深恐怕慘遭滅頂，學校裏担不是；學校裏曾被稱為好學生的人，絕對不去嘗試這個玩藝兒去！衣服被褥兩個月洗一次，那算是最勤快的。頭都是光光的，十足有和尚頭的風味，這點或可以自豪，滲髮油當然無處用，香水，雪花膏的類，絕對不去用牠，所以早上洗臉，用不了二分鐘工夫，簡單省時，再沒有了。對於課外團體，什麼自治會，學術研究會，講演會等等，大都很熱心，各校都有這種組織，以前民十九二十年時，省立第一師校，尚出有一一師週刋，省立第一中學，尚出有一一中週刋，都是學生們親自出馬的，幹得頗津津有味，各校尚組織有學生聯合會，刋一革命青年週刋，備受大家的培養，筆者尚曾負過編輯的責任；現在這些雖為時代的年輪打倒了，但也可想見青海學生們在苦燥生活中也不忘社會，時時求掙扎啊！現在省立高級中學校的學生們，又出一旬刋，每期一大張，由民國日報社代印，成績也很可觀。此外開會，迎送要人，也是學生們的一件大差事，省垣每逢紀念會或聯合總紀念週——每月一次——都在小教場舉行，各機關除掉高級職員——他們是常不屑開會的，來的人就很有限，偌大的教場中算了什麼，學生來必整隊，好指揮，又整齊，支撑場面，再好沒有，召集的人們，當然會看出這一點，所以凡是學校，不論大小，都得準時在會台前排班，那怕你不聽一句也好，聽不懂——小學生懂得什麼——也好，但在要人們報告或演講時，一二小時的立正，你是不能不站的。如若中央某要人來了，像去年去的戴院長，宋常務委員，今年去的班禪大師，孫院長，邵院長，乃至中央某某視察員，某某調查團等來時，教育主管機關的命令來了，學校就得停課，訓育員就率領學生往十里接官廳去迎接，被接的人，準時到還好，只費一天工夫，但有時殊出意外，天天聽着要到，天天候接不着，聽說今年的邵院長，足足接了一星期，才把他老人家接着了呢，這個損失有多少？

拉雜的寫來，已經很多了，意思是一面使內地的學生們知道，在邊疆上尚有這樣可憐的同伴；一面促當局們注意，謀改良改良邊疆學生們的環境。

——于北平蒙藏學校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起
至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止

本週國內大事：中樞各院部會長均已就職，國府又任閻錫山馮玉祥爲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程潛爲參謀總長，中樞政局之更新，頗予國內外良好印象。駐滬各國使節及日大使有吉入京分謁蔣張，雖屬照例交際，然亦足見國際間對新政府之重視也。冀察政務委員會已成立，蕭振瀛亦就天津市長，冀察問題，雖告一段落，然察東問題未了，而一切困難方正開始，殊不容忽視也。自北平學生遊行請願被捕受傷後，京津滬學生繼起響應，此實學生對國事煩悶已極不得已之一種表示也。

本週國外大事：海軍會議雖開會一週，迄無具體結果。日本提出共同最高限度案，因四國反對大會擱置不談。另由英國提出量的限制案，又遭日方之反對。前途實難樂觀。英法對義和解方案，因英外長受國會及同僚之反對，辭職以去，和解希望受一打擊，法國亦因此掀起政潮，義國法西斯大會且因此延期，而亞國亦在國聯已聲明拒絕，歐陸局勢，一時不易有開展之望也。

國內

中樞政局煥然一新

本週五院長及行政院各部長均已就職，中樞政局一新，頗爲中外所注目，茲分記如次，

五院院長宣誓典禮

五院正副院長十六日晨在中央大禮堂於中央紀念週禮成後舉行隆重宣誓就職典禮，五院印信預置於主席台上，院長蔣中正，孫科，居正，戴傳賢，于右任，副長孔祥熙，葉楚傖，覃振，鈕永建等九人，均準時蒞臨，僅監察副院長許崇智未到，由中監會常委林森監誓，中委鄒魯，丁惟汾，馮玉祥，百餘人參加觀禮，十時正奏樂宣告行禮，監誓委員林森及宣誓各院長依次就位，林森主席先領導行禮，即授印，林立正中，依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順序，將印信授與各宣誓人，各院長亦依序進前行一鞠躬禮，親自接印，是時並奏樂，旋即宣誓，各舉右手，齊聲宣讀誓詞，讀畢，由林主席致訓詞，內容係勉勵及賀祝之意，林詞畢，宣誓者由蔣答詞，大意謂決本一心一德之精神，盡忠本黨，當更遵監誓委員林主席訓示，努力本職，俾無負中央及主席之期望，蔣答畢即奏樂禮成而散，林主席並即與各正副院長握手以示祝賀，方返國府，主持紀念週，

各部會長就職儀式

行政院內長蔣作賓，外長張羣，軍政部長何應欽，海軍部長陳紹寬，財長孔祥熙，實長吳鼎昌，教長王世杰，鐵長張嘉璈，蒙藏委會委員長黃慕松，僑委會委員長陳樹人，衛生署長劉瑞恒，（顧交長孟餘未到）於十六日晨國府紀念週後，在國府舉行宣誓就職典禮，同時軍事參議院副院長王樹常，監察院監委麥煥章亦參加補行宣誓，中央派覃振監誓，就位後奏樂，林主席領導行禮如儀畢，即行授印，由主席授印，蔣作賓等相繼接印，次行宣誓就職禮畢，由覃振訓詞，略謂五全大會及一中全會決定明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第一屆國民大會，各種政務，亟待推進，諸同志就職伊始，責任靡重，盼努力負責，無負中央付託之重，繼由林主席訓詞，略謂此次中央集中全國人才，刷新內外政治，無非要來解除國難，跻國家於自由平等之域，諸同志從政多年，夙負民望，當此國家多難之秋，共集中央，在蔣院長領導之下，爲國奮鬥，本總理大無畏之精神，向前邁進，使政治上軌道，吏治清明，國家基礎必可日臻鞏固，末由蔣作賓代表全體答詞略謂中央監誓員訓詞及主席訓詞不啻作賓等今後從政之指南針，自當敬謹接受

，力遵奉行，並服從本黨主義，推行本黨計劃，夙夜非懈，從蔣院長之後，努力盡責，使政治修明，以期不負中央之付託，並不負全國人民之囑望，至十二時始奏樂禮成，

蔣院長談施政方針

蔣院長十六日晨就職，對各部會長談話原文如次，因汪院長康健尚未恢復，本人與各部長今日勉就新職，敬按本黨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已有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大會之決議，本黨同人在大會此次決定以後，負完全訓政及總理建國大綱中所指示一切應行積極設施方案之責任，自當一德一心，竭力奔赴，茲願就感想所及，撮要一言，（一）欲求國家治安，首須官吏勤勉盡職，吾人服務政府，須知每一思念每一舉動皆有關於人民之安危苦樂，務須刻苦精勵，努力工作，此後對於每部份公務人員之辦事成績，皆當嚴加考核，效率優良者特予保障，務使安定且加獎勵，辦事不力者亦決不姑息，嚴加懲處，尤盼任職人員，各本天良，自圖上進，而各部間重複牴觸及各自為謀，妨礙整個行政效率之處，應力予調整，總之澄清吏治，綜核名實，以期政治修明，達成救國惟一之任務，（二）邇年來天災頻仍，社會衰頹，人民生活日益艱難，政府對於經濟建設，當特別努力，所謂經濟建設者要有二義，一，在開發富源，振興生產，使地上之產業，以及地下之蘊藏，各盡其利：各有其用，二，在凡所建設，務求於人民生活有實際利益，避免非必要之浪費，而求得最切實之結果，人盡其力，庶民樂其生，吾人平時所懸為鵠的以赴者，即以新生活運動，刷新民族精神，以國民建設運動，培植物質基礎，邇後必本此救國自救之方針，以全力達成吾人之目的，（三）中國國勢倍極艱危，為人人所共喻，存亡續絕之樞紐，端在今日同人自知，此項責任極為重大，當依遵五全大會之決議，凡無礙於中國國家之自由與平等者，皆當共商解決，苟有礙於國家之自由與平等者，政府亦決不稍有遷就，對於鞏固國際和平，願盡最大之努力，而對於維持國家生命，亦不畏為最後之犧牲，望我同人，深體此意，共同一致，竭盡天職云，

閻馮任軍委會副長

行政院於十七日開例會，決任程潛為參謀本部總長，楊永泰為湖北省政府主席，各部常務次長內部張道藩外部陳介實部周詒春交部唐有壬鐵部曾鎔甫，各部政次除鐵部易曾養甫外，餘均照舊，國府十八日命令，任閻錫山馮玉祥為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

張羣發表外交政策

新外長張羣十八日晨十一時在外交部招待中外新聞記者，並即席發表書面談話如下，余為革命軍人，在過去二十五年間之革命過程中，或在軍事方面，或在內政方面，為國服務，服膺本黨主義，始終不渝，此次承乏外交，雖非所長，然極願盡我所能，努力于邦交之改善，與國際友誼之增進，國民政府之外交政策，在中國自身欲謀獨立平等之地位，在國際間欲求永久之和平，此項政策始終不變，在任何環境之下，吾人仍須向此目的努力邁進，上月蔣院長在五全大會闡明現在中國之對外政策尤為明晰，中國決以不侵略主權為限度，謀友邦之政治協調，以互惠平等為原則，謀友邦之經濟合作，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而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達奠定國家，復興民族之目的，中國所有對外基於條約之特殊義務，世人均知其不合時宜，且妨害中國之發展，吾人最大之希望，自在經由合法途徑，設法解除此種特殊義務，但吾人深信國際間第一義務厥為立信，中國數千年立國之道，端在於信，處今日情況之下，尤賴乎信，吾人明知受有種種不平等義務之束縛，但所有合法之義務，縱不合理，在解除之前，吾人基於信用，仍須忍耐遵守，同時吾人自亦希望有關係各國，對於中國認識現在之地位，與其合理之要求，信賴國際間之法律，信賴中國政府之種種措施，不過欲求中國之存及與他國之共存而已，國際間之互信，實為國際和平最堅實之基礎，而國際間之互信，又賴乎各國之執政者互見以誠，此後中國政府對於任何外國，尤其對於關係最深切之國家，仍當竭誠相處，謀國際關係之調整，與國際局面之更新，吾人深信此種政策之收穫，不獨有利於中國，其裨益於有關係外國者，亦非淺鮮焉，

有吉入京分謁蔣張

日大使有吉自上月二十五日與蔣晤談中日外交後，即行返滬，原定本月一日入京，再與蔣晤談，臨時改期，現因中央政局一新，特於十六日入京分謁蔣院長張外長，聊日外部新訓令，對中日外交，有所商洽，十八日下

午有吉訪張羣道賀，十九日下午五時率同大使館參事若本，一等書記官崛內，及須磨，通譯官有野，赴中央軍校晉謁蔣院長，表示賀意，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擔任翻譯，有吉大使詢及新行政院外交方針，蔣院長答稱外交方針當照余歷次宣言與外交部張部長昨日所發表之談話，一本既定之方針，始終一貫做去，決不變更，嗣略進茶點，至五時四十分有吉大使等遂興辭退出，有吉在京事畢，定二十日返滬，

日方重視張羣宣言

據東京十九日電，中國新任外長張羣氏之外交方針宣言，此間對之，印象殊佳，外交觀察人對張氏聲明取消不平等的片面條約之願望，亦表同情，但指陳中國須先整飭內政，再談廢約，否則恐中國對外關係，更趨惡化，各報對張氏宣言，均刊載於重要地位，又東京十九日電通社電，關於國民政府新外長張羣所闡明之外交方針，日外務省當局持如左之見解，一，蔣親任行政院長，並任張羣為外交部長，故似因認為在對內關係上，須闡明其外交方針，而獲取國民的信任，乃特作此種聲明，二，依平等的立場，以圖作中日間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提携，業經王寵惠以次前來日本之各要人談及，而非一種新的主張，故在日本方面亦表示贊成，三，惟若作廣義的解釋，而立圖撤銷不平等或免除國際的特種義務，則將使中日關係受重大影響，而不易行國交之調整，故日政府斷不容許，要之日本將如先例所示，而於其國內組織完備時， 即隨自然的情勢， 實行撤銷不平等條約，是故日政府現期望中國先行完成國內組織，以資招致脫離不平等地位之情勢，

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

中外注目之冀察時局，本週似有開展，冀察政務委員會已成立，新任天津市長蕭振瀛亦就職，二十九軍已開始接防津東，惟察東沽源前方仍有戰事，茲將各情記後。

政委會成立典禮

冀察政務委員會原定十六日正式宣告成立，因故改期，是日開談話會議，北平外交部街一帶，因學生請願，戒備甚嚴，預備會議決定改十八日開成立會，十八日晨八時在北平外交大樓宣告成立，同時委員長宋哲元，及在平各委員等舉行就職典禮，晨起，外交部街及東單牌樓一帶，加緊戒備，軍警林立，委員中除周作民，王克敏，在滬未能北來，程克在德國醫院臥病未能出席外，委員長宋哲元及委員萬福麟，王揖唐，李廷玉，胡毓坤，高凌霨，蕭振瀛，秦德純，張自忠，門致中，石敬亭，冷家驥等均出席，劉哲，賈德耀兩委員前電中央請辭，業經覆電慰留，辭意打銷，亦準時到會，因開會時間，事前並未發表，開會時，僅到有少數來賓，及該會職員與新聞記者等三十餘人，其餘來賓則多於會後趕到，先後計到有何應欽代表嚴寬，馮玉祥代表李炘，韓復榘代表程希賢及軍政各界等七十餘人，八時二十分行禮，儀式簡單，委員來賓等入禮堂後即在主席台前環立，首先奏樂，繼向黨國旗行三鞠躬禮，禮畢，由委員長宋哲元致詞，報告成立經過及今後內政外交之主張，詞畢，由李廷玉代表全體委員致詞，繼由來賓代表鄒泉蓀致詞，八時四十分禮成攝影散會，旋繼續舉行首次委員會議，到會各委員均出席，決議兩項(一)推定秦德純，劉哲，王揖唐等三人為常委，(二)規定每星期五下午四時舉行委員會議，散會後宋氏當即邀宴各委員及來賓等，至午始盡歡而散。

委員長宋哲元氏就職後，發表書面談話云，此次中央為行政便利起見，特設冀察政務委員會，處理河北察哈爾兩省，及北平天津兩市一切政務，本會各委員人望素孚，均為哲元所欽佩，哲元忝膺委員長之職，自知才力薄弱，不克勝此重寄，以副國人期望，惟對於今後內政外交所抱主張，則願乘茲任事之初，約略言之，第一，今後關於地方興革用人行政，悉以民意為準則，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決不違背民意而行，第二，為政者應與民衆同甘苦，關於財政方面，當厲行廉潔主義，切實整頓，值此金融緊迫之時，必使冀察兩省經濟漸趨穩定，第三，應本善鄰原則，力謀邦交之親睦，凡以平等互惠精神待我者，皆我友也，況自塘沽協定以來，冀察兩省與日本有特殊關係，為兩國利益計，為東亞和平計，尤應互維互助，實行眞正親善，哲元願以最大之誠意，為最後之努力，此外尊重禮教，消弭共禍，發揚東方文化精神，促進人民自治能力，亦為哲元素所主張，古人有言，為政不在多言，哲元與各委員，願與冀察數千萬民衆，相見以誠，本此方針，切實作去，倘承不吝指導，萬分幸感云云。

委員長宋哲元氏就職後當即發出通電云，（銜略）均鑒，案奉國民政

府令開特派宋哲元，萬福麟，王揖唐，李廷玉，賈德耀，胡毓坤，高凌霨，王克敏，蕭振瀛，秦德純，張自忠，程克，門致中，周作民，石敬亭，冷家驥爲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並指定宋哲元爲委員長，此令，並奉令頒下冀察政務委員會暫行組織大綱等因奉此，哲元遵於本月十八日依照組織大綱，將冀察政務委員會組織成立，並偕在平各委員於是日同時就職，謹電奉聞，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叩巧（十八日）

新任天津市長蕭振瀛於十九日晨由平來津，上午九時半到市府接篆視事，由孫潤宇代表前任市長交印，儀式甚簡單。

察東沽源在對峙中

自僞軍李守信部進犯察東沽源寶昌後，本週仍有戰事，日武官高橋十四日往訪蕭振瀛商談此事，據察主席張自忠談，張北五縣蒙旗保安隊協防問題醞釀在半年前，今李守信部犯沽寶，我方本睦鄰意，不願因地方衝突，致事件擴大。

駐津日軍擴充軍額

日本參謀部前派中國課長喜多大佐及武滕中佐等到津後，於十四日在日軍司令官邸與多田酒井等作正式會談，對於駐津軍額擴充及增設航空等問題，均有重要協議，據東京十三日日方消息，謂接天津電訊稱，在軍部代表之下，本日下午舉行之軍事會議，關於近頃華北政局改組，獲得重要結論，或將增加駐軍，以肆應最近華北之發展，據稱，會議決定認新政局爲一自治之行政機關，故關於華北問題之一切交涉，將由冀察政務委員會處理，今後且將與之開始談判，促進樹立反對共黨勢力擴張之共同陣線，再者對於新政之進展，將密切注視云，又據十四日北平路透社消息，謂日本軍事會議曾討論增加華北駐軍，而駐在山海關之日本關東軍，實際業已減少，據可靠消息，自本月十一日起日軍開始撤退，現已恢復一月以前之正常狀態，駐在山海關之日機二十架，已有二架飛回東北，鐵甲火車三列中有二列已返瀋陽，所有日軍皆自山海關車站撤退，參加天津日軍會議之高橋坦宣稱，日本軍官雖曾考慮華北駐軍應當增加，但未有決定云。

平津學生請願

北平各校學生自上週罷課遊行請願後，官廳即嚴行戒備，各大學校長亦發表告同學書勸即日恢復上課，十六日學生又作第二次請願，與軍警曾發生衝突，學生受傷甚多，被捕學生亦達十四人，各地教育界通電呼籲，請釋放被捕學生，教部並電北平五大學校長負責勸止罷課遊行，宋哲元亦發表告學生書，及致各校長函，勸學生上課，天津南京上海各地學生亦於十八日遊行請願，茲略述於后，

平各大學生再請願

北平各大學學生十六日第二次舉行請願運動，至晚方散，據官方發表消息如下，『北平各大中學校學生，由學聯會發動，於昨日(十六日)突舉行第二次遊行示威行動，軍警聞訊，特在各通衢要道嚴密戒備，當各校學生遊行至正陽門時，該處軍警和平制止，不令通過，聞以學生人多，且內中藏有某種份子，强欲進城，雙方發生衝突，學生以石灰袋，石子爲武器，警察以警棒抵制，相持十餘分鐘，學生方面有二十餘人略受輕傷，警察方面亦有十餘人腿與臂受傷，因各城門臨時關閉，故清華，燕大，東北，輔大各校學生聚在宣武門外一帶，直至晚十時許，各校當局會同軍警當局，向各學生切實曉喻，勸令回校，始各散去，』又傳十八日學生將再有舉動，平市當局於十八日晨一時起即開始戒備，沿街通衢增加崗警，各校門派警探監視，並將各學校電話線一概切斷，使無法互通消息，各汽車行亦奉令不得賃汽車與學生使用，故一日間未見學生有何表示，十六日被捕學生十四人，仍未保釋，受傷人數，前傳五十餘人，據學聯方面調查，輕重傷共計約二百餘人，

各校長發告同學書

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淸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北平大學校長徐誦明，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師範大學校長李蒸，東北大學代理校長王卓然，十四日午後聯名發表告同學書，原文云，『諸位同學，連日報紙關於學生的消息不大登載，以致謠言百出，大家都感不明眞相之苦，我們經過幾天的實地調查，對於近數日來發生的事實，願意對諸位同學說一下，(一)九日北平學生遊行，並無女生受傷致命之事，近日最流行的謠言，就是九日有一女生因遊行在王府井大街被警察刺傷殞命，這位女生的學籍，有說是師範大學的，有說是女一中的，女生逝世的地點，有說在市立醫院，有說在協和醫院，但據師範大學及女一中代理校長報告，該兩校並無傷亡的女生，

又據協和醫院王院長報告，九日有一女生頭部受有微傷，經醫治後即行出院，並無女生受傷死在該處，至於城內各校所傳清華有學生傷亡之謠言，亦明也非事實，(二)連日被捕的學生已完全釋放，九日北平學生遊行因而被捕的計北平大學三人，東北大學六人，北平大學三人已由徐誦明校長於翌日保出，東北大學因有傷害警士嫌疑先後被捕十二人，現經王卓然代理校長力保，已於十三日完全釋出，(三)何應欽部長對於北平學生的慰問，何部長已於昨日南下，臨行有一告別書，致各大學校長，其中有慰問諸同學數語，今錄於左，

『關於冀察時局問題，連日與各地方當局晤洽，經過甚為良好，現由中央明令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負總理冀察平津政務之責，此間各當局均富有國家思想，人事之變更，並不影響國家之統一，尚祈諸先生轉告各同學，務望埋頭努力於學問之研究，更不必涉及課外之活動，各同學素富愛國精神，惟有努力學術之增進，始實際有裨益于國家，各同學為業具高深智識之青年，想必共喻此旨也，』

綜觀以上之消息，諸位同學請願及罷課之第一目標，可以說是已經達到，望諸位同學勿別生枝節，勿虛擲光陰，即日恢復學業，努力培植自已，以為有用之材，將來在救國事業上，一定可以收最大效果，』

教部電北平五校長

教部十六日得悉北平各校學生罷課遊行消息後，即電平市之北京，清華，北平，師範，燕京五大學校長及社會局長，略謂，國難嚴重，青年自不免苦悶，近頃平市各校學生，對於時事迭有表示，其愛國之誠，政府及社會均已深察，惟目的與行動不可矛盾，此亦愛國青年所當體省，嗣後罷課遊行或離校活動之舉，必須由諸師長負責阻止，如其行動不越正軌，則諸生之正當意見，校長可隨時代為轉陳，學界之安全，本部當盡力維護，盼將此意懇切轉知是為至要，又於十七日電北平各大學校長，切實勸導學生早復常態，萬不可在此艱險之環境，造成意外事變，以危及平市教界現有之信望與地位，又電秦德純會同各校長妥為處理，並盼軍警方面力以誠懇忍耐之態度與和平之方法妥慎應付，

各地學生繼起響應

【天津】天津市中等以上各院校學生，為響應北平學生運動起見，於十八日晨八時在河北辰緯路公共體育場集合，旋赴市政府請願，並舉行遊行，各院校參加者有法商學院，工業學院，北洋工學院，女子師範學院，天津商科職業學校，扶輪中學，究眞中學，震中學校，匯文中學，中西女學，南開中學，覺民中學，中山中學等十三校，約數千人，下午一時許在南開操場召開全體大會，由參加各單位各推代表二人為主席團，當議決要案七項，(一)發表宣言，(二)通電全國，(三) 派代表慰問北平學生，(四)(從略)，(五)(從略)，(六)要求集會結社言論自由，(七)停止一切內戰，當經全體通過，先是南開學生於開大會前舉行會議議決，(一)全體學生晉京請願，(二)派代表赴廣州要求西南與中央切實合作兩案，當於大會時提出，亦經全體大會通過，並決定每校派代表二人，當晚開會，商組學生聯合會及實行大會議決案問題，大會於三時許散會，公安局秘書張書城，奉劉局長命前往勸諭，當在南開召集各學生代表談話，勸諭安心上課，對國事少安毋燥，以免引起外交云云，各校學生旋由南開出發，再度遊行，由西馬路經北馬路轉大經路至中山公園標準鐘前解散，時已下午五時許矣，又南開高中學生於十八日晚九時一刻直赴津浦西站，擬搭平浦通車入京請願，平浦車停總站未開，學生在西站鵠候至十九日晨，步行至楊柳青，經南開學校職教員代表前往勸阻，下午均先後返校，天津各學校長於十九日開會，決定勸學生復課，

【南京】南京各校學生於十八日遊行請願，遊行後，大部沿途離隊回校，其餘三民，南中，鐘英，成美，女法政，中大，東方，皖中等八校學生千數百人，赴中大禮堂集議，決每校推代表二人，組京市學生聯合救國會，十九日照常上課，至十時一刻始散，十九日晨各校再度請願，參加者計金大・南中・鍾南・鍾英・皖中・三民・匯文・東方・京華等校，六時半在金大集合後，即由金大領導出發，赴國府請願，途中並加入小學生八大隊，總計達八千左右，到府請謁林主席，林已赴湯山，當轉往行政院，參事陳銳先出見，勸推代表入內陳述，學生均主張一律入內，無法阻止，全體進院，集於庭中，秘書長翁文灝出見，談話要旨，(一) 政府當局對於國務之重要，以及維護國權及領土之必要，已深切注意，正在努力工作，對於應有責任，決不推諉，(二) 對於外交方針，蔣院長已一再說明，諒所共曉，惟望全國人民，謹守紀律，使政府可以專心做事，(三) 所提請願各點，自當向當局切實轉陳，政府定當盡其力之所能，從速處理，(四

）希望學生諸君勿荒學業，使秩序安定，學生認爲滿意，遂整隊辭出，時已逾午，仍出發遊行各街市，至三時許分散回校，中大學生未參加，照常上課

【上海】十九日下午二時許復旦學生八百人，列隊至市府請願，沿途高呼擁護國府，反對僞自治等口號，抵市府整隊列於市府石階前，吳市長鐵城親自接見，當由學生代表遞呈書面請求五點，一·請電平當局釋放被捕學生及撫恤受傷學生，二·保障學生愛國運動，三·（從略）四·（從略）五·請求政府明令尅日討殷，吳逐條答復，關於第一點，允以市府名義，代表上海全體學生，電華北當局請求釋放被捕學生，第二點，全部接受，允予保障滬學生不越軌愛國運動，第三點，當轉陳政府核示，第四點，華北方面有冀察政務委員會，秉承中央意旨，負責處理一切事宜，故可無問題，第五點，轉呈政府核示，並曉諭學生，謹守秩序，勿越常軌云，學生即離市府遊行，同時暨大學生八百餘，由校出發，沿途加入者有光華大學交通大學等學生千餘，未入租界，至夜尚未全回校，零時尚有一部學生在梵王渡以北之中山路上，因欲由此北行，遂相持中，滬市府十九日據復旦等校學生請願所稱，電詢平市府，如果學生被捕及受傷屬實，請即分別釋放治療，以順輿情。

【保定】農學院學生二百餘人十九日晨八時結隊出校遊行，至十一時返校，照常上課，秩序甚佳。

【濟南】濟南各中等學校以臨屆新年，均已放假，十九日韓復榘派鋼甲車護送學生返籍。

國外

英法和解方案之波折

英法對義提出和解方案，自經英外長賀爾與法總理拉佛爾商定，送達義首相墨索里尼，此案因賀爾鑒於若與義國決裂，未能即獲法艦隊之援助，乃遷就法國意見，遂引起英國國會之不滿，賀爾十八日已提出辭職，義對和解案亦已提出修正，似此和解方案前途，殊難樂觀，茲述其大要如下。

和解方案內容公佈

英法對義和解方案，自提交義國後，引起歐洲各國之猜測，傳說紛紜，十二日夜已由羅馬發表，據羅馬十三日路透電云，近數日來引起歐洲各國都會猜測之英法和平方案，昨夜已在此間發表，該方案分爲兩段，第一段涉及土地之交換，第二段關於所給予義國之經濟讓予權區域事，所割讓與義國者，爲東蒂格里省，南以赫奇巴爲界，西以阿克遜與阿多瓦間由北至南之一線爲界，阿克遜聖城仍屬亞國，阿多瓦則歸義有，伊里特里亞與達那基爾之界線，將予糾正，其南面沃薩鎮及須予亞國通海出路之地一隅，均爲亞國所有，亞國與加丹省與義屬索馬利蘭間之分界，將劃線在伊狄杜爾割斷韋貝許貝里河，而自戈拉海向東，自華蘭達白向西，終在經線四十五度與英屬索馬利蘭界線連接，割讓義國之土地境內所有水泉，必須慎加保護，以利原來之用者，亞比西尼亞受通海之出路，或以阿薩白港割讓之，或以沿法屬索馬利蘭邊界通海之地一隅割予之，聽亞國自擇，英法政府擔任在割讓亞國之區域內，遏止販奴與軍火貿易，第二段宣布英法政府將於亞京與日內瓦用其勢力，在亞國南部闢一區域，以供義國從事經濟開拓及移民之用，其界限東屆亞國與義屬索馬利蘭矯正之邊界，北接第八緯線，西訖第三十五經線，南達亞國與英屬根雅邊界，該區域仍爲亞國整個之部分，義國在其境內，享專有之經濟權，該區域將由一享特權之經濟公司或同樣機關管理之，該公司對於無人佔居之土地，享絕對之產業權，並有開採礦產森林等之絕對專權，該公司須以利益之一部分，讓予土著居民，以供該境經濟設備之用，該區域內，亞國行政之管理權，將由國聯派員服務，在亞皇主權之下與之聯絡，此項任務得以總委員一人管理之，公職可以義人充之，此項輔助之任務，將以擔保義人在京中與特備區域內經營事業的完全自由爲其主要職責之一，英法方案送交義亞之前，曾作重要修正，其通告義國之草案，謂英法政府將對亞施用勢力，使其接受所擬設立之特許公司，而通告亞政府之文，僅請其接受此議而已。

英國改變態度原因

英法對義和解方案，英國讓步原因，據傳係避免與義國衝突，其間經過，據巴黎十四日路透電云，據知法總理拉佛爾與英外相賀爾和平談話內容

之某某報紙載稱，英國在巴黎談判之某階段中，會因將有與義開戰之可能性，而作讓步，駐法大使塞魯廸曾告拉佛爾，謂實施對義煤油制裁，即對義宣戰之謂，拉氏即以此轉達賀爾，謂法國不欲參加此種制裁，法艦隊在兩週之內不能動員云，賀爾鑒於與義國決裂，不能即獲法艦隊之援助，乃決議於和平方案遷就法國之意見，又據倫敦十三日哈瓦斯電云，據傳聞地中海英國軍艦若干艘亟待修理，該處英國海軍兵力，因而爲之削弱，包爾溫首相對義亞媾和問題之態度，突轉和緩，此乃最大原因云，若干方面以爲義國對英法兩國所提之建議案，大約將加以接受，要之，英義兩國緊張局勢，從此可告結束，不致別生枝節，按照此項建議，英國在亞國西部所佔地位，較之一九零六年英法義三國邦約所規定者更爲有利益，以此項條約而論，義大利原應在亞京以西享有較大之權力也，此外，英法兩國所提建議，對英國尚有他項益處，即義國未來之勢力範圍，可與英埃蘇丹不相接觸，而義大利帝國主義所主張之大東非洲計劃，即打通義屬里比亞與索馬利蘭，俾地中海紅海與印度洋得聯爲一氣之計劃，從此亦無實現之望矣云。

國聯討論和解方案

英法和解方案提出後，亞皇曾要求國聯召集大會以斥責英法和平方案，十三日國聯會主席貝尼斯已拒絕其請。

國聯十八人委員會十二日曾舉行非公開會議，英代表艾頓主張公開會議，未得贊成，波蘭代表建議一切國際事件，應由國聯行政院辦理，無庸移交五人委員會，經衆贊同，艾頓在會作簡短演說，謂英法所商定之和平方案，既非確定的，亦非一成不變的，如有改善之建議，無任歡迎，茲宜儘速召集國聯行政院會議，聆取各方對和平方案之意見，然後決定其所願進行之方針，以應付因此引起之局勢，如國聯不贊同英法之建議，吾人並不抱怨云，法總理拉佛爾贊同艾頓之主張，委員會乃延會至十三日，將討論實施對義制裁情形之報告書，今日艾頓在國聯行政院已定十二月十八日開會，討論英法之和平方案，據各方意見，極少通過之機會，專家委員會所撰之制裁報告書，業已分送國聯各國代表，十三日十八人委員會開會，艾頓又發言，據日內瓦十三日路透電稱，艾頓謂英政府絕不鬆懈其謀復和平與維持國聯權威之努力，英政府必就其能力，對於十八人委員會之工作予以各種援助云，艾頓此言，會造成有力的印象，蓋以其含有英政府不欲避免或延緩制裁辦法之擴充也，同時，召集國聯大會考慮英法和平方案之問題，現已擱置，俟下星期三行政院開會期再議，雖和平方案現遭一般之反對，但衆料行政院未必拒絕英法兩國所贊助之計劃，衆信此項計劃，必可得滿意一致之通過，不過有數國放棄投票權耳，大約行政院將設法以避免直接投票，法總理拉佛爾或將建議，暫派一委員會研究此方案，果爾，則進行勢將迂緩，而現行禁令之擴充，亦將爲之擱置，

十八日國聯行政院開會，英代表艾頓演說，謂巴黎和平方案並非英國堅持之主張，其提出也不過藉此探尋爭議雙方見解，如該方案不能獲得爭議雙方與國聯之同意，則此種企圖已不能達其目的，英政府自不再請國聯支持之，艾氏又稱，任何建議之提出，必須能爲義亞及國聯所接受，此原爲衆所公認者也，雖當此時，已足證明爲不可能，然不能因作此建議，國家易招怨謗，而放棄此種嘗試也，拉佛爾繼起發言，謂當義亞雙方對於和平方案之意見，尚不明瞭時，渠意行政院當願對該方案避免表示意見，如該方案不能得與爭議有關各方之同意，行政院亦不能卸其職責，換言之，即不能忽略任何方法，或失去任何機會，俾義亞爭端得爲公正而榮譽之解決，如各國和平利益與國聯精神所指示者，後亞代表馬利安發言，謂亞國不能接受投降與掠奪之和平，渠不能相信，亞國將置於殘酷敵人之下，義人對文明之唯一貢獻，惟燃燒彈而已，渠問要求被侵略者同意將大部土地割讓於侵略者，並將更大土地之完全統治權讓與之，此是否與國聯盟約相合，馬氏最後稱，亞國委其自身於國聯行政院，而保留後日提出其觀察意見之權，主席旋即宣告休會，並稱，各國甚願知義亞二國之正式答覆，衆信行政院各國將於明日開秘密會議，較坦白，較自由的發表意見，義亞二國不參加，十八人委員會將於二十日開會，日內瓦方面聞艾頓與拉佛爾演說之後，沮喪之餘，又現希望，蓋衆認艾拉二氏之言不啻証實日內瓦方面所謂巴黎和平方案已死之見解也，

墨索里尼請求修正

英法所提出之和解方案，已遭亞國之拒絕，義國須在其法西斯大會以後方能正式答復，據羅馬十四日電，義官方本日宣稱，義相墨索里尼已請求英法將解決義亞爭端之和平方案加以解釋，又巴黎十七日路透電，據消息靈通方面聲稱，駐法義使塞魯迪昨夜通告法總理拉佛爾，謂義相願對英法

所提出和平方案，作下列之修正，(一)阿克遜聖城應屬義國，(二)阿薩白港雖許亞國有權用之，但該港管理權，仍應由義國握有，(三)亞南所關義國殖民區域內所有外人享有之讓予權，應全取銷，(四)義國必須享有該境警政全權，據羅馬十八日電云，法西斯最高會議考慮關於英法和平方案之政治形勢，將休會至二十日，最高會議並無決議，即行休會，一般認為蓋由於因賀爾之辭職，使國際形勢發生混沌與不安，一般感覺繫於英國今後將採政策之不一定，最高會議認為待英下院辯論外交政策之後，再作決定，此較妥善，義人一般認為賀爾辭職使和平工作為之挫折，

亞國復文送達國聯

亞皇對於英法兩國所提和平方案之正式復文，於十八日由該國代表送達國聯秘書處，其內容略謂，關於議和方案，國聯任何負責機關，迄未委託任何人擔任起草，並將草案提付當事各國，又謂國聯行政院對於此案業已保留調解之權，又況法國內閣總理拉佛爾與英國外相賀爾進行談判時，並未邀請亞國政府表示意見，亞國政府會於事前向英國政府提出照會，說明解決爭端所應依據之原則，厥後又在此項方案送達本國之前，要求法國政府接見本國駐法公使，亦未獲請，此項方案應請國聯明白宣佈與盟約各項原則不相符合云，

英國會反對和解案

和解方案，因英外長賀爾對義讓步，已遭英國會之反對，且保守黨議員亦發表反對論調，艾頓已返英，賀爾亦於十五日回國，參加十六日英閣閣議，十六日下院開會時艾頓被反對黨一再詰問，工黨達爾頓發問尤多，艾頓請國會議員靜待十九日完全陳述，據路透電報告，達爾頓問語中，有政府是否對此可恥的方案，仍負責任一語，議長認可恥一詞應用不當對達爾頓稍有責言，議長又謂其他工黨議員之發問者，所用之形容詞，間有不適宜者，殊可抱憾云，工黨議員塞特爾問政府是否仍遵守十月二十三日艾頓在國會中所發之宣言，即義亞爭議之任何解決，其至不可少之條件為解決辦法必須與國聯盟約相適應是，艾頓答曰然，塞特爾曰，艾頓君亦知國人聞其答詞為之滿意乎，艾頓答曰，渠希望國人聞其所有答詞，皆大滿意，衆聞言為之哄堂，

英外相賀爾已辭職

英國會中既有人反對賀爾政策，賀爾不得不去，遂於十七日晚提出辭職，據倫敦十八日路透電云，英外相現已辭職，政府未予慰留，雖官場尚未說明其辭職原因，然衆信必係英國及他處一致反對渠與法總理拉佛爾在巴黎所擬和平方案之故，賀爾擬十八日在下院詰問完畢，以議員地位作私人之說明，外相一席，繼任何人，現尚未定，傳說首相包爾溫將自兼外相，或將以財相張伯倫調長外交，下院希望新外相為一眞正大人物，張伯倫果長外交，則擁護政府者定大滿意，而時局可為之寧靜，蓋反對政府者亦可因張伯倫之長外交，而稍覺寬慰也，說者謂張伯倫調長外部，財相一席或將屬諸邱吉爾，當此時局緊張愈甚之時，賀爾去職，當可使政府地位稍覺鬆動，但風潮猶未消也，維護政府者因上週之事件，亦自覺無以對國人，現頗有結果將為政府改組之氣象，刻聞保守黨溫特頓將動議修正工黨彈劾案，據可恃消息，此修正文聲明下院一方面認定義亞爭議之任何解決辦法，必須為國聯所可接受者，一方面願以全力援助政府，進行其宣言書所陳述及總選舉時國人所贊同之外交政策云，賀爾本已準備四千言之說明，在今日辯論時發表，但衆信其所言者，今既為私人言論，則所涉範圍，未必若是之廣也，聞賀爾認國會所擬提出之修正文，不啻彈劾其個人，此亦為其辭職之一原因，又一說外長賀爾辭職，係因內閣對其所擬明日出席下院時宣布之外交方針演詞，意見不一所致，氏辭職一事，即首相包爾溫對之，亦甚驚訝，據聞閣員有半數均反對其演詞，但賀氏堅持須允其出席下院，作強烈之辯護，又據倫敦十八日哈瓦斯電，外相賀爾頃向首相包爾溫發出辭呈，英國政治局勢為之一變，按義相墨索里尼今晨在邦蒂尼亞新村發表演說內中一段有云，舉世自私與偽善之流，均出而與吾人作對，吾人決慷慨激昂與之周旋，其勝利終必屬之吾人，此言顯係針對英國人士而發，英國保守黨聞悉此項演詞之後，極為憤懣，政界風潮因而突然加劇，外相遂亦決定辭職，一般人以為外相告退之後，各方攻擊目標，已不復存在云。

法閣亦遭國會反對

法總理拉佛爾亦遭遇國會反對，十七日法衆院開會時，熱烈辯論英法調解方案，據巴黎十七日路透電云，總理拉佛爾滔滔發言，為該方案辯護，

未謂若反對黨抨擊該方案者，圖以可辱之條件束縛之，則渠不願往日內瓦出席國聯會議，故要求衆院表决信任案後成行，迨付表決，佔五十四票之多數，政府因以大獲勝利，又據巴黎十八日路透電云，英外相賀爾之辭職，將發生使法總理拉佛爾地位愈臻危殆之影響，拉佛爾昨在衆院所得之信任票，僅有五十四票之多數，本未能視爲美滿；衆料若明日再投票，則昨日贊成者，當有百票異其趨向，若干方面以爲拉佛爾或將步賀爾之後塵，否則或不免失敗於衆院也，

海會無具體結果

倫敦海軍會議自上週開幕後，本週雖入重要階段，但無具體結果，日本所提「共同最高限度」案，即遭美代表之駁復，英國亦認爲絕難容受，海會爲便利進行起見，決議將日案擱置，討論英國所提各類軍艦量的限制之建議，本週海會形勢，英美法義四强意見比較接近，而日本則頗孤立，前途如何，不難推知矣，茲將本週關於海會消息，誌其概要如次，

英美法義對日質問

日本代表團所提之「共同最高限度」一案，十二日海會第一委員會開會，英代表對於日本要求平等權利，提出質問，此項要求究係純粹原則問題，抑係日本確欲擴充海軍至與英美兩國海軍平等，任何辦法凡可使日本海軍與大不列顛帝國或美國在實際上享有平等權利者，絕非英國所能接受，美國代表繼之發言，對於日本所提主張，表示反對最力，法國代表則謂該國對於日本海軍平等要求，並無直接關係，但共同最高額，若果見諸實施，則各國均可建造軍艦，以與英美兩國並駕齊驅，自未便加以贊助，又況此項最高額得授德國以口實，而任其要求修改英德海軍協定，法國代表嗣又指陳共同最高額，與原來之比率制，未見有何區別，甚或劣於比率制，要之，海軍會議欲其不致失敗，唯一方法厥惟討論質的限制問題而已，坎拿大，澳洲，與南非洲各代表繼起發言，對於美國所提出之異議，均發表贊助，並說明大不列顛帝國各項需要，請與會各國加以注意，又謂平等一項主張，實無價值可言，至是日本代表永野起立發言，仍以爲共同最高額係屬必要，並請日本準備將此項共同額減至該國現有噸位之下，至共同實施之後，地理軍略上若干種特別情形，亦不妨顧及之，但應如何顧及，併未完全說明，義國代表以爲各國在地理上情形互異，共同最高額在事實上無可實施，最後日本代表結束討論謂，各國代表所述各點，須縝密加以考慮，並以明日午前委員會開會時提出答案云，又據倫敦十二日哈瓦斯電，海會第一委會今晨開會時，美代表會提出重大異議三項，用以駁復日本共同最高額之主張，計（一）英美兩國海軍噸位若須減至日本海軍水準，以便實現平等權利，英國既已堅決反對，則所謂共同最高額，苟欲付諸實施，自須提高日本海軍水準，此與美國所主張限制海軍縮減海軍之原則背道而馳，（二）擬議中之共同最高額，可使華府海約所規定之均勢，完全推翻，此項均勢，實乃美國所認爲維持遠東與太平洋安全局勢之主要因素，（三）日本所提主張，並未顧及各國在地理軍略上之特別情形，暨所負責任，至美國所謂責任，與日本所謂遭受攻擊，未可混爲一談云，

日案擱置討論英案

十六日海軍會議第一委員會午前三時二分開會，據倫敦十六日新聯社電云，由孟塞爾主席，根據前次會議之議決，陳述此次之第一委員會最好能使其規模縮小，向各全權開陳其率直之所信，希望全場應由一般的討論，進行個別的問題之折衝，由原則論進行具體論，議事依然以日方要求之共同最大限度設定爲中心而開始論戰，各國全權發言，均向日本全權質問，是否係斷無妥協餘地，關於此點，永野回答極爲明確，謂日方立場，不能退讓一步，繼則質問，日本對於共同最大限度，是否有明示決定的數字，然日方全權則仍主張原則論，謂一度確立原則，則數字問題之解法，決非困難，會議於午後五時五分散會，然結局本日之會議，僅將上星期委員會所討論之問題，反覆論述，因而日方以原則未予承認以前，只得拒絕討論具體的問題，而其中希望日方於此全權會議，多少予以讓步之二三委員，亦均表示失望云云，據倫敦十七日路透電云，昨日海軍會議總代表集議後，海軍形勢有新變化，其他各國代表對日本所提出之平等要求，多所質問，卒不能引起該要求折衷辦法之徵象，故乃決議爲便利海會工作起見，日代表應對該問題，繼續作雙方面的討論，而大會遂應改變立場，從事討論英國所提出各類軍艦量的限制之建議，英國之建議，請各國聲明後數年內所擬減少之數量，其年數現未確定，爲避免一再召集大會起見，英國主張以六年爲期，惟法義兩國已聲明反對作長時期條約，聞英國之建議僅圖獲具體之數字，俾能依此進行談判，

日本反對英國提案

據倫敦十七日路透電云，今日海軍會議開會時，英海相孟塞爾提議，請各國代表聲明後數年內擬造軍艦之最大噸位，噸位分配之實在性質，並未

規定，惟應聲明各主要艦類之每類噸數，此項建議，含有一種見解，即將來所成之任何條約，應列一條文，承認各簽字國之安全平等，並得籌施國家安全所必要之軍備計畫，約中並不載明實在之數字，惟將以載有噸位總數之片面宣言，附於約後，以爲稍次於正式之擔任，俾免各國因允建造低於他國之噸位，而犧牲其地位附加之件，如何使成爲約束的義務，此全恃各國贊助英國之建議而定，聞美代表竭力主張附加之件，當有實在的約束性，衆料美代表將提出梯形條文，志在維持目前之比率，又據倫敦十七日新聯電稱，第一委員會於十七日午後三時十六分開會，開會同時，英海相孟塞爾即提示英國建艦宣言案，說明提案理由，約四十分，其提案要旨如下，（一）各國政府在一定年限內，宣言自主的建艦計劃，並互相通告，（三）建艦宣言時，各國政府各應其需要量，樹立建艦計畫，事前對於保有量最高限度，加以諒解，在該期間內，不得建艦至超出限度以上，（三）通告期間，爲適應國際情勢之變化，決使其爲一短期的，並爲避免協定繁雜，有預定相當年限之必要，斟酌各方情形，以六年爲適當，海相說明後，各國代表即各自表示自己的立場，美代表台維斯則約以好意的考慮，而間接表明支持該案，法代表則希望宣言期間，限定爲短期間，義代表則僅提出一項質問，而保留贊否，日本代表永野則毫未陳述意見，而保留於下次發言，委員會午後四時五十分散會。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起
至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止

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五

▲張羣，蔣作賓，吳鼎昌，翁文灝，蔣廷黻等謁蔣院長，承商一切。

▲陳儀在津訪日多田司令畢，晚車南返。

▲商震，蕭振瀛電京辭新職，中央覆電慰留。

▲粵委林雲陔等抵港。

▲浙省建設廳長曾養甫調鐵政次，職務由黃主席暫兼。

▲北平各大學校長發告同學書，勸即日復課。

▲英法之義亞和解方案公佈，亞國要求國聯開大會遭拒絕。

▲倫敦海軍會議第四日永野說明日本主張共同最高限度適用于五強國，英美表示絕難接受。

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六

▲國府命令褒揚丁槐。

▲黃郛由抗抵京。

▲何應欽抵京謁蔣院長報告北行經過。

▲津日司令多田與喜多等開會討論擴充駐津日軍數額問題。

▲海會日代表向英解釋要求均等三項理由，各國一致反對日方提案。

▲義首相請求解釋和平方案之某數點。

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日

▲平市長秦德純勸學生復課。

十二月十六日　星期一

▲汪狙病減輕，褚民誼到滬探望。

▲教部聘定蔡元培，丁文江等爲中央博物院理事。

▲西安舉行追悼剿匪陣亡將士，張學良主祭。

▲美報焦慮日本海軍態度。

▲英首相包爾溫召集各部大臣磋商義亞問題。

▲英使斐浦士謁希忑拉，商天空公約。

▲五院長及各部會署長在國府宣誓就職，即分別視事。

▲冀察政委會成立展期，僅召開預備會，促各委員早日涖平。

▲教部電平五大學校長負責勸止學生罷課遊行平各大學生再請願。

▲國府紀念週林主席報告「多難興邦」，中央黨部紀念週馮玉祥講挽救國難。

▲京滬學生電慰北平同學。

▲海會日提案擱置討論英國所提規定各類軍艦量的限制。

▲義亞和解方案英法內閣均反對。

▲義相對和解方案提出修正意見四項。

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二

▲國府命令任命楊永泰爲鄂省府主席，陶履謙爲內部政次，徐謨爲外部政次，顧祝同爲軍部政次，陳季良爲海部政次，鄒琳爲財部政次，劉維熾爲實部政次，段錫朋爲教部政次，兪飛鵬爲交部政次，曾養甫爲鐵部政次。

▲行政院會議通過任命程潛爲參謀總長。

▲日大使有吉抵京。

▲北平學生請願遊行多數受傷被捕，宋哲元發告學生書。

▲滬九十三同業公會宣言維護領土完整。

▲英駐日大使訪廣田重光談華北問題。

▲海會日本反對英國提案，四強意見接近日愈孤立。

▲國聯行政院討論和解案，英代表艾頓說明英國立場。

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三

▲國府命令特任閻錫山，馮玉祥爲軍事副委員長，程潛爲參謀總長。

▲張外長接見俄，義，日大使，招待新聞界發表外交政策。

▲冀察政委會成立，各委就職，開首次會推秦德純，劉哲，王揖唐三人爲常委。

▲于學忠就任甘省主席。

▲京津學生遊行請願。

▲法政府發表，任那其亞爲駐華公使。

▲日本當局重視莫斯科蒙俄會議。

▲各方反對和解案，英外相賀爾辭職照准。

▲國聯討論和解方案，亞代表聲明不能接受。

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四

▲日大使謁蔣院長，詢外交方針，蔣談決本既定方針一貫做去。

▲張外長答訪俄日等使，有吉返滬。

▲京滬學生遊行請願，宋哲元發表告各校長書，翁文灝勉學生謹守紀律。

▲林主席接見吳鼎昌垂詢政情。

▲日多田司令赴平。

▲蕭振瀛就津市長職。

希望學生復課

吾人對於本月九日北平各大學學生舉行請願，曾在十一日社評中略述所感。連日消息紛傳，不但平市內外各校猶未完全恢復常況，其風潮且有波及全國各地之勢，如廣州前日有中大學生游行示威，其最著者。近年學生對於國事，煩悶焦躁，抑鬱已久。羣衆心理，傳感本速，矧在青年，更易激動，銅山崩而洛鐘應，枝節橫生，頗爲可慮。昨日北平各大學校長發表勸告學生復課書，語極懇切，且足闢謠，望學生自重自愛，即日復課，國之幸也。

夫此次之事，起於反對所謂『華北自治運動』，殆將用以表示國民眞正意思之所在，其心可諒，而九日清晨清華學生六百餘人，開跑步至西直門與四百餘燕大同學合隊，及至城門關閉，在寒風怒吼中，由上午八時立至下午五時方散，饑餓疲乏與凍冷，悉爲熱情所征服，其精神尤足動人。惟現在北方政局，依然保持國家行政系統，冀察政委任自中樞，兩省兩市，仍歸統一，不特新局面不似世人預期之惡化，而中央令下之後，宋哲元將軍對報界談話，願在中央領導之下，勉任艱鉅，更聲明今後對外交涉，必當開誠討論，一取公開，凡此負責之表示，實爲公衆所樂聞。此際學生諸君如猶謬執政局未定以前之疑懼，或感於不甚正確之消息，號召罷課，殊有文不對題之感。吾人以爲各校當局，既將時局解決情形，向學生宣布，自應盡釋疑慮；同時前日請願時扣留之學生，既經釋放，各校學生自應早息紛擾，恢復課業。其在教育部方面，更應將北方時局解決情形，及北平請願學生全經釋放之事實，通電全國學界，愷切說明，務令轉達各地學生，安心讀書，勿舉已過之事實，妄作感情之活動，勿信不實之謠言，召致無益之犧牲，此平息目前風潮之善策也。

抑吾人於此，更有感者，數年以來，政府當局以及社會各方面領袖人士，實皆對不起青年，亟應於此際切實反省，設法補救，請申言之：

第一，自國民黨執政以來，日以三民主義之知識理論，貫輸於青年學子，責以愛國，勉以革命，舉凡具有國家意識民族觀念之青年，誰不思有以自奮，乃政府既已啓發學生之思想，激動學生之感情，而實際上對於應付外交之經過，國難嚴重之眞相，則又諱莫如深，檢查新聞，封鎖消息，箝制言論，致令滿腔熱血之全國青年，惶惑焦躁，祇有向外國報紙中尋覓若干不完全之時局消息，對於國事，有憂心而無認識，對於當局，有懷疑而無理解，苦悶憤慨，鬱結生恨，欲讀書而心神不安，欲救國而煩惱無計，日在重重窒閉之空氣中，度其暗室生活，此眞歷來政府之大失策，中華民族之大損失，而北平請願運動，所爲一觸即發，且致蔓延者，亦即政府過去對不起青年之一惡果也。甚望各方當局今後即宜淸算從來之錯誤的新聞封鎖政策，將國家大計，外交情形，相當的公開於民國。

第二，因政府新聞政策之錯誤，遂使社會各方面負責人士，尤其教育界領袖，本身亦陷於閉聰塞明之境；即吾儕新聞記者，所知時局眞相本不過十之二三，因不勝壓迫干涉之權，其敢於就所知以披露者又不過其十之

一，披露後仍爲檢查扣去者更往往再占十之二三。教育界既昧於時局之內容，新聞界復無報告之自由，以是許多關心國事之好青年，問之於師長則師長默然，尋之於報端則報端不載，中懷煩鬱，益以加甚，此固社會領導人士重負青年，而國家之損失，又更甚焉。吾人一方固望當局者至少宜對社會負責人士，不時發表時局內容，許可公開探討；同時亦望社會負責人士，熱心政治，留意時事，多方探索，俾可隨時傳達國家大局之眞相於青年學子，慰其對國事之求知慾而使之安心。

最後吾人更願青年注意：中國問題乃一世界問題，與國際大勢，息息相關，吾人須當努力注視國際動向，以求眼光能與世界大勢相適應，勿以國內局部事件，一時困難，失望自餒，此其一。中國問題方在開始轉變，在轉變過程中，當然有許多艱難危險，然而青年應有自信力，『有我在不許中國亡！』『有我在誰能亡中國！』人人秉此信念，硏討國難癥結，同時應知國家起死回生，事非易舉，青年必須養成救國能力，用苦功，求實學，始克當救國鬥士之選。游行罷課，請願示威，方法消極幼稚，不宜再見於今日。吾人因是懇切勸告全國青年，過去之政府當局與師長領袖等業已有負於諸君，時至今日，諸君等其幸勿再自誤，輕作不必要之犧牲，以自戕國脉，轉令仇我者稱快也。

（錄十二月十四日天津大公報）

安定冀察之急務

中央各院部長今日行就職禮，冀察政委會，亦將開會視事。茲願中央地方諸當局首先注意者，仍爲安定冀察之緊急問題。

自冀察政委會組織之定議，北方時局，表面告一段落，惟實際上問題殊未解決，其最後緊急而重大者，曰張北與冀東之事。張北口外，近日忽有李守信部之來襲，其目的在蠶食張北六縣，使漸成一特區，問題性質，異常重大。按自冀察政委會發表，一般人本期待危機之緩和，此種組織，本適應日方之主張而成，宜其表示好意，共保安寧，乃不料無端有沽源寶昌被襲之事。時逾數日，衝突未停，眞相如何，全不明瞭。政委會開始辦公之後，自首須負此項交涉之責任，此關於察省之緊急問題一也。至冀省方面，則殷汝耕之組織，立待解決。殷擅劃二十二縣，成一組織，形同政府，近日截留國地各稅，牽動範圍，日益廣大。假令如此分割國土，而可聽其存在，並美其稱曰自治，是中國將分爲數百區域，復於太古之酋長部落時代矣。又以河北省論，經濟精華，全在冀東沿海一帶。此種割據之形成，將使河北省之經濟財政，全陷於支離破碎。所以爲國家爲地方計，政委會義須迅速交涉，取消此種組織。近時關於此項交涉，是否進行，及進行至何種程度，外間全無所聞，意者必待政委會正式辦公後，方可以對外折衝乎？此關於冀省緊急問題者二也。

冀察政委會之組織條例，尙未發表，故其對外交涉之權限如何，亦尙不知，惟就地方形勢論，當係政委會自任交涉，而受成於政府。吾人以爲不論政委會規定權限如何，事實上須中央多方援應，方可以促進局部交涉之進行。自國民地位言，最終責任，要之在政府，此中央當局雖欲脫卸而無從者也。至於中央援應之道，直接間接，皆有可盡力之處。日本原提有三原則，其中之一，即北方問題。外交部在最近期內，與彼方開始談商中日問題之時，關於冀察之緊急事項，自應視爲重要案件。同時中國之地位，原視中日關係爲一整個問題。如經濟文化各方之事，要應視北方局勢如何以爲衡。在協議任何部門問題之時，皆時時應以華北安危爲念也。

冀察以外交爲急，而問題亦不僅在外交。此諸當局所應嚴重注意者。兩年以來，倘內政辦好，則華北不至盡成今日之局。現在政局組織一變，但就內政而論，亦尙不能輕表樂觀。政委會管轄二省二市，用人行政，繁重而艱難。爲增進效率吸集輿望之計，最宜多起用地方公正有能之人才，共同負責。平津大市，而河北大省，爲事求材，不患其少，若倉卒組織，取材甚狹，恐非安民治事之道。須知冀察環境，毫未紓緩，眞正困難，毋寧從此開始。政委會維持局面之惟一方法，在於善盡其對政府對人民之

黷分。政府援助，而人民愛戴，庶幾可以勉支。尤要者，爲行政上表示較優良之成績，以免覬覦而邀尊敬，此爲最有效之平和的武器也。

前既言之，最終責任，要之在中央政府。夫北方局面之敗壞，非一朝一夕之故。自十七年來，政治上從未得民心，一般輿論，既擁護統一，反對分裂，但同時不滿於政治，此二者，皆事實也。今者國家在安危存亡之關頭，惟有責成中央地方之當局者，皆努力於表現成績。今日就職之各院部長，及立於第一線之冀察政委會，可謂責任重大矣。

再論北平學界事

(錄十二月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北平學生界，昨日有數千人之游行請願，自午至夜，與警察相持，其間經過，不能詳紀，惟據官方發表者觀之，亦可知其重大。此數千青年之安否，與平市教育之今後如何維持，誠有令人焦憂不置者。

默察日來形勢，教育市之北平地位，恐根本上須善爲維持。自非外人有賢明之認識，當局爲愼重之處置，則寒假以後，各著名大中學校，恐皆陷於維持困難之境，此單就平市言亦誠爲重大問題也。

目前情形，望市府先全力做到一點，即保護學生，是也。吾儕平日常常自儀，並願代一切軍政教各界當局者自儀：凡現時在社會上有地位，尤其對國家問題直接間接負責之人，實愧對青年，無以自解。多年來，凡有地位者，常責青年之盲動浮囂，或誤走錯路。然則試問不盲動而正動之道果若何？非錯路而爲正路者又安在？當國難演至如此階段之日，凡全國有地位有勢力者，實不啻喪失其指導青年之資格。假若青年相問曰：吾輩本願受指導，但請示以有效的救國之途徑。吾誠不知被詢問者，將何辭以答也。讀書即救國，吾人至今仍以此勸學生。但今後局面，誠恐讀書亦不得自由，而環境如此，更不易勉以安心讀書。簡言之，指導之技窮矣。是以對於在此等非常局勢下之學潮，當局爲維持秩序計，雖不得不設法勸阻，但無論如何，務須以悲悔之心理，力保學生之安全。此本官廳對學生問題之原則的態度，況時處非常如此時此地者乎？

日前一部分學生請願時，警學之間雖亦有瑣細衝突，幸未發生意外。昨日所聞，則大可憂矣。日前之事，風聲已及於全國，經各校長闢謠勸告後，人心始略定，乃又有昨日之事。現在距寒假已迫，各校復課事，或竟不易順利進行。惟兩害之間，應權其輕，甯肯稍遲復課，不可釀爲流血巨案。何況學生與軍警無憾，軍警與學生無仇，生本同根，相煎勿急。深望當局諄誡警吏，務和平對待，勿因相持過久而失其忍耐，此在目前爲最亟要之一點也。

至於吾人對各校學生，仍願申日前屢次之主張，望恢復上課，勿即此釀成教育界解體之悲劇。何則？國難前途，尚甚遼遠，此時廢學將如何？公私損失，豈不太鉅乎？萬一將來失却讀書之自由，亦宜對求學方法，有所籌備，倘一鬨而散，多數人甚至將喪失求學之機會，則更可惜之至矣。吾人以爲學生之最良方法，宜信任各該校之當局，先恢復上課。在學生意思已表現之後，再不上課，豈將虛度寶貴之時間乎？

最後願致意日本朝野，望注意中國青年問題，而特予以善意的考慮。吾人深信兩大民族提携之成否，其關鍵在此日之兩國青年，而不在現時之在位者。中國有智識有修養之人，對於朝氣蓬勃之日本青年，常表愛敬之意，望鄰邦人士於我國青年亦如之。中國在學之中等學校以上學生，大概有六十萬人，以近十年合計，當有五百萬以上受中等以上教育者。今後在量與質兩方，尚續有增加之趨勢。其中大多數無政治黨派，內政外交上之主張，概近於平庸。將來之中國，當然歸此輩青年之手。日本朝野，誠欲兩民族提携，則對我國普通青年之心理，宜相當重視，並有涵容諒解之雅量，在日本以決心反共爲國策之時，似尤宜如是，正不必爲淵驅魚。抑國際相與首在於恕，如近時北平學生之表示，日方或感不快，然試設身處地，假若日本學生處今日中國學生之境遇時，將如何？苟論及此，當可釋然歟。總之學生問題，甚爲重大，教育部昨電令各校校長負責制止罷課游行之事，吾人甚盼各方以循循善誘之態度，促其早依軌解決也。

(錄十二月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銀價問題與國際政治關係

自本月十日起，世界銀價陡跌，十一日倫敦銀市有賣無買，致未能開市定價，呈現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未有之現象。十一日後，銀市雖開，而銀價續落，迄今未已。以倫敦銀價爲例，本月第一星期銀價繼續數月來之

穩定狀態，大抵在二九・一六分之三便士左右，十日跌爲二八・七分之五便士，十一日無市價，十二日爲二七・五便士，十三日爲二六・八分之七便士，十四日爲二六・十六分之七便士。十六日爲二十六便士。如以紐約市價爲例，則本月第一星期之爲六五・八分之二仙左右者，十日跌爲六四・七分之五仙，十一日爲六三・四分之三仙，十二日爲六二・四分之三仙，十三日六一・四分之三仙，十四日爲六〇・四分之三仙，十六日爲九五分七五。落勢之速，頗可驚異，如落勢不止，則數日之後，恐將落到美國白銀政策未實行前之市價五三仙左右矣。

世界銀價何以如此陡變？此間當然爲關心銀價並國際政治之人所欲速得答解者，同時亦爲目前不易得答解者。銀價漲落問題本身爲一種經濟問題，然在目前國際通貨戰盛行之際，尤其在非歐亞三洲國際局勢日趨險惡之際，銀價漲落問題又不能不變成國際政治問題。如作爲經濟問題觀之，答解較爲簡單：銀價之缺落原因，在市場上對於白銀之供多求少，即在白銀市場上之賣者多而買者少，而何以白銀市場忽有供多求少之現象，則可依下列理由說明之：第一，美國所購白銀已達七萬萬盎司以上，合舊有者共計有價値十五萬萬美元之白銀，顯然已漸入於飽和狀況。第二，最近因英義關係漸趨緩和，由歐洲逃避至美國之資本逐漸減少，甚至有回流至歐之傾向，如美國於此時仍繼續大量購銀，則將使對英鎊之匯率增高，殊於美國之對外輸出貿易不利，故於飽和狀況之中，更減少其購買量。第三，自中國幣制改爲管理通貨制以來，中國爲安定外匯價格計，所賣於海市場之銀必然加多（關於此層，中國財政部曾有意義不盡明瞭之否認聲明，然似爲顧慮某種關係起見而然，想非絕對否認賣銀，且以理言之，賣銀而買外匯並不必有現銀出國）。第四，香港政府之改用管理通貨制，其結果亦應與中國之幣制改革相同，可使白銀市場上之供給增加。

惟國際經濟問題，與國內經濟問題不同者，本在其常帶濃厚的政治性，換言之，國內經濟問題多帶協力統制之性質，國際經濟問題多帶鬥爭衛拒之性質，故單知銀價問題之經濟的答解，尚不足明識其全貌，而必須於經濟的答解之外，作爲國際政治問題，探求其合理的答解。據理論上的可能性言之，如此次銀價跌落現象並非純然自發的經濟現象而含有人爲的國際政治鬥爭之因子，則其可能性當有下述六種：（一）可認爲美國對英政策之表現，蓋中國幣制及香港幣制改革以後，遠東最大市場顯然有席捲於英鎊集團之憂慮，如美國不停購白銀，則將等於替保有大量白銀之英鎊集團，厚增實力，故不得不停購白銀，使銀價下落，以打擊英鎊集團。（二）可認爲英國對美政策之表現，此雖與上述正相反對，而理亦可通，蓋英國自最近數年以來，本已大大消燬印度銀幣，售諸美國，一方面坐收巨利，一方面即足以妨害美國之高銀價政策之實現，自中國及香港幣制改革以後，稱爲贊助中國新幣制之英國，更可依白銀之出賣而加重一方面獲利一方面妨害美國之工作也。（三）可認爲美國對中國政策之表現，蓋銀價之落可使中國所有白銀之對外支付力減少，亦即使中國幣制改革之事業發生障礙。（四）可認爲中國對美政策之表現，謂中國在未改爲管理通貨制之今日，大量出售白銀以報復美國之高銀價政策。（五）可認爲美國幫助中國防止白銀密運到日政策之表現，蓋最近此種密運特別增加，在十一月一月中即已超過上年十一月密運之數三倍，而中國方面因種種關係，在銀價維持高價之現狀未變以前，殆無法可施，故美國出而助中國一臂之力。（六）可認爲美國對歐洲及遠東並對海會之一種示威運動，蓋美國之購銀與否既可左右英鎊集團之事業及赴日之白銀密運，則故使銀價低落一事當然不失爲威脅英國中國及日本之工具也。以上各種可能性，不但理俱可通，而且在事實上已各有論者主張，國人對之，究應作如何判斷？依吾人所見，（一）過於漠視英國希求對美接近之傾向，（三）過於漠視遠東之形勢，並曲解中國幣制改革之性質，（四）過於重視中國對外積極鬥爭性，（五）過於忽視白銀政策之歷史並過於重視白銀密運問題；故比較合理的解答其在（一）與（六）之間乎？

最後尚須一言者，無論銀價低落問題在國際政治關係上如何解答，銀價之低落，對於已經實行管理通貨制，穩定外匯後之中國，決不能發生巨大影響，謂銀價低落則中國輸出可增加之樂觀論，固然有時代錯誤之嫌，謂銀價低落則可減少中國對外匯兌資金並減低法幣發行準備率之悲觀論，亦有誤認只有金銀方爲國富之嫌，且昧於銀價落則白銀可中止外流之理，殆皆未可謂爲適當之論也。

（錄十二月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國風社選

由獅子林精舍登清涼臺　疑盦

振衣清涼臺。百怪始入目。峭壁聳孤懸。俯見萬峯伏。一松依一石。棱棱若雕鏤。松乃肖石形。石亦似松族。離奇不可名。鮮秀出新沐。隨肩互參差。摩頂各莊肅。如聚萬蛟螭。幽之于一谷。吾今撫有之。戲以兒孫畜。一笑識黃山。不負薾吾足。

乙亥仲秋將之嶺南留別友好　兌之

朔土風乾苦秋熱。欲駕艨艟犯濤雪。離亭對酒不成歡。中年厭客難爲別。一從邊塞咽清笳。城闕荒蕪歷歲華。漸見防秋逼河洛。何止新亭泣永嘉。桃源孰是神仙地。蹈海誰能見秦帝。曳足還堪炎瘴乘。低頭差免黃塵翳。士彥難携海上家。霍原非復山中計。承平文物重南邦。却訪儀徵舊講堂。兩戒河山思覇略。五噫憂憤出文章。明知桑海多流變。勞者聊須歌自遣。松桂家山詎可尋。藤陰故事猶應戀。北客於今二十年。南行初過雁峯邊。後夜豐宜門外月。照余旅鬢益蒼然。

九日獨游貴陽城外東山感賦幷簡海內知友　纕蘅

風雨何因破寂寥。强過山寺俯林臯。官清人比黃花淡。天遠樓爭白下高。（謂去年豁蒙樓登高事）忍聽九州方戰伐。（時義亞兩開戰）仍愁四野有啼號。兩京歲歲題糕客。誰識投荒興轉豪。

朱邦巖　鶴亭

絕壑崩崖晝晦迷。青天一角露玻瓈。貪佳山水來尋句。恃老筋骸不杖藜。洞仄火光驚蝙蝠。年深石乳化狻猊。避秦定有流人至。只是圖經已莫稽。

將之嶺南留別京滬諸師友　榆生

轉益多師是汝師。（杜句）杜陵茲義費禁持。賞心勝侶同歌。

嘯炫眼名章見陸離乍以卜居成遠引可容異地發華
滋天南漫制哀時淚待領諸公勗我詞

止菴丈以遊勞山下淸宮詩見示追述舊遊賦畣
括庵

突兀名藍勢自尊岩根淺淺見沙痕叢篁分綠時爭席
亂石喧湖欲奪門一念塵機消磬唄萬方山態變晨昏
扁舟憶犯蛟龍宅歷歷驚濤悸夢魂

歲云暮矣風雪淒然撫時感事賦柬島上親友
公孟

捲地寒風萬籟譁起看天色似籠紗孤燈照夜身猶客
枯樹當簷雪作花疏放何從逃世議蹉跎無狀答年華
鍵門別有閒滋味坐擁紅爐自煮茶

悼玉岑居士
大庵

幾段苦懷留一帖九京奇恨賸思君未嘗見面神先惘
豎欲言緣迹已分昌谷何心供血況廣陵無命始詩聞
悲詞昨日吁成藁待展秋原爲子焚

潘丈祖楨畫蘭文孫承弼屬題
雪橋

喬木陰陰履道坊摳衣曾上讀書堂一幀譜入淸芬錄
喜見孫枝鬱國香

和纕蘅飛渝飛蓉口號原韻
蔬農

鄉關衣錦鬢初斑金頂高秋看雪還仰跂眉州先達韻
也應留滯鎭江山

絳都春　爲楡生題授硯圖即送其之嶺南
釋堪

雙眸星炯愛鏤句酒邊詞筆高負振響四明一瓣心香
爇來永蘭陵共語何人省撫片石隃麋光瑩續編刊本
丹黃手澤暗中悲哽　那更淞濱灑墨歎僊鶴未換舊
時珊頂鸜眼分明親覲傳衣曹溪等南游慧業留孤證
照短鬢珠江愁影夢君客驛梅花小春庚嶺

金縷曲　攜雲孃同息庵泛舟城南青龍潭暮靄悽迷延月不出歸途悵然成此解付孃歌之以破沉寂並慨息庵
病樹

惘惘尋歸路忍迴眸供愁獻恨水雲深處十丈芙蕖籠
暝色掠鬢香風暗度笑麗質姮娥還妒不放淸輝匳鏡
滿算疎星屈指餘三五幽寂境共憐取　平生技悔屠
龍誤且料量桃根雙槳木奴千樹夾岸人家處華犀信
美寧須吾土更休怨鴛盟無據如此年涯如此客問白
頭可有青山住收熱淚爲君舞

重陽前一日寓鷗招同石遺先生醇士釋戡游牛首因登祖堂山　秋岳

晉人侈天闕君特相其背向非酬佳辰審曲迷所對叢
松引秋光繚磴鬱淸嫒一幽掩棲霞片語領勝槪官塘
試回首眞面愈堪愛雙峰褰碧裾塔影滃在內亭亭逼
象緯隱隱出臺埭是時四山陰澄映此孤黛心憐小崢
嶸曾脫萬刼喙南朝山無多且莫惋細碎
言尋獻花巖坐遲祖堂雨谷風凄以噎翻竹如偃羽詩
翁耄逾壯濟勝意甚武袷衣凌高秋求汗不辭咻遙知
寺藏山極喜碧忘午忽然一峯紆陡覺萬綠俯藍輿勇
赴壑下聽幽禽語山門蕪成畦桬欏護殘字經行得清
新況乃勞酒脯江城良未霜吟情生髫縷

對秋月憶南游作歌寄懷陸丹林黃賓虹張善子大千　山腴

錦城一雨秋如洗涼月初升碧天水萬里光浮海上來
應照故人明鏡裏故人海上正愁生三五淸光共月明
忽因南雁傳書至始訝棲烏繞樹驚丹林來書云目睹外患寄跡租界鎭日不寧擬往西湖小住
尋常賞慣山河影祇道金波長耿耿誰知
顧兎漸西傾一夜方諸涙如綆憶昨吳門看秋月已將
人世悲圓缺玉岑旣遭彥孫亦天
虎丘丹桂又欲花恨別姮娥羞
素魄陸郎十載江湖身平生意氣傾向人如何欲網西
施住無事湖邊學負薪綠蘋白芷蒼梧路浮湘又送賓
虹去爰也津沽遠泛槎誰與胥兄伴鷗鷺南國寂寂秋
色早楓葉未紅霜未老湖山對我招隱心安得重逢寫
懷抱對月懷人句偶題玉漏自催銀箭低徒憐水殿暗
香滿還夢吳宮烏夜啼

由粵北歸用東坡八月二十日夜渡海韻寄不匱室主時將以中秋節後盡室南行　榆生

憂患頻年亦飽更拋殘涙雨看新晴舟行鏡裏空諸相
人在天涯愛獨淸多難萬方知所向勞歌一曲不成聲
中原北顧歸無日豈爲懷鄉暗恨生

壽叔進七十　仲恂

招携勝日無凡語磊落平生未見人獎納素交甘肉味
逍遙羿彀掇皮眞詩篇略備行年記牓字長敎淚眼新
劇念維摩還示疾偶垂金臂若能神

過玄武湖　公孟

昔時鼉鼓動黃埃湖上雄師習戰來蘆荻今餘孤艇艤
旌旗無復萬帆開冥茫一水含兵氣傲岸羣山是霸才
太息中原征伐苦荒城寒角入悲哀

寄懷穰蘅貴陽　鑄秋

鄰莫風流迴未沈舊巢獄獄賴探尋新從鳥道開奇險
不許蟲天作細吟東鎮偏橋前代重西臨關索瘴雲深
登樓四遠蒼茫裏頻引雕龍一片心

峨眉報國寺夜宿　孝可

迢迢雲外夜鐘輕一宿峨眉夢倍淸四壁松杉搖燭影
千山風雨亂蟲聲秋懷蕭瑟仍多難天意沈冥已厭兵
寺額堂堂題報國幾人肝膽照平生

信宿沛上對雪　括庵

瓦溝漸沒雪花深過羽流光不可尋舊識湖山成皓首
積陰天地滯歸心厭厭酒力寒猶勁悄悄詩懷暝欲沈
明日踏泥出城去好憑霽色滌煩襟

匡文贈端硯至佳謝以小詩　石遺

五十年來硯作田公私收獲萬千千承君更贈膏腴地
付與兒孫大有年

蔬農枉和余乘機飛川之作疊均奉酬　穰蘅

錦衣何似綵衣斑安得陔餘歲月還一昨三蘇祠畔過
抗塵終覺愧眉山（眉州城外有三蘇祠此次匆匆車過未及一謁也）

祝英臺近（爲余伯陶題隱齋品研圖詞）　鶴亭

割雲根裁月斧粲粲石花乳十襲包藏夜半寶光吐自
從冷落吳門顧娘老去誰解問鐫華殘譜　畫中覷位
置茗椀瓶花人坐碧陰處自界烏絲自寫斷腸句板橋
舊屬君家垂楊無恙好重唱江南金縷

凌霄一士隨筆

王鑫（古珍字）爲湘軍驍將，以善於治軍著，其初起以勇毅爲曾國藩所器賞，後乃相失，蓋以矜張見疑也。駱秉章自訂年譜咸豐三年有云：調任總督吳甄甫八月到長沙，住數日，即起程赴鄂。八九月田家鎮兵船失利，張署督已交卸矣，吳制台接印，帶兵赴堵截禦賊，兵敗陣亡，（按「堵截」當是「堵城」刻誤，吳文鎔殉難堵城也。）賊復上竄，長沙又辦防堵耳。先是王樸山珍帶勇一營，是時營規三百六十名爲一營，往興甯縣剿辦土匪，全股殄滅，奏以同知補用。時曾滌生住衡州，伊言於曾曰：『若令我募勇三千，必將粵匪掃蕩。』曾遂致信省城，言：『王樸山有此大志，何不作成之？』我覆信請其到省面商。後王樸山偕從九吳坤修來見，備言先發口糧二萬兩，硝磺各一萬，回湘鄉招勇三千，必能不負所委。王樸山操湘鄉土音，多不甚曉，吳坤修代達。我謂：『暫且招二千，因經費支絀。若不敷調度，再招。』即發札，並飭局發口糧及硝磺等項。王樸山遂偕吳坤修回湘鄉去矣。聞曾滌生致書伊座師吳甄甫先生，極言王樸山之能。不數日，即得吳甄甫咨函，請調王樸山招勇三千赴鄂，遂發札與王樸山，招足三千之數。不數日，吳坤修到省求見，言：『王樸山回鄉招勇，出入鳴鑼擺執事，鄉人皆爲側目。其人如此，實不可用。』我言：『伊得保舉同知，初回家鄉，不過榮耀之意。我粵新科舉人回鄉，亦是如此，似不足怪。』吳坤修無詞而對。翌日，伊又來求見我，言：『王樸山所招之勇，多是匪類，又不發口食，連夜在縣城偷竊，賴令不勝其苦，又不敢言。將來帶勇到省，難免騷擾。』我言：『汝同王樸山回湘鄉招勇，又是至好，何以不爲規諫？』吳坤修云：『伊凡事不由我管理，是以難進言。』我云：『伊一切皆不交汝管理，是以爾說他。』吳坤修見我不信其言，辭去，即往衡州見曾滌

生。兩旬間，吳甄甫即有咨函，言王樸山之勇恐靠不住，止其不必來鄂。不數日，王樸山帶勇到省。我以吳制軍之咨示之，著其留勇二千四百人，其餘六百名作長夫，囑其日日訓練，以備調遣。吳制軍若調王樸山帶勇赴鄂，有此得力之將，恐不致有田鎮（？）之敗。「利口覆邦家」，信然！

不滿國藩之信讒，而深咎吳坤修之中傷焉。（坤修江西新建人，字竹莊，後以軍功起，官至安徽布政使，署巡撫。）又按國藩是年與錱各書有云：

僕素敬足下馭士有方，三次立功，近日忠勇奮發，尤見慷慨擊楫之風，心中愛重，恨不即游揚其善，宣暴於衆，冀為國家收澄清之用，見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詳明規勸，又察足下志氣滿溢，語言誇大，恐持之不固，發之不慎，將來或至僨事，天下反以激烈男子為戒，尤不敢不忠告痛陳。伏冀足下細察詳玩，以改適於慎重深穩之途，斯則愛足下者所禱祀求之者也。（又與駱秉章書有云：「王璞山自興甯歸來，晤侍於衡，見其意氣滿溢，精神上浮，言事太易，心竊慮其難與謀大事。」又云：「璞山血性可用，而近頗矜誇，恐其氣不固，或致僨事，特作一書嚴切規之。」又與吳文鎔書有云：「璞山馭士有方，血性耿耿，曾邀吾師賞鑒，惟近日氣鄰盈溢，語涉誇大，恐其持心不固，視事太易，曾為書規之，茲錄呈一覽。吾師用其長而幷察其不逮，俾得歸於深穩之途，幸甚。」）

接到手書，改過光於日星，真氣塞於戶牖，忻慰無極。前者足下過衡，意氣盈溢，視天下事若無足為，僕竊憂其乏惕厲戰兢之象，以握別匆匆，將待再來衡城時乃相與密語規箴，以求砥於古人敬慎自克之道。自足下去後，而毀言日至，或責賢而求全，或積疑而成謗，僕亦未甚深慮。逮吳竹莊書來，而投梭之起，乃大不懌，於是有初入奉規一函。僕函既發以後，又接家嚴手諭，道及足下忠勇勃發，宜大蘊蓄，不宜褻露，然後知足下又不理於梓里之口，向非大智慧轉圜神速，痛自懲艾，幾何不流於矜善伐能之途？古人謂齊桓葵邱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亢盈悔吝之際，不可以不慎也。比聞足下率勇三千，赴援鄂渚，僕既幸吾黨男子有擊楫聞鷄之風，又懼旁無夾輔之人，譬如孤竹干霄，不畏嚴霜之摧，而畏烈風之搖，終慮足下無以荷此重任。

近日在敝處攻足下之短者甚多，其來尊處言僕之輕信讒謗棄君如遺者亦必不少。要之，兩心炯炯，各有深信之處，爲非毀所不能入，金石所不能穿者，別自有在。今欲多言，則反以晦眞至之情，古人所謂窗櫺愈多則愈蔽明者也。

當時鑫之見識物論及爲國藩所規切，有如此者。蓋坤修而外，嫉之者頗多也。國藩取人，以多條理少大言爲主，鑫則意氣特盛，大言無所詘，故終難水乳耳。（鑫之盛氣淩人，左宗棠亦嘗與書誠之。）又國藩與秉章書有云：

侍日內心緒極爲煩惱，……王璞山本是侍所器倚之人，今年於各處表襮其賢，蓋亦口疲於贊揚，手倦於書寫。其寄我一函，曾抄示師友至十餘處。（按其與江忠源書有云：『敝友王璞山忠勇男子，蓋劉琨祖逖之徒。昨二十日僕以一書抵璞山，璞山亦恰以十九日爲書抵我，誓率湘中子弟，慷慨興師，即入江西，一以憤二十四之役，爲諸人報仇雪恥，一以爲國家埽此逆氛，克復三城，盡殲孽醜，以紓宵旰之憂。其書熱血激風雲，忠肝貫金石，今錄一通往，閣下試觀之，洵足爲君添手足之助矣。』可見一斑。）近時人有向余（？）譏彈璞山者，亦與之剖雪爭辨，而璞山不諒我心，頗生猜嫌，侍所與之札飭言撤勇事者，概不回答，既無公牘，又無私書，曾未同涉風波之險，已有不受節制之意，同舟而樹敵國，肝胆而變楚越。

相乖之情畢見矣，鑫不樂受國藩羈鈐也。王闓運「桂陽直隸州泗州砦陳侍郎年六十有九行狀」有云：

咸豐……三年，從文正軍下湘援湖北，而湖南巡撫先遣王壯武出岳州，至蒲圻遇寇敗退，曾軍新集，營岳州城外，寇乘勝追奔，將士力戰不能支，遂水陸退走。壯武自以爲違文正誡致敗，恥與俱退，獨入空城死守。文正

憤懣，將士莫敢爲言。侍郎獨進曰：『岳州薪米俱絕，明日必潰，宜遣救璞山。』璞山者，壯武字也。文正慍不應。侍郎自以建議爲公，不宜逢顏色，退臥頃之，自計曰：『爲千人請命，奈何計小禮數？』復入請曰：『璞山軍宜往救。』意色愈和。文正方環走，遽停步，曰：『救之如何？吾傾遣偵之，城中無人，但外有燎火。』即召偵者兩人質之。侍郎詰之曰：『若等畏賊不敢往，若城中人出，寸斬汝矣。』兩人俱伏虛誑。文正因問計，侍郎具言賊無戰船，宜遣水師三版傍岸舉礮爲聲援。壯武因得縋城走出，免者九百餘人，其後平浙克新疆大將皆在其中。壯武後爲名將，號無敵，數同壁壘，意以爲桂勇倚己乃能戰，有自功之色，未嘗與言前事也。

國藩以不快於鑫，徵陳士杰一再進言，幾坐視其殆而弗援，斯蓋闓運聞諸士杰者。如所云，國藩不亦已甚乎？

光緒三十三年，林紹年爲河南巡撫。舞陽縣知縣某，經本府揭參，將登白簡，任內欠解正雜各欵甚鉅，浼開封府知府某，向布政使袁大化關說，但能保全功名，公欵必設法解清。大化請於紹年，紹年允之，公欵果如數報解。當時雖無恙，而年終甄別案仍被劾。大化上院問何以食言，紹年漫應之曰：『前姑許之者，俾其解清欠欵耳，本非眞恕之也。』大化厲聲曰：『是何言乎？大帥爲騙人之巡撫，司裏尚不屑爲騙人之藩司也！』紹年自謝失言，而年終密考於大化有『賦性耿直，守正不阿』等語。（未幾，大化升署山東巡撫，值丁憂，未到任，服滿後簡新疆巡撫。）迨入民國，紹年卒於天津，大化挽聯有『天許公以直，公獎我以直』等語，蓋清室諡紹年以文直，故及之云。

回家

劉祖椿

一

兒子回了家，把個作母親的歡喜成了老瘋子，翻來翻去睡在床上，一直到四更天，還頭腦清醒，滿有精神。剛剛合上眼，迷迷糊糊一陣子，就被坪壩裏的雄雞一聲呼喚，又驚醒了。枯老的手，摟開了藍廠布帳門，把一個半白的頭伸向帳外，望了望窗櫺。窗間的白紙格被晨光已浸透，房中的家具，在先看去還很模糊，定一下神，就覺得清楚些。條桌前面那張大椅子仍然靜靜的蹲在那里，這就是他兒子昨夜九點鐘回家時坐過的一把椅子。對面兩把便是她自己同女兒玉蓮坐的。望着那椅子，眼前又浮上兒子的影子來：身材那麼高，肩膀那麼寬，大腳大手——人長大到簡直可以挑水牽馬了。一幅可愛的臉，總是微笑，把兩道濃眉那麼聚攏來，好像有意裝成不高興的神氣。人隔六年不見面，一切都變了，惟有那一個大鼻子同兩片厚嘴唇還是幼時一樣的可愛。小孩子跳三跳，長三寸，長來真駭人呀！她微笑了。她彷彿同命運作戰，堅持到底，勝利似的吁了一口氣。老年的血，在周身激流起來。實在再睡不着了，只好起來。輕脚摸手，穿好棉衣，穿上鞋襪，站在床前的踏櫈上。翻身看看床裏邊濃睡的女兒，帶怒含嗔似的，斜露了小小圓臉在被外，那麼向着她，宛如平日要索什麼被拒絕時那股嬌態，她感到十分幸福。情不自禁的她把自己身子躬了下來，用她滿是縐紋的臉，湊近了女兒的光潤頭額，很清楚的便聽到一陣香芬的勻和的呼吸。一種强烈的愛憐之情，登時捉着了她。又親熱了女兒一下後，

「乖乖，做個好夢吧，醒來告給你那新回家的哥哥！」

祈禱似的在自己心裏這麼說着，便輕輕的拉開自己房門走了。

堂屋裏還很黑暗，因爲堂屋門緊緊閉着。但是家中一切她十分熟悉，明白那塊兒是神龕前的大桌子，那塊兒擺的有大椅子，不必用手摸索，走去時也決不會碰到牠們發出響聲的。帶着一種可以抵抗一切的偉大的熱情，她慢慢的放開了自己踏實的脚步，把牠們提得很高，放得很輕，輕到一點聲音也沒有，幽靈似的停在兒子的房門前。兒子因爲昨夜來回家很晚，又是走回家的，所以被她催促着很快的就睡在她對面房裏的。她担心兒子會睡不着，因爲已經六年

了，早已把他當成死鬼，誰也料不到他會回家的。她一夜睡不着，想起些別的事，也想到兒子的床舖。她覺得人老糊塗，爲什麼昨夜那麼將將就就催促他去睡那麼不舒服的床，爲什麼不早把那床新棉絮釘好褥子。

一隻手附在薄薄的壁板上，頭那麼緊緊的貼着，呼吸也收斂一會兒，靜靜的聽她兒子的動靜。房裏什麼聲音也沒有，只不斷的粗大的呼吸聲，和着偶爾轉身時發出軋軋的聲音。這聲音從六年來空無人睡的床舖上發出，在她聽來含有無上的意義，偉大的喜悅。在黑暗中，微笑掠過了她的老臉，不可言說的力量充滿了她的心裏。她開始感到她整個的生命從枯寂又在復燃了。她儼然負着一種無上的驕傲，懷着睥睨一世的氣慨，她自己感覺到突然偉大起來了。（她想馬上向親戚朋友們去報告，她失去的兒子，唯一的生命，又到她手中了。）她再不是一個孤人了。雖說是南方的十月氣候，清晨的空間，終是冷冷的。但這時這婦人一點也感覺不到四肢的難過，雖然牠們是冷僵了。

作母親的懷着小孩子先夜知道明天有熱鬧而又不能即時實現那種不安的心情，呆站了一會兒，便想去開大門，把這個驚人的消息帶給族中大伯，帶給小姨，尤其是愛貞那黃毛丫頭，小姨的女兒，她曾當面欺侮過女兒玉蓮，說她是沒哥哥弟弟的人，將來出嫁了，媽媽一死，一個娘家人也沒有了。玉蓮爲這事還痛心痛心哭過！如今，哼哼，你才知道玉蓮的哥哥倒比你那哭媽媽的哥哥大得多哩！她已經把手搭在堂屋門閂上，且把牠抽出一點兒了，却又停下來，終于離開牠了。悄悄在心中自己罵着：

「老婆子，老瘋了，大清早，就這樣那樣，吵別人睡覺！」

不敢擾醒她的兒子，也不願意玉蓮的夢被驚破，高興的又轉回自己房裏去，把冷僵了的腳緩緩伸進溫熱的被窩裏，她深怕玉蓮被她弄醒。她預備取一點錢上街。

「媽！……吃……吃！」

碰巧玉蓮正夢到在小姨果園裏吃李子，叫了她一聲，接着悠悠的又睡了。

「蠢丫頭，你白天不得吃，有你吃的！」

四壁寂靜得很，遠遠的傳來小河上游水堰的流水，被上了夢一般的顏色。這聲音帶來了一種遐想的力量，組成了她廻憶的美夢。

……兒子守信是那年天早出去的。六年中，先還時時有信回家，慢慢便沓無消息起來。眞像已經不在這世上了，無論什麼人從外面回來的，不是都說沒有見到麼？就是武侯祠的菩薩，我抽過籤了的，不也說他無從知道下落麼？如

今突然間回來了，這豈是夢麼？你聽，躺在對門房裏，還在打鼻鼾，在翻身呢！她于是放尖了耳朵，在聽。希望的光，在她眼前閃爍，像金沙似的灑滿了她的將來。她預料到她兒子以後的事業的光榮，她自己的幸福，玉蓮的尊貴，還有一般以前輕蔑過她的人們的卑屈，在那些讚揚中，阿諛中她自己昂首的情形。

「什麼人再敢議論我宋家的香火從此斷了麼？」

這句話驕傲的在心中反覆着，使她感到無比的痛快。六年來，親戚裏，家族裏的直接間接的侮辱，弄到她低聲下氣，在人面前一句響亮的話也不敢說，真是夠受了。守信是不錯的，將來弄好了，你們這批人才知道好歹呢。于是一串想像，很浪漫的夢境，從他兒子守信身上又開展起來。

望到天已大亮，她有點慌亂，不安，非起身不可了。她先到灶房，提上菜籃，把一個醬油瓶子放在籃裏。爲了堂屋門樞開啓時照例要發一點怪聲音的原故，她想出主意，盛了一碗冷水去把牠濕濕。她上好的開了堂屋門，又開了大門，一個人便浸透在寒風中了。

她預備去買一點她兒子小時頂喜歡的菜，同時，給就近處家族親戚捎一個信。

二

作母親第一次起身時，兒子就醒過來了。他昨夜實在沒有疲乏，因爲是從他那個地方回來的，母親却執意要他睡，也只好蜷上床。天一亮，他聽到那很小心的很輕微的啓門聲，接着一陣低到幾乎疑心不是人的脚步所發出的聲音，後來便寂然了。他明白必是他母親來瞧他。小時的回憶就浮在腦中：無論離開家多遠，十里或二十里，到郊外掃墓呀，偶而跟叔父趕了一次場的話，母親總以爲太累了，催着馬上睡。「骨頭還嫩哩！」這樣命令着時，是非睡不可的。早上一樣又得遲遲起床才行。就是後來人大了，還是如此。那時是多苦呢！想着，他微笑起來了。于是他故意打着濃睡似的鼾聲，間或又故意轉動一下，表示新回家的兒子還在做好夢的樣兒。一直又聽到一陣小脚步聲響回房裏去了，一切仍寂寂時，守信就悄悄起來。他一切做得很敏捷，很適當，一點響聲也沒有。自己也不禁微笑起來。他站立在薄明的房中，細細的審視他的周圍，用力把自己推到很舊的記憶中，彷彿想從眼前一切撈回一個什麼似的。他這樣默默立着。

這房子幼年時便整個屬于他。臥室，書齋，會朋友的地方，全在這裏。窗前還是那麼一張硃紅漆裂了一道長縫的條桌，桌腹有很大的三個抽屜。他一切

的用具，書本呀，筆呀，畫片呀，……就都是關在那裏面的。窗台上那時還放置一面小小鏡子，旁邊有一張硬紙畫像，便是自己用紅筆塗成的關雲長像，絳紅的大臉，綠雲頭盔，一個自己幼時崇拜的大英雄。另外就是一大碗土紅，每天寫大字使用的東西。如今一切一切全都不見了。他還廻憶到那時一個人常常呆在桌前發愁的樣子。走近桌子，摸摸牠，一種甜蜜的東西便佔據了他的靈魂的一角。慢慢的他把窗戶撐開，陽光同寒氣一起都竄了進來。他俯首諦視那擺過紅碗的地方，別無所有，只依稀在白堊上留下一點紅色的殘痕而已。左面牆壁上依然還挂着那個幼時頂愛好的大風箏，那是一隻黑色鷹形的風箏，一個尖尖的嘴殼，一雙黃色圓圓的眼睛，神氣虎虎的望着他。他真是愕然了。

「媽真是，還保留着牠呢！」

他環覷着牠們，牠們也那麼和善，那麼親熱的望着他，默默的在回視他們間一頁一頁不可沒忘的過去歷史，細聲低訴着互相的闊別。一切過去感動了他，記到那些很寥遠的日子，那些最幸福的故事，最美麗的想像，即使是最痛苦的，也覺得最甜蜜不過了。眼前開展了那麼一條澄靜的綏流，兩岸全是葱籠的叢樹，浴在柔和陽光的愛撫裏，而只有自己一人慢慢的在那河裏划着。守信深深的被這夢一般的東西膠着，駕着幻想的小船，他划到最遠處去了。不由得輕輕吁嘆起來。

移身到窗邊，遠眺着自己屋外的菜園，那里很荒凉的點綴着幾行捲心白菜，一些蘿蔔葉子，圖案畫一般整齊還有兩個瓜架，那上面垂着一些南瓜，一切綠色的東西全被秋風收拾了。小河在菜園下面曲折的流着，嗚咽着，像在哀悼彼岸屹立的石頭城牆。天色是那麼陰慘，全無太陽的樣子。一切預兆着嚴冬的行將來臨。看着這些景物，中心有些淡淡悲哀。

這時候，他聽見堂屋門輕輕被推開了，心中無端驚慌起來，于是傾耳聽着。但母親龍鍾的背影，却豁然間從坪壩裏閃了過去，他的雙眼突然睜大了。他看到母親的雙手那麼謹愼的輕輕的去拉開門閂，手臂上還掛了一個菜籃，搖搖晃晃的，他的心像被重擊似的，一陣一陣痛楚起來。當母親出去後剛要反叩門時，他本能的回身一閃，再望去時，門已關上了。

有什麼法子能止住一個母親對于兒子的愛呢？一個失去了六年的獨生子，突然又回到她的身邊來，這能不叫這個老婆子歡喜到瘋狂麼？兒子原是她的生命呀！他很清楚，那麼早提了菜籃上街去的母親，是懷着了一分什麼心情上街的。她將和幼時一樣，爲他買許多合口味的菜，預備辦一桌很豐富的早餐；她

將到遍各個家族家，親戚家去報告他回來的消息；她將引一羣人來看他，使別人來誇奬他。同他們或她們在歡樂中吃她親手所作的一切東西。想到這里，他的雙眼濕了。

不過，他能安安靜靜坐在家裏同母親過日子麼？這念頭湧上心時，他眞眞難過了。他後悔自己一時的衝動，不該冒冒失失跑來見母親了。

原來的計劃是只到家裏看一次就了事的。因爲他被派回到自己家鄉來原有一種職務的。一月來成天同一羣人幹着那分職務。可是他爲什麼回來呢？這連自己也無法自解了。也許是家的原故吧？數年來努力克制過的傷感氣分，死去了的溫情，同着一種人之子感情，在母親這麼瘋狂的愛的行爲下，併合着在靈魂的深處滋生了。他愛他自己的母親，更愛國內一切更痛苦的人。兩種力爭鬥着。他于是回了家。回到家來一看，就明白自己作了一件蠢事了。

白白的太陽已爬上了東邊竹林梢，淡淡的光，照爍着他的最後兩滴掛在眼角的冷淚。他呆立在那個窗前半天不動。

二

三天過去了，每次由家裏悄悄跑下鄉的時候，他就快活起來。但一想到家裏想到母親的行爲，心就無端陰沈，像一餅鉛似的壓在心上，毫不能自拔了。在家裏，時時有親戚來看他，望着那個母親，誇奬兒子，除了唔唔的應着，眞是難過極了。母親一方面見着這種情形可樂透了，對人老是張開口說那句話：

「你看，守信長得多大！那夜回來，高高的站在我面前，我眞疑心是夢。玉蓮是全不認得他了只躲在我背後怯怯的望着。我說，你是守信麼？怎麼不是？眞是老糊塗，連自己兒子也認不清了。」

于是對方就盡量說一些使母親高興的話，說到做官，討太太，所有老婆子中聽的話，都說過了。母親嘴上雖是那麼謙遜着，笑笑的說：「那裏話，人回來就夠了」。心中可一樁樁在默認着，樂得個不成樣子。吃飯時候，別人一邊在讚揚他的兒子，同她的好命，她便沒命勸別人吃這樣，吃那樣。望到守信的筷子偶而停下了，就說：

「吃呀，守信！哪，吃這個，你小時就只喜歡它。三叔，你記得有一次是你把他的精肉吃光了，哭着嚷着，他便飯也不吃了。眞好笑」！

說着話的母親，便爲守信勸起來來。三叔同守信的年紀差不多，幼時人很頑皮，大了倒老老實實。聽母親說了話，便怯怯的望守信一眼，只是笑。把飯吃完了，大伯走到守信房裏，盤問守信：

「幾年中你在外面做什麼呢?」大伯的神氣是很嚴肅的。

「沒有做什麼。」守信決不料想到這一層，望着大伯那方國字臉，好像一個警官，不免虛驚了一下。他心想，我做什麼呢?做官，做小職員，做汽車夫?一個人爲什麼定要做這些事呢?不過，從大伯的神氣上看去，這位曾做過本縣第一科科長的伯伯，彷彿在懷疑他了。一個人什麼不做活，在外面飄蕩六年，這是什麼謎呢?大伯哼一聲，點點頭，去了。

晚上，睡在床上，望着黑暗，想到大伯那副臉，有點不安起來。母親的話，也響在耳邊，「守信，你天天到那里呢」?

看來，母親對他的行動也發生疑慮了。他能向母親說到了什麼地方麼?一種恐怖之感，使他無端戰慄起來。他覺得這次回來真很愚蠢。他責備自己，對于自己的軟弱，更抱了極大的嫉恨。他想到另一個朋友的話：「你要堅硬如金鋼石，勇敢如獅子，不要太寬縱自己，用小我的感情放翻自己。」他慚愧極了。過後，想到他的母親，在黑暗中，他流淚了。這老婦人撫養他吃了許多苦，父親死去太早，一切都由母親一手支持起來。送他念書，給他升學，她整個的希望便是他。六年的別離，已大大的傷了她的心，如今生命的火重燃了，你，她的唯一的兒子，又親手把牠撲滅麼?他不能，因爲他是一個人!

× × × ×

母親大清早照例就上街去爲兒子買菜。

等待母親已去遠了，他出門預備悄悄逃開這個家。一出門，却被妹妹玉蓮看到了。「到那兒去?大哥。」原來玉蓮自從哥哥回來後，每早上就爲哥哥去採滿天星黃菊花，插在一個大竹筒裏作哥哥房中裝飾。現在正把一束帶露菊花拏回家來。哥哥取了一朵菊花簪在玉蓮髮辮上，向玉蓮笑着，「小妹，乖一點。我有事去，就回來的。」

「到那兒去?回來吃飯!」

「好，好，我回來吃飯。趕不及，你們就先吃，不用等我!」

「我們等你，一定等你。」

「不用等——好，等等也好。小妹，你乖一點。聽媽的話，不許哭。把菊花插到竹筒裏，換換水。你歡喜風箏，我送把你好不好?」

「那好極了。」

那哥哥把玉蓮送回家中，反關上腰門，走了。

十一月二十二在北大。

國聞周報第十二卷目錄總索引

題下數字表示期數

一週簡評

一、國內政治

【外交】

二、中日問題

三、經濟・財政

四、水災

五、其他

六、國際政治

【亞洲】

【歐美】

七、國際外交

八、海軍問題

九、義亞問題

十、國聯

論文記載

一、國內政治

【通論】

【中央】

二、中日問題

三、國際政治

四、經濟・財政

大事述要

國內

一、政治

(甲)中央

（乙）地方

二、剿匪

三、外交

四、中日問題

五、經濟・財政

六、法律

七、水災

八、其他

國外

九、政治

(一)日本

(二)菲律賓

(三)蘇俄

(四)英國

(五)法國

(六)德奧波

(七)希臘

(八)美國

十、國際關係

(一)各國外交

(二)海軍問題

(三)薩爾問題

(四)米美爾問題

(五)大廈谷問題

(六)義亞問題

(七)國聯

十一、經濟。財政

論評選輯

雜俎

專載

文藝

一、創作譯述

二、戲劇

三、詩詞

四、文藝新聞

時人彙誌